

众家编年体晋史

目录

- 《汉晋春秋》……………习凿齿
《晋阳秋》……………孙盛
《续晋阳秋》……………檀道鸾
《晋纪》……………干宝
《晋纪》《晋惠帝起居注》…陆机
《晋纪》……………曹嘉之
《晋纪》……………邓粲
《晋纪》……………徐广
《晋录》……………郭季产
《晋纪》……………刘谦之
《晋纪》……………裴松之
《晋安帝纪》……………王韶之
《晋起居注》……………刘道荟
《晋起居注》……………李轨
《晋纪遗文》

(晋) 习凿齿《汉晋春秋》 (清) 汤球辑

☆卷一

☆晋宜越魏继汉，不应以魏后为三恪论

(《汉晋春秋》.《晋书.本传》)

☆临终上前论疏

(《汉晋春秋》.《晋书.本传》)

☆别周鲁通诸葛论

客问曰：“周瑜、鲁肃何人也？”主人曰：“小人也。”客曰：“周瑜、奇孙策于总角，定大计于一面，摧魏武百胜之锋，开孙氏偏王之业，威震天下，名驰四海。鲁肃一见孙权，建东帝之略。子谓之小人何也？”主人曰：“此乃真所以为小人也。夫君子之道，故将竭其忠直，佐扶帝宜，尊崇宁时，远主名教。若乃力不能合，事与志违，躬耕南亩，遁迹当年，何由尽臣礼于孙氏，于汉室未亡之日邪？”客曰：“诸葛武侯翼戴玄德，与瑜、肃何异？而子重诸葛，毁瑜、肃，何其偏也！”主人曰：“夫论古今者，故宜先定其所为之本，迹其致用之源。诸葛武侯龙蟠江南，托好管、乐，有匡汉之望，是有宗本之心也。今玄德，汉高之正胄也，信义着于当年，将使汉室亡而更立，宗庙绝而复继

，谁云不可哉！”（《汉晋春秋》·《御览》447）P.9

☆卷二

☆明帝

明帝勤于吏事，苛察逾甚，或于殿前鞭杀尚书郎。（《汉晋春秋》·《御览》649）P.10

钟离意相鲁（原注：按，永平三年钟离意出为鲁相）见仲尼庙颓毁，会诸生于庙中，慨然而叹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况圣人庙乎！”遂躬留治之。周观舆服之在焉，自仲尼以来，莫之开也。意发视之，得古文策书曰：“乱吾书，董仲舒，治吾堂，钟离意，璧有七，张伯盗一。”意寻案未了。而卒张伯者、治中庭，治地得六璧以上之。意曰：“此有七，何以不遂？”伯惧，探璧怀中。鲁咸以为神。（《汉晋春秋》·《续汉志》注补20）P.10

〔永平十五年，祠仲尼。〕帝时升庙立，群臣中庭北面再拜，帝进爵而后坐。

（《汉晋春秋》·《后汉帝纪》注）P.11

☆章帝

〔元和二年，幸鲁，祀孔子于阙里。〕阙里者，仲尼之故宅也。在鲁城中，帝升庙西面，群臣中庭北面，皆再拜。帝进爵而后坐。祠礼毕，命儒者论难。

（《汉晋春秋》·《续汉志》注补入）P.11

☆质帝

质帝年幼小，闻梁冀专权于天下，每出朝辄目之曰：“此跋扈将军。”冀闻之大惧，遂阴行鸩毒。始病，呼太尉李固入，固前问病，帝曰：“食煮饼，令腹中闷，得水尚可活。”冀曰：“不可。”语未绝而崩。（《汉晋春秋》·《御览》92）P.12

☆桓帝

〔延熹元年。〕皇后崩，桓帝独呼小黄门唐衡至北胡，如厕问：“左右梁冀不相得者为谁？”衡对曰：“单超、左悺，前诣河南尹不疑，礼敬小简，不疑收其兄弟宋洛阳狱。”于是，帝与入室定谋，啗超臂出血以为盟，乃诛梁冀。

（《御览》480）P.13

〔延熹七年，南巡狩。〕桓帝幸樊城，百姓莫不观之。有一老父独耕不辍，议郎张温使问焉，父啸而不答。（《汉晋春秋》·《类聚》19，《御览》

392）P.13

☆献帝

〔初平二年，公孙瓒以刘玄德领平原相。〕初，先主篱上有桑如盖，涿人李定云：“此家必出贵人。”（《汉晋春秋》·《三国志》32注）P.14

〔建安元年，迁都许。〕献帝都许，守位而已。宿卫进侍，莫非曹失党旧恩戚

。议郎赵彦尝为帝陈言时策，曹操恶而杀之。其余内外多见诛。操后以事入见殿中，帝不任其忿，因曰：“君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操失色，俯仰亲爱出。旧仪，三公辅兵入庙，令虎贲执刃挟之。残废顾左右汉流浍背，自后不敢复朝请。（《汉晋春秋》·《御览》92）P. 14

天子都许，刘表虽贡献，而与袁绍相结。郭羲谏，表答羲曰：“内不失贡职，外不背盟主，此天下之达义也，治中何独怪乎？”（《汉晋春秋》·《三国志》注六）P. 15

孙策之始得王朗也，遣让之。使张昭私问朗，朗誓不屈，策忿而不敢害也，留置曲阿。建安三年，太祖表征朗，策遣之。太祖问曰：“孙策何以得至此邪？”朗曰：“策勇冠一世，有隼才大志。张子布，民之望也，北面而相之。周公瑾，江淮之杰，攘臂而为其将。谋而有成，所规不细，终为天下大贼，非徒狗道而已。”（《三国志》十三注）P. 15

〔公孙瓒颇为绍所败，乃筑京以自固。〕袁绍与瓒书曰：“孤与足下既有前盟旧要，申之以讨乱之誓，爰过夷、叔，分着丹青，谓为旅力同轨，足踵齐晋。故解印释绂，以北带南，分割膏腴，以奉执事，此非孤赤情之明验邪？岂寤足下弃烈士之高义，寻祸亡之险踪，辍而改虑，以好易怨，盗遣士民，犯暴豫州。始闻甲卒在南，亲临战阵，惧于飞矢迸流，狂刃横集，以重足下之祸，徒增孤子之咎衅也，故为荐书恳恻，冀可改悔。而足下超然自逸，矜其威诈，谓天罔可吞，豪雄可灭，果令贵弟殒于锋刃之端。斯言犹在于耳，而足下曾不寻讨祸源，克心罪己。苟欲逞其无疆之怒，不顾逆顺之律，匿怨害民，骋于余躬，遂跃马控弦，处我疆土，毒遍生民，辜延白骨。孤辞不获已，以登界桥之役。是时足下兵气霆震，骏马电发，仆师徒肇合，机械不严，强弱殊科，众寡异论。假天之助，小战大克。遂陵蹶奔背，因垒馆谷。此非天威斐湛，福丰有礼之符表乎？足下志犹未厌，乃副纠合余烬，率我蜂贼，以焚蕪勃海。孤又不获宁，用及龙河之师，羸兵前诱，大军未济而足下胆破众散，不鼓而败，兵众扰乱，君臣并奔。此又足下之为，非孤之咎也。自此之后，祸隙弥深，孤之师旅，不胜其忿，遂至积尸为京，头颅满野，愍彼无辜，未尝不慨然失涕也。后比得足下书，辞意婉约，有改往修来之言。仆既欣于旧好克复，且愍兆民之不宁，每辄引师南驾，以顺简书。弗盈一时，而北边羽檄之文未尝不至，孤是用痛心疾首，靡所错情。夫处三军之帅，当列将之任，宜令怒如严霜，喜如说雨，臧否好恶，坦然客观。而足下二三其德，强弱易谋，急则曲躬，缓则放逸，行无定端，言无质要，为壮士者固若此乎！既乃残杀老弱，幽士愤怨，众叛亲离，孑然无党。又乌丸、濊貊，皆与足下同州，仆与之殊俗，各奋迅激怒，争为锋锐。又东西鲜卑，举踵来附，此非孤德所能招，乃足下驱而致之也。

夫当荒危之世，处干戈之险，内违同盟之誓，外失戎狄之心，兵兴州壤，祸发萧墙，将以定霸，不亦难乎！前以西山陆梁，出兵平讨，会曲义余残，畏诛逃命，故遂住大军，分兵扑荡。此兵，孤之前行，乃界桥搴旗拔垒，先登制敌者也。始闻足下鏤金纒紫，命以元帅，谓当因兹奋发，以报孟明之耻。是故战夫引领，竦望旌旆，怪遂含光匿影，寂尔无闻，卒臻屠灭，相为惜之。夫有平天下之怒，希长世之功，权御师徒，带养戎马，叛者无讨，服者不收，威怀并丧，何以立名？今旧京克复，天罔云补，罪人斯亡，忠干翼化。华夏俨然，望于穆之作，将戢干戈，放散牛马，足下独何守区区之土，保军内之广，甘恶名以速朽，亡令德之久长。壮而筹之，非良策也。宜释憾除嫌，敦我旧好，若斯言之玷，皇天是闻。”瓚不答，而增修戎备。谓关靖曰：“当今四方虎争，无有能坐吾城下相守经年者明矣！袁本初其若我何？”（《汉晋春秋》·《三国志注》八）P. 16

〔建安四年，绍攻瓚于易京，瓚自杀。〕关靖曰：“吾闻君子陷人于危，必同其难，岂可独生乎！”乃策马赴绍军而死。绍悉送其首于许。（《汉晋春秋》·《三国志注》八）P. 16

〔建安五年。〕许攸说绍曰：“公无与操相攻也，急分诸军持之，而迳从他道迎天子，则事立济矣。”绍不从，曰：“吾要当先围取之。”攸怒。（《汉晋春秋》·《三国志注》一）P. 19

〔绍攻操于官渡。〕张郃说绍曰：“公虽连胜，然勿与曹公战也，密遣轻骑钞绝其难，则兵自败矣。”绍不从之。（《汉晋春秋》·《三国志注》一）P. 19

〔建安七年，袁绍薨。〕审配献书于谭曰：“《春秋》之义，国君死社稷，忠臣死王命。苟有图危宗庙，败乱国家，王纲典律，亲疏一也。是以周公垂泣而蔽管、蔡之狱，季友歔歔而行针叔之鸩。何则？义重人轻，事不得已也。昔卫灵公废蒯聩而立辄，蒯聩为不道，入戚以篡，卫师伐之。《春秋传》曰：以石曼姑之义，为可以拒之。是以蒯聩终获叛逆之罪，而曼姑永享忠臣之名。父子犹然，岂况兄弟乎！昔先公废绌将军，以续贤兄，立我将军以为适嗣，上告祖灵，下书谱牒。先公谓将军为兄子，将军谓先公为叔父。海内远近，谁不备闻？且先公即世之日，我将军斩衰居庐，而将军斋于堊室，出入之分，于斯益明。是时凶臣逢纪，妄画蛇足，曲辞谄媚，交乱懿亲。将军奋赫然之怒，诛不旋时。我将军亦奉命承旨，加以淫刑。自是之后，痍疽破溃。骨肉无丝发之嫌，自疑之臣，皆保生全之福。故悉遣彊胡，简命名将，料整器械，选择战士，殫府库之财，竭食土之实，其所以供奉将军，何求而不备？君臣相率，共卫旌麾。战为雁行，赋为币主，虽倾仓覆库，翦剥民物，上下欣戴，莫敢告劳。何则？推恋恋忠赤之情，尽家家肝脑之计，唇齿辅车，不相为赐。谓为将军心

合意同，混齐一体，必当并威偶势，御寇宁家。何图凶险谗慝之人，造饰无端，诱导奸利，至令将军翻然改图，忘孝友之仁，听豺狼之谋，诬先公废立之言，违近者在丧之位，悖纲纪之理，不顾逆顺之节，横易冀州之主，欲当先公之继。遂放兵钞掠，屠城杀吏，交尸盈原，裸民满野。或有髡剔发肤，割截支体，冤魂痛于幽冥，创痍号于草棘。又乃图获邺城，许赐秦胡，财物妇女，豫有分界。或闻告令吏士云：‘孤虽有老母，辄使身体完具而已’。闻此言者，莫不惊愕失气，悼心挥涕。使太夫人忧哀愤懣于堂室，我州君臣士友假寐悲叹，无所措其手足。念欲静师拱默，以听执事之图，则惧违《春秋》死命之节，貽太夫人不测之患，隕先公高世之业。三军愤慨，人怀私怒，我将军辞不获已，以及馆陶之役。是时外为御难，内实乞罪，既不见赦，而屠各二三其心，临阵败戾。我将进退无功，首尾受敌，引军奔避，不敢告辞。亦谓将军当少垂亲亲之仁，赋以缓迫之惠。而乃寻踪蹶轨，无所逃命。困兽必斗，以干严行，而将军师旅土崩瓦解。此非人力，乃天意也。是后又望将军改往修来，克己复礼，追还孔怀如初之爱。而纵情肆怒，趣破家门，企踵鹤立，连接外讎，散锋放火，播增毒螫，烽烟相望，涉血千里，遗城厄民，引领悲怨，虽欲勿救，恶得已哉！故遂引军东辕，保正疆场，虽近郊垒，未侵境域。然望旌麾，能不永叹！配等备先公家臣，奉废立之命，而图等干国乱家，礼有常刑。固奋敝州之赋，以除将军之疾。若乃天启于心，早行其诛，则我将军匍匐悲号于将军股掌之上，配等亦袒躬布体，以待斧钺之刑。若必不悛，有以国毙，图头不悬，军不旋踵。愿将军详度事宜，锡以环玦。（《汉晋春秋》·《三国志注》六）P. 21

〔建安十二年，操破乌桓于柳城。〕太祖之始征柳城，刘备说表使袭许，表不从。及太祖还，表谓备曰：“不用君言，故为失此大会也。”备曰：“今天下分裂，日寻干戈，事会之来，岂有终极乎！若能应之于后者，则此未足为恨也。”（《汉晋春秋》·《三国志注》六又三十二）P. 23

〔先主见诸葛亮于隆中。〕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汉晋春秋》·《三国志注》三十五）P. 23

〔建安十三年，操征刘表，表卒，子琮迎降。〕魏武平荆州，分南郡枝江以西为临江郡（原注：《宋·州郡志》三引刁凿齿曰）。P. 23

〔先主走，将保将领，操追之。〕王威说刘琮曰：“曹操得将军既降，刘豫州已走，必懈弛无备，轻行单进，若给奇兵数千，徼之于险，操可获也。获操则威震天下，坐而虎步，中夏虽广，可传檄而定，非徒收一胜之功，保守近日而已，此难遇之机，不可失也。”琮不纳。（《汉晋春秋》·《三国志注》六）

〔先主败当阳，因人多归之，拥众不进也。〕刁凿齿曰：“刘玄德虽颠沛险难

，而信义愈明。势避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观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汉晋春秋》·《纲目》十三，《三国志注》三十二）P. 24

〔时操已定荆州。〕张松见曹公，曹公方自矜伐，不存录松。松归，乃劝璋自绝。习凿齿曰：昔齐桓公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于数十年内，而弃之于俯仰之顷，岂不惜乎！是以君子劳谦日昃，虑以下人，功高而居之以让，势尊而守之以卑。情近于物，故虽贵而人不厌其重；德洽群生，故业广而天下愈欣其庆。夫然，故能有其富贵，保其功业，隆显当时，传福百世，何骄矜之有哉！君子是以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者也。（《汉晋春秋》·《三国志注》三十一）P. 25

〔建安十四年，权表备荆州牧。〕吕范劝留备，肃曰：“不可，将军虽神武命世，然曹公（原注：二字一作‘操’）威力实重。初临（原注：一作‘并’）荆州，恩信未洽（原注：一作‘着’），宜以借备，使抚安之，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权即从之。（原注《三国志注》五十四，《御览》460引此作吕范劝孙权曰将军云云，恐误）P. 26

建安十五年，刘备改分南郡为宜都。（《汉晋春秋》·《宋·州郡志三》引习凿齿曰）P. 26

〔向成都，所过辄克，于涪大会作乐，庞统以为非仁者之兵。〕习凿齿曰：夫霸王者必体仁义以为本，仗信顺以为宗。一物不具，则其道乖矣。今刘备袭夺璋土，权以济业，负信违情，德义俱愆。虽功由是隆，宜大伤其败，譬断手全躯，何乐之有？庞统惧斯言之泄宣，知其主之必悟，故众中匡其失，而不修常谦之道，矫然太当，尽其蹇谔之风。夫上失而能正，是有臣也；纳胜而无执，是从理也。有臣则陛隆堂高，从理则群策毕举，一言而三善兼明，暂谏而义彰百代，可谓达乎大体矣。若惜其小失而废大益，矜此过言，自绝远说，能成业济物者，未之有也。（《汉晋春秋》·《三国志注》三十七）

〔建安十九年，玄德破刘璋。〕先主入益州，吴遣迎孙夫人。夫人欲将太子归吴，诸葛亮使赵云勒兵断江，留太子，乃得止。（《汉晋春秋》·《三国志注》三十四）P. 27

〔法正劝先主纳刘焉子瑁妻吴氏。〕习凿齿曰：夫婚姻，人伦之始、王化之本。匹夫犹不可以无理，而况人君乎！晋文废礼行权，以济其业，故子犯曰：“有求于人，必先从之，将夺其国，何有于妻”，非无故而违礼教也。今先主无权事之逼，而引前失以为譬，非导其君以尧舜之道者。先主从之过矣。

（《汉晋春秋》·《三国志注》三十七）P. 29

〔建安二十年，张鲁降操。〕习凿齿曰：鲁欲称王，而阎圃谏止之。今封圃为列侯。夫赏罚者，所以怔恶劝善也，苟可以明轨训，于物无远近幽深矣。今阎圃谏鲁勿王，而太祖追封之，将来之人，孰不顺？塞其本源而未流自止，其此之谓欤！若乃不明于此，而重焦烂之功，丰爵厚赏，止于死战之士，则民利于有乱，俗竞于杀伐，阻兵仗力，干戈不戢矣。太祖此封，可谓知赏罚之本，虽汤武居之无以加也。（《汉晋春秋》·《三国志注》八）P. 29

☆先主

〔章武元年，群欲推先主即皇帝位，费诗上疏忤旨左迁。〕习凿齿曰：夫创本之君，须大定而正己。纂统之主，必速建以系众心。是故惠公朝秦，而子圉以立；更始犹存，而光武举号。夫岂忘主微利？社稷之故也。今先主纠合义兵，将以讨贼，贼强祸大，主没国丧，二祖之庙，绝而不祀，苟非亲贤，谁能绍此？嗣祖配天，非咸阳之比，杖正讨逆，何推让之有？于此时也，不如；速尊有德以奉大统，使民欣反正，世睹旧物，顺者齐心，逆者同惧。诗可谓暗惑矣，其黜降也宜哉！（《汉晋春秋》·《三国志主》四十一）P. 29

☆后主

〔先主卒，刘禅即位。未葬，亦未逾月而改元为建兴。此言之不从也。〕习凿齿曰：礼国君极为，逾年而后改元者，缘臣子之心，不忍一年而有二君也。今可谓亟而不知礼矣，君子是以知蜀之不能东迁也。（《汉晋春秋》·《宋志》一十一）P. 30

〔建兴三年。〕亮在南中，所在战捷。闻孟获者，为夷汉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观于营阵之间，问曰：“此军何如？”获对曰：“向者不知虚实，故败。今蒙赐观看营阵，若祇如此，即定易胜耳。”亮笑纵使更战，七纵七擒，而亮犹遣获。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谏亮，亮曰：“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吏累有废杀之罪，自前年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元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故耳。”（《汉晋春秋》·《三国志注》三十五）P. 31

〔建兴六年，街亭之败（原注：上依《书抄》补），马谡下狱物故。〕习凿齿曰：诸葛亮之不能兼上国也，岂不宜哉！夫晋人规林父之后济，故废法而收功；楚成暗得臣之益己，故杀之以重败。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国，而杀其俊杰，退收弩下之用，明法胜才，不师三败之道，将以成业，不亦难乎！且先主诚谏之才不可大用，岂不谓其非才也？亮受谏而不获奉承，明谏之难废也。为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不量才节任，随器付业，知之太过，则违明主之谏

；裁之失中，即杀有益之人，难乎其可与言智者也。（《汉晋春秋》。《三国志注》三十九P. 31

或劝亮更增兵者，亮曰：“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减兵损（原注：一作‘省’）将，明罚思过，校变通之道于将来。若不能然者，虽兵多何益？自今以后，诸有忠虑（原注：一作‘利’）于国、但勤攻吾之阙，则事可定、贼可死、功可跻足而待矣。”于是考劳忠烈，壮引咎责，攻守山所失于天下。厉兵讲武以为后图。戒兵简练，民忘其败矣。亮闻孙权破曹休，魏兵东下，观众虚弱，十一月上言曰：“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寝不安戚，食不甘唯。思惟北伐，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可得偏全于送给都，故末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而议者谓为非计，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谨陈其事若左：高帝明并日月，谋臣渊深，然涉险被创，危而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计取胜，坐定天下，此臣未解一也。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此臣未解二也。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北山，到死潼关，然后能定一时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委夏侯而夏侯败亡，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弩下，何能必胜！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部曲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賁、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此臣未解五也。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虚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阵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已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尼逆见。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于是有散关之役。（原注：此表《亮集》所无，出张俨《默记》，《三国志注》三十五）P. 32

〔曹休与吴战，败，贾逵救之，乃振。初，逵与休不善，休犹欲以后期罪之。〕习凿齿曰：夫贤人者，外身虚己，内以下物。嫌忌之名，何由而生乎！有嫌

忌之名者，必与物为对，存胜负于己身者也。若以其私憾败国殄年，彼虽倾覆，于我何利？我苟无利，乘之曷为？以是为说，臧获之心耳。今忍其私忿，而急彼之忧，冒南犯危，而免之于害，使功显于明君，惠施于百姓，身登于君子之途，义愧于敌人之心，虽豺虎犹将不觉所复，而况于曹休乎！然则济彼之危，所以成我之胜，不计宿憾，所以服彼之心。公义既成，私利亦弘，可谓善争矣，在于未能忘胜之流，不由于此而能济胜者，未之有也。（《汉晋春秋》·《三国志注》十五）P. 36

〔建兴七年。〕是岁，孙权称尊号，其群臣以并尊二帝来告，议者以为交之无益而名体弗顺，宜显明正义，绝其盟好。亮曰：“权有僭逆之心久矣，国家所以略其衅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显绝，仇我必深，便当移兵东戍，使之角力，须并其土，乃议中原。彼贤才尚多，将相缉穆，未可一斯定也。顿兵相持，坐而须老，使北贼得计，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辞匈奴，先帝优与吴盟，皆应权通变，宏思远益，非匹夫之为分者比。今议者咸以权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满，无上进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权之不能越江，犹魏贼之不能渡汉，非力有余而利不取也。若大军致讨，彼上当分裂其地，以为后规，下当略民广境，示武于内，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动而睦于我，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河南之众，不得尽西，此之为利亦已深矣，权僭之罪未宜明也。”乃遣卫尉陈震庆权正号。（《汉晋春秋》·《三国志注》三十五）P. 36

〔建兴九年二月，伐魏。〕亮围祁山，招鲜卑轲比能。比能等至，故被地、石城以应亮。于是，魏大司马曹真有疾，司马宣王自荆州入朝。魏明帝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乃使西屯长安，都督张郃、费耀、代称陵、郭淮等。宣王使耀、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余众悉出，西救祁山。郃欲分兵驻雍郿，宣王曰：“料理前军能独当之者，将军言是也。若不能当，而分为前后，此楚之三军所以为黥布擒也。”遂进。亮分兵留攻，自逆宣王于上邽。郭淮、费耀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其麦，与宣王遇于上邽之东，敛兵依险，军不得交，亮引兵而还。宣王寻亮注意卤城。张郃曰：“彼远来逆我，我请张不得，谓我利在不战，欲以长计制之也。且祁山知大军以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于此，分为奇兵，示出其后，不宜进前而不敢逼，坐失民望也。今亮县军食少，亦行去矣。”宣王不从。故寻亮既至，又登山掘营，不肯战。贾栩、魏平数请战，因曰：“公畏蜀如畏虎，奈天下笑何！”宣王病之，诸将咸请战。五月辛巳，乃使张郃攻无当监何平于南围（原注：一作“国”），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吴班赴拒，大破之，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宣王还保营。（《汉晋春秋》·《三国志》注三十五，《御览》291）P. 37

建兴九年冬十月，江阳至江州有鸟，从江南飞渡江北，不能达，堕水死者以千数。（《汉晋春秋》·《三国志注》三十三）P. 39

〔建兴十一年，吴拜公孙渊为燕王，张昭谏，不从，因不朝。后屡谢，昭不起，乃烧门以恐之，昭更闭户。〕习凿齿曰：张昭于是乎不臣矣。夫人臣者，三谏不从，则奉身而退，身苟不绝，何忿怼之有？且秦穆违谏，卒霸西戎，晋文暂怒，终成大业，遗誓以悔过见录，狐偃无愿绝之辞，君臣道泰，上下俱荣。今权悔往之非而求昭，后益回虑降心，不远而复，是其善也。昭为人臣，不度权得道，匡其后失，夙夜匪懈，以延来誉，乃追忿不用，归罪于君，闭户拒命，坐得焚灭，岂不悖哉！（《三国志注》五十二）P. 39

〔建兴十二年二月，伐魏。〕亮自至，数挑战，宣王亦表固请战，使辛毗持节以制之。姜维谓亮曰：“辛佐治仗节而至，贼不复出矣。”亮曰：“彼本无战情，所以固请战者，以示武于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汉晋春秋》·《三国志注》三十五）P. 40

〔秋八月。〕亮卒于郭氏坞，杨仪等整军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维令仪反旗鸣鼓，若向宣王者，宣王不敢逼。于是仪结阵而去，入谷然后发丧。宣文化退也，百姓为之谚曰：“死诸葛走生仲达”。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也。”（《汉晋春秋》·《三国志注》三十五）P. 40

〔魏延作乱，杨仪击斩之。〕初，董恢字休绪，襄阳人，入蜀以宣信中郎副费祎使吴。孙权尝大醉，问祎曰：“杨仪、魏延，牧竖小人也，虽尝有鸣吠之益于时务，然既已任之，势不得轻。若一朝无诸葛亮，必为祸乱矣。诸君愤愤，曾不知防虑于此，岂所谓贻厥孙谋乎！”祎愕然四顾视，不能即答。恢目祎曰：“可速言仪、延之不协，起于私忿耳，而无黥、韩难御之心也。方今扫除强贼，混一区夏，功以才成，业由才广，若舍此不任，防其后患，是犹备有风波而逆废州楫，非长计也。”权大笑乐。诸葛闻之，以为知言。（还，未三日，群为城乡府属，迁巴郡太守。）（原注：《三国志注》三十九。按此系引《襄阳记》，因下云：“臣松之案：《汉晋春秋》亦载此语，不云董恢所教，辞亦小异”。故节其首尾并所教事，夹写而姑用辞以存概梗。）P. 41

〔初，廖立以怨谤废，及亮薨，垂泣曰：“吾终为左衽矣。”又李平前以罪废，冀复收己，闻之亦发病卒。〕习凿齿曰：昔管仲夺伯失骍邑三百，没吹而无怨言，圣人以为难。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严致死，岂徒无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鉴至明而丑者忘怒，水、镜之所以能穷物而无怨者，以其无私也。水镜无私，犹以免谤，况大人君子怀乐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于不可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非私，诛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诸葛亮于是可谓能用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汉晋春秋》·《纲目》十五，《

三国志注》四十) P. 42

(建兴十三年，魏青龙三年，郭后崩。)初，甄后之诛，由郭后之宠。及殡，令被发覆面，以糠塞口，遂立郭后，使养明帝。帝知之，心常怀忿，数泣问甄后死状。郭后曰：“先帝自杀，何以责问我？且汝为人子，可追讎死父，为前母枉杀后母邪？”明帝怒，遂逼杀之，敕殡者使如甄后故事。(《汉晋春秋》.《三国志注》五，《御览》492) P. 43

氏池县大柳谷口，夜激波涌溢，其声如雷。(原注：上亦见《初学记》八，“涌”作“满”)晓而有苍石立水中，长一丈六尺，高八尺，白石画之，为十三马、一牛、一鸟，八卦玉玦之象。皆隆起，其文曰：“大讨曹，适水中，甲寅。”帝恶其“讨”也，使凿去为“计”，以苍石窒之，宿昔而白石满焉。至晋初，其文愈明，马象皆焕彻如玉焉。(《汉晋春秋》.《三国志注》三) P. 43

青龙三年十月，曹叡崇华殿灾。时郡国有龙九见，故改曰“九龙殿”。(《汉晋春秋》.《类聚》98) P. 44

(建兴十五年，魏景初元年。)魏帝徙盘，盘折声闻数十里，金狄或泣，因留于霸城。(《汉晋春秋》.《三国志注》三，《水经注》四引作“或言金狄泣，故留之。”) P. 44

(高堂隆卒。)习凿齿曰：高堂隆可谓忠臣矣。君侈每思谏其恶，将死不忘忧社稷，正辞动于昏主，明戒閤于身后，謇谔足以励物，德音没而弥章，可不谓忠且智乎！《诗》云：“听用我谋，庶无大悔”，又曰：“曾是莫听，大命以倾。”其高堂隆之谓也。(《汉晋春秋》.《三国志注》二十五) P. 45

(延熙元年，魏景初二年。)公孙渊自立，称绍汉元年，闻魏人将讨，复称臣于吴，乞兵北伐以自救。吴人欲戮其使，羊衞(吾改首)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损霸王之计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潜往，以要其成。若魏伐渊不克，而我军远赴，是恩结遐夷，义盖万里。若兵连不解，首尾离隔，则我虏其傍郡，驱略而归，亦足以致天之罚，报雪曩昔是矣。”权曰：“善。”乃勒兵大出，谓渊使曰：“请俟后问，当从简书，必与弟同休戚、共存亡，虽隕于中原，吾所甘心也。”又曰：“司马懿所向无前，深为弟忧也。”(《汉晋春秋》.《三国志注》八) P. 45

其间问蒋济：“孙权其救辽东乎？”济曰：“彼知官备以固，利不可得，深入则非力所能，浅入而无获，权虽子弟在危，犹将不动，况以异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今所以扬外此声者，谄其行人，疑于我。我之不克，冀折后事已耳。然沓渚之间，去渊尚远，若大军相持，事不速决，则权之浅规，或能轻兵掩袭，未可测也。”(《汉晋春秋》.《三国志注》十四) P. 45

〔秋有彗星，见张宿。〕史官言于帝曰：“此周之分野也，洛邑恶之。”于是大修禳祷之术以厌焉。（《汉晋春秋》·《三国志注》三）P. 45

十二月，帝以燕王宇为大将军，使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等对辅政。中书监刘放、令孙资久专权宠，为朗等素所不善，惧有后害，阴图间之，而宇常在帝侧，故未得有言。甲申，帝气微，宇下殿呼曹肇有所议，未还，而帝少闲，惟曹爽独在。放知之，呼资与谋。资曰：“不可动也。”放曰：“俱入鼎镬，何不可之有？”乃突前见帝，垂泣曰：“陛下气微，若有不讳，将以天下付谁？”帝曰：“卿不闻用燕王耶？”放曰：“陛下忘先帝诏敕，藩王不得辅政。且陛下方病，而曹肇、秦朗等便与才人侍疾者言戏。燕王拥兵南面，不听臣等入，此即竖刁、赵高也。今皇太子幼弱，未能统政，外有彊暴之寇，内有劳怨之民，陛下不远虑存亡，而近系恩旧。委祖宗之业，付二三凡士，寝疾数日，外内壅隔，社稷危殆，而已不知，此臣等所以痛心也。”帝得放言，大怒曰：“谁可任者？”放、资乃举爽代宇，又白“宜诏司马宣王使相参”，帝从之。放、资出，曹肇入，泣涕固谏，帝使肇敕停。肇出户，放、资趋而往，复说止帝，帝又从其言。放曰：“宜为手诏。”帝曰：“我困笃，不能。”放即上床，执帝手强作之，遂齎出，大言曰：“有诏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于是宇、肇、献、朗相与泣而归第。（《汉晋春秋》·《三国志注》三）P. 47

〔延熙四年，魏正始二年，吴赤乌四年。〕零陵太守殷礼言于权曰：“今天弃曹氏，丧诛累见，虎争之际而幼童莅事。陛下身自御戎，取乱侮亡，宜涤荆、扬之地，举强羸之数，使强者执戟，羸者转运，西命益州军于陇右，授诸葛瑾、朱然大众指事襄阳，陆逊、朱桓别征寿春，大驾入淮阳，历青、徐。襄阳、寿春困于受敌，长安以西务对蜀军，许洛之众势必分离，犄角瓦解，民必内应，将帅对向，或失便益，一军败绩，则三军离心。便当秣马脂车，陵陷城邑，乘胜逐北，以定华夏。若不悉判别动众，循前轻举，则不足大用，易于屡退，民疲威消，时往力竭，非出兵之策也。”权弗能用之。（《汉晋春秋》·《三国志注》四十七）P. 48

〔延熙七年，魏正始五年，曹爽至长安，与夏侯玄入汉中。〕司马宣王（原注：与书）谓夏侯玄曰：“《春秋》责大德重，昔武皇帝再入汉中，几至大败，君所知也。今兴平路势（原注：“平路”二字疑衍，止作“兴势”）至险，蜀已先据，若进不获战，退见微绝，覆军必矣，将何以任其责？”玄惧，言于爽，引军退。费祎进兵据三岭以截爽，爽争险苦战，仅乃得过，所发牛马运转者，死失略尽，羌、胡怨叹，而关右悉虚耗矣。（《汉晋春秋》·《三国志注》九）P. 50

玄名知人。陈蹇兄丕有名于世，与夏侯选亲交，玄拜其母。蹇时为中领军，闻玄会于其家，悦而归。既入户，玄曰：“相与未至于此。”蹇当户立，良久曰：“如君言。”乃趋而出，意气自若。玄大以此知之。（《汉晋春秋》·《御览》498）P. 50

〔延熙九年，魏正始七年，吴赤乌九年。〕是年，吴将朱然入柵中，斩获数千。柵中民吏万余家渡沔。司马宣王谓曹爽曰：“若便令还，必复致寇，宜权留之。”爽曰：“今不修守沔南，留民沔北，非长策也。”宣王曰：“不然。凡物置之安地则安，危地则危。故兵书云：成败，形也；安危，势也。形势，御众之要，不可不审。设令贼二万人断沔水，三万人与沔南诸军相持，万人陆钞柵中，君将何以救之？”爽不听，卒令还，然后袭破之。袁准言于爽曰：“吴楚之民，脆弱寡能，英贤大才，不出其地。比技量力，不足与中国相抗。然自上世以来，常为中国患者，盖以江汉为池，州楫为用，利则陆钞，不利则入水。攻之道远，中国之长技无所用之也。孙权自十数年以来，大畋江被，缮治甲兵，精其守御，数出盗窃，敢远其水，陆次平土，此中国所愿闻也。夫用兵者，贵以饱待饥，以逸击劳，师不欲久，行不欲远，守少则固，力专则疆。当今宜捐淮、汉以南，退却避之。若贼能入居中央，来侵边境，则随其所短，中国之长技得用矣。若不敢来，则边境得安，无钞盗之忧矣。使我国富兵疆、政修民一，陵其国不足为远矣。今襄阳孤在汉南，贼循汉而上，则断而不通，一战而胜，则不攻自服，故置之无益于国，亡之不足为辱。自江夏已东，淮南诸郡，三后已来，其所亡几何？以近贼疆界，易钞略之故哉！若徙之淮北，远绝其间，则民人安乐，何鸣吠之惊乎！”遂不徙。（《汉晋春秋》·《三国志注》四）P. 51

〔延熙十二年，魏嘉平元年。〕曹芳谒曹叡墓于大石山，曹爽兄弟皆从。于是司马懿闭四城，遂与太尉蒋济俱屯洛水南浮桥，奏罢爽兄弟。（原注：爽得奏）不知所为。芳还宿伊水南，发屯田数千人，树鹿角为营。（《汉晋春秋》·《御览》337）P. 52

〔懿收爽等诛之。〕安定皇甫谧，以九年冬梦至洛阳，自庙出，见车骑甚众，以物呈庙云：“诛大将军曹爽。”寤而以告其邑人。邑人曰：“君欲作曹人之梦乎！朝无公孙疆何如？且爽兄弟典重兵，又权尚书事，谁敢谋之？”谧曰：“爽无叔振铎之请，苟失天机，则离矣，何恃于疆！昔汉之阎显，倚母后之尊，权国威命，可谓至重矣，阉人十九人一旦尸之，况爽兄弟乎！”（《汉晋春秋》·《三国志注》九）P. 52

〔延熙十二年，姜维出西平，不克。每欲大举。〕费祎谓维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用处，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

，如其功业，以俟能者；无以为希冀徼幸，而决成败于一举。若不如志，悔之无及。”（《三国志注》四十四）P. 53

〔延熙十四年，懿杀王凌及曹丕彪。〕初，凌、愚谋，以帝幼制于强臣，不堪为主。楚王彪长而才，欲迎立之以兴曹氏。凌使人告（原注：其子）广，广曰：“凡举大事，应本人情。今曹爽以骄奢失民，何平叔虚而不治，丁、毕、桓、邓虽并有宿望，皆专竞于世，加变易朝典，政令数改，所存虽高，而事不下接。民习于旧，众莫之从，故虽势倾四海，声震天下，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而天下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今懿情虽难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贤能，广树胜己，修先朝之政令，副众心之所求。爽之所以为恶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懈，以恤民为先。父子兄弟，并握兵要，未易亡也。”凌不从。（《汉晋春秋》·《三国志注》三十八）P. 54

〔延熙十五年，魏嘉平四年，吴建兴元年，吴修东兴堤。〕初，孙权筑东兴堤，以遏巢湖。后征淮南，坏不复修。是岁，诸葛恪率军吏，更于堤左右结山，挟筑两城，使全端、留略守之，引军而还。诸葛诞言于司马景王曰：“致人而不致于人者，此之谓也。今因其内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羁吴之上流，然后简精卒攻两城，比救至，可大获也。”景王从之。（《汉晋春秋》·《三国志注》四）P. 54

〔师使王昶攻南郡，毋丘俭向武昌，胡遵、诸葛诞攻东兴。恪救东兴，使丁奉等为前部。奉遂据徐塘破遵，大获而归。〕毋丘俭、王昶闻东军败，各烧屯走。朝议欲贬黜诸将，景王曰：“我不听公休，以至于此，此我过也，诸将何罪？”悉原之。时司马文王为监军，统诸军，唯削文王爵而已。是岁，雍州刺史陈泰求救并州并力讨胡（原注：今作陈泰求救并州讨胡），景王从之。未集而雁门、新兴二郡以为将远役，遂惊反。景王又谢朝士曰：“此我过也，非玄伯之责。”于是魏人愧悦，人思其报。（《汉晋春秋》·《三国志注》四）P. 55
刁凿齿曰：司马大将军引我败以为己过，过消而业隆，可谓智矣。夫民忘其败而下思其报，虽欲不康，其可得邪！若乃讳败推过，归咎万物，常执其功而隐其丧，则上下离心，贤愚解体，是楚再败而晋再克也，谬之甚矣。君人者，苟统斯理而以御国，则朝无秕政，身靡留愆，行失而名扬，兵挫而战胜，虽百败可也，况于再乎。”（《汉晋春秋》·《三国志注》四，《纲目》十五）P. 55。

〔延熙十六年春。〕。诸葛恪使司马李衡往蜀，说姜维令同举曰：“古人有言：圣人不能为时，时至亦不可失也。今敌政在私门，外内猜隔，兵挫于外，而民怨于内。自曹操以来，彼之亡形未有如今者也。若大举伐之，使吴攻其东，汉人其西，彼救西则东虚，重东则西轻。以练实之军，乘虚轻之敌，破之必

矣。”维从之。（《三国志注》六十四）P. 56

〔吴诸葛恪围新城。〕是时，姜维亦出围狄道，司马景王问虞松曰：“今东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诸将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亚夫坚壁昌邑，而吴楚自败。事有似弱而强，或似强而弱，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锐众，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战耳。若攻城不拔，请战不得，师老众疲，势将自走，诸将之不径进，乃公之利也。姜维有重兵而县军应恪，投食我麦，非深根之寇也，且谓我并立力于东，西方必虚，是以径进。今若使关中诸军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将走矣。”景王曰：“善！”乃使郭淮、陈泰悉关中之众，解狄道之围，敕毋丘俭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吴。姜维闻淮进兵，军食少，乃退屯陇西界。（《汉晋春秋》·《三国志注》四）P. 56

〔延熙十八年，魏正元二年，毋丘俭反。〕傅嘏固劝景王行，景王未从，嘏重言曰：“淮楚兵劲，而俭等负力远斗，其锋未易当也。若诸将战有利钝，大势一失，则公事败矣。”是时景王新割目瘤，创甚，闻嘏言蹶然而起曰：“我请舆疾而东。”（《汉晋春秋》·《三国志注》二十一）P. 57

〔延熙二十年，魏甘露二年，诸葛诞起兵。〕蒋班、焦彝言于诸葛诞曰：“朱异等以大众来而不能进，孙綝杀异而归江东，外以发兵为名，而内实坐须成败，其归可见矣。今宜及众心尚固，士卒思用，并力决死，攻其一面，虽不难尽克，犹有可全者。”文钦曰：“江东战胜之威久矣，未有难北方者也。况公今举十余万众内附，而钦与全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兄子弟尽在江表，就孙綝不欲，主上及其亲戚岂肯听乎？且中国无岁无事，军民并疲，今守我一年，势力已困，异图生心，变故将起，以往准今，可计日而望也。”班、彝固劝之，钦怒，而诞欲杀班，二人惧，且知诞之必败也，十一月，乃相携而降。（《汉晋春秋》·《三国志注》二十八）P. 58

〔景耀元年，魏甘露三年，昭拔寿春杀诞。〕文钦（原注：教诞决围出）曰：“蒋班、焦彝谓我不能出而走，全端、全恂又率众逆降，此敌无备之时也，可以战矣。”诞及唐咨等皆以为然，遂公悉众出攻。（不克而还。《三国志注》二十八）P. 59

〔三叛既平，听收葬钦。〕习凿齿曰：自是天下畏威怀德矣。君子谓司马大将军于是役也，可谓能以德攻矣。夫建业者异矣，各有所尚，而不能兼并也。故穷武之雄毙于不仁，存义之国丧于懦退。今一征而禽三叛，大虏吴众，席卷淮浦，俘馘十万，可谓壮矣。而未及安坐，丧王基之功，种惠吴人，结异类之情，宠驾葬钦，亡畴昔之隙，不咎诞众，使仰士怀愧，功高而人乐其成，业广而敌怀其德，武昭既敷，文算又洽，推此道也，天下其孰能当之哉！（《汉晋春秋》·《三国志注》二十八）P. 59

〔八月，髦养老于太学。〕帝乞言于王祥，祥对曰：“昔者明王礼乐既备，加之以忠诚，忠诚之发，形于言行。夫大人者，行动乎天地，天且弗违，况于人乎！”（《汉晋春秋》·《三国志注》四）

〔九月，吴孙綝废其主亮，桓彝弗肯署名，綝杀之。〕彝，魏尚书令阶之弟。（《汉晋春秋》·《三国志注》六十四）P. 60

〔景耀三年，魏甘露四年正月，先是，魏地井中屡有龙见。〕是时，龙仍见，咸以为吉祥。帝曰：“龙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数屈于井，非嘉兆也。”乃作《潜龙》之诗以自讽。司马文王见而恶之。（《汉晋春秋》·《三国志注》四）P. 60

〔景耀三年，魏景元元年，昭弑其主髦及王经。〕自曹芳事后，魏人省彻宿卫，无复铠甲，诸门戎兵，老弱而已。曹髦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书王经、常侍王业谓曰：“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近日当与卿等自出讨之。”王经谏曰：“昔鲁昭公不忍季氏，败不失国，为天下笑。今权在其门，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为之致死，不顾顺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卫空阙，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资用，而一旦如此，无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祸殆不泽，宜见重详。”帝不听，乃出怀中版令投地曰：“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所恨，况不必死邪？”（原注：“恨”一作“惧”）于是入白太后，沈、业奔走告文王，文王为之备。髦遂帅僮仆数百，鼓噪而出。昭弟屯骑校尉（人由）入，遇髦于东止车门，左右呵之，（人由）众奔走。中护军贾充又逆髦，战于南阙下，髦自用剑。众欲退，太子舍人成济问充曰：“事急矣，当云何？”充曰：“公畜养汝等，正为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济即抽戈犯蹕（原注：四字依《史通·直书》补）前刺髦，刃出于背。文王闻之大惊，自投于地曰：“天下其谓我何？”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哭，哀甚，曰：“杀陛下者，臣之罪也！”（原注：《三国志注》四，《史说注》三）于是召百官议其事。昭垂涕问陈泰曰：“何以居我？”泰：“公光辅数世，功盖天下，谓当并迹古人，垂美于后，一旦有弑君之事，不亦惜乎！速斩贾充，犹可以自明也。”昭曰：“公间不可得杀也，卿更思余计。”泰厉声曰：“意唯有进于此耳，余无足委者也！”归而自杀。（《汉晋春秋》·《世说·方正第五》注）P. 60

丁卯，葬高贵乡公于洛阳西北三十里瀍涧之滨，下车数乘，不设旌旒，百姓相聚而观之曰：“是前日所杀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不自胜。（《汉晋春秋》·《三国志注》四）P. 63

初，曹髦将自讨司马昭，王经谏曰：“昔鲁昭公不忍季氏，败走失国，为天下笑。今权在其门，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为之致亡，不顾逆顺之理，非一日

也。且宿卫空阙，寸刃无有（原注：一作“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资用？而一旦如此，无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祸殆不测，宜见重祥。”髦不听。后杀经并及其母，经被收将死，垂泣谢母，母颜色不变，笑而谓（原注：一作“应”）曰：“人谁不死，往所以不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哉！”（《汉晋春秋》·《世说注》六，《三国志注》四，又九）P. 63

孙休时，薛翊为五官中郎将，遣至蜀求马。及还，休问蜀政得失，对曰：“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臣闻燕雀处堂，子母相乐，自以为安也，突决栋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祸之将及，其是之谓乎！”（《汉晋春秋》·《三国志注》五十三）P. 63

景耀五年，姜维率众出狄道，廖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约之谓也。智不出敌而力少于寇，用之无厌，何以能立？《诗》云‘不字我先，不自我后’，今日之事也。”（《汉晋春秋》·《三国志注》四十五）P. 64

〔炎兴元年，魏景元四年，吴永安六年，魏入寇关口。〕蒋舒将出降，乃归诡谓傅佥曰：“今贼至不击而闭城自守，非良图也。”佥曰：“受命保城，惟全为功，今违命出战，若丧师负国，死无益矣。”舒曰：“子以保城获全为功，我以出战克敌为功，请各行其志。”遂率众出，佥谓其战也，至阴平以降胡烈，烈乘虚袭城，佥格斗而死，魏人义之。（《汉晋春秋》·《三国志注》四十四）P. 64

后主将从谯周之策，北地王谡怒曰：“若理穷力屈，祸败必及，便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死社稷，以见先帝可也。”后主不纳，遂送玺绶。是日，谡哭于昭烈之庙，先杀妻子，而后自杀，左右无不涕泣者。（《汉晋春秋》·《三国志注》三十二，《御览》438）P. 64

初，夏侯霸降蜀，姜维问之曰：“司马懿既得彼政，当复有征伐之意不？”霸曰：“彼方营立家门，未遑外事，有钟士季者，其人虽少，终为吴蜀之忧，然非非常之人，亦不能用也。”后十五年，而会果灭蜀。（《汉晋春秋》·《三国志注》二十八）P. 65

〔甲申，魏咸熙元年以槛车征邓艾，钟会谋反，伏诛。〕钟会乃阴怀异图，姜维见而知其心，谓可构成扰乱以图克复也。乃诡说会曰：“闻君自淮南以来，算无遗策，晋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复所有蜀，威德振（原注：一作“震”）世，民高其功而主畏其谋，欲以此安归乎！夫韩信不背汉于扰攘，以（原注：一作“而”）见疑于既平，大夫种不从范蠡于五湖，卒伏剑而妄死，彼岂暗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着，何不法陶朱泛州绝迹，全功保身，登峨嵋之岭而从赤松游乎！”会曰：“君言远矣，我不能行，且为今（原注：一作“全”）之道，或未尽于此也。”维曰：“其他则君智力之

所能（尽），无烦于老夫矣。”由是情好欢甚。（《汉晋春秋》。《三国志注》四十四，《类聚》25）P. 65

〔初，钟毓密启会不可专任。〕文王嘉其忠亮，笑答毓曰：“若如卿言，必不及宗矣。”（《汉晋春秋》。《三国志注》二十八）P. 66

〔卫瓘遣田续袭邓艾，杀之。〕初，艾之下江由也，以续不进，欲斩，既而舍之。及瓘遣续，谓曰：“可以报江由之辱矣。”杜预言于众曰：“伯玉其不免乎！身为名士，位望已高，既无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将何以堪其责乎！”瓘闻之，不俟驾而谢矣。（《汉晋春秋》。《三国志注》二十八）P. 67

向雄字茂伯，河内人（原注：句亦见《世说注》三），为镇西将军功曹。钟会既诛，雄收而葬之。文王闻雄之收葬会也，召而责之曰：“往者王经之死，卿哭于东市而我不问；今钟会躬为叛逆，而又辄收葬，若复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当时岂先卜其功罪而后收葬哉？今王诛既加，于法已备，雄感义收葬，教亦无阙，法立于上，教弘于下，以此训物，雄曰可矣！何必使雄背死违生，以立于时。殿下仇对枯骨，捐之中野，百岁之后，为臧获所笑，岂仁贤所掩哉？”（原注：二句一作“为仁贤之资，不亦惜乎！”）王悦，与宴谈而遣之。（《汉晋春秋》。《三国志注》二十八，《御览》420，《书抄》）P. 67

习凿齿曰：向伯茂可谓勇于蹈义也，哭王经而哀感市人，葬钟会而义动明主，彼皆忠烈奋劲，知死而往，非存上也。况使经、会处世，或身在急难，而有不赴者乎！故寻其奉死之心，可以见事生之情，览其忠贞之节，足以愧背义之士矣。王知礼而遣，可谓明达也。”（《汉晋春秋》。《三国志注》二十八）P. 68

三月，晋公既进爵为王，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顗并诣王。顗曰：“相王尊重，何侯与一朝之臣皆已尽敬，今日便当相率而拜，无所疑也。”祥曰：“相国位势诚为尊贵，然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阶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公可辄拜人者？损魏朝之望，亏晋王之德。君子爱人以礼，吾不为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独长揖。王谓祥曰：“今日然后知君见顾之重。”（《汉晋春秋》。《三国志注》四，《御览》542）P. 68

〔禅举家迁洛阳，霍弋降。〕初霍弋闻魏军来，弋欲赴成都，后主以备敌既定，不听。及成都不守，素服好哭，大归三日。诸将咸劝宜速降，弋曰：“仅道路隔塞，未详主之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苟也。若主上与魏和见遇以礼，则保境而降不晚也。若万一危辱，吾将以死拒之，何论迟速邪！”得后主东迁之问，始率六郡（原注：建宁等）将守上表曰：“臣闻人生于三，事之如一，惟难

所在，则致其命。今臣国败主附，守死无所，是以委质，不敢有贰。”晋文王善之，拜南中都督，委以本任。（《汉晋春秋》·《三国志注》四十一）P. 69

（封禅为安乐公。）司马文王与禅宴，为之作故蜀技，旁人皆为感怆，而禅喜笑自若。王谓贾充曰：“人之无情，乃可至于是乎！虽使诸葛带在，不能辅之久全，而况姜维邪！”充曰：“不如是，殿下何由并之？”他日，王问禅曰：“颇思蜀否？”禅曰：“此间乐，不思蜀。”郤正闻之，求见禅曰：“若王后问，宜泣而答曰：‘先人坟墓远在陇西，乃心西悲，无日不思’，因闭其目。”会王复问，对如前。王曰：“何乃似郤正语邪？”禅惊视曰：“诚如尊命。”左右皆笑（《汉晋春秋》·《三国志注》三十三，《御览》568）P. 69

（吴孙皓立。）晋文王与皓书曰：“圣人称君臣，然后有上下礼义，是故大必字小，小必事大，然后上下安服，群生获所。逮至末途，纯德既毁，剿戮民之命，以争强于天下，违礼顺之至理，则仁者弗由也。方今主上圣明，复畴无外，仆备位宰辅，属当国重，惟华夏乖殊，方隅圯裂，六十余载，金革亟动，无年不战，暴骸丧元，困悴罔定，每用悼心，坐以待旦。将欲止戈兴仁，为百姓请命，故今命偏师，平定蜀汉，役未经年，全军独克。于时猛将谋夫，朝臣庶士，威以奉天时之宜，就既征之军，藉吞敌之势，宜回旗东指，以临吴境。州师泛江，顺流而下，陆军南辕，取径四郡，兼成都之结盟，漕巴汉之粟，然后以中军整旅，三方云会，未及浹辰，可使江表底平，南夏顺轨。然国朝深惟伐蜀之举，虽有静难之功，以悼蜀民独罹其害，战于绵竹者，自元帅以下并受斩戮，伏尸蔽地，血流丹野。一之于前，犹追恨不忍，况重之于后乎！是故旋师按嘉，思与南邦共全百姓之命。夫料理力忖势，度资量险，远考古昔废兴之理，近鉴西蜀安危之效，隆德保祚，去危即顺，屈己宁四海者，仁哲之高致也。履危偷安，陨德履祚，而不称于后世者，非智者之所居也。今朝廷遣徐绍、孙彧献书喻怀，施及中土，岂不泰哉！此昭心之大愿也，敢不承受。若不获命，则普天率土，期于大同，虽重干戈，固不获已也。”（《汉晋春秋》·《三国志注》四十八）P. 71

☆卷三

☆武帝

（泰始二年八月，谒崇阳陵，诏以衰经行，不果。）初，文王之崩也，羊祜谓傅玄曰：“三年之丧，虽贵遂服，自天子达。而汉文除之，毁礼伤义，尝以为叹。今上天纵至孝，有曾闵之性，虽夺其服，实行丧礼。丧礼实行，除服何为耶！若因此革魏之薄，而守先王之法，以敦厚风俗，重之百代，不亦美乎！”玄曰：“汉文以来，世乃浅薄，不能复行国君之丧，故因而除之。除之数百年，一旦复古，恐难行也。”祜曰：“就不能使天下如礼，且使主上遂服不

犹善乎！”玄曰：“若主上不除而臣下除，此为但有父子，无复君臣，三纲之道亏矣。”

君子曰：傅玄知无君臣之伤教，而不知兼无父子之为重，岂不蔽惑哉！废君臣之丧，不降父子之服，故四海黎庶莫不尽情于其亲，三纲之道，二服恒用于私室，而王者独尽废之，岂所以孝治天下乎！《诗》云：“犹之未远”，其傅玄之谓也。（《汉晋春秋》·《御览》547，《宋书·礼志》）P.72

〔十二月，吴讨山贼施但，还都建业。〕初，望气者云荆州有王气，破扬州而建业宫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发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与山冈相连者以厌之。既闻反反，自以为徙土得计也。使数百人鼓噪入建业，杀但妻子，云天子使荆州兵来破扬州贼，以厌前气。（《汉晋春秋》·《三国志注》四十八）P.73

〔泰始七年，吴复取交趾。〕初，霍弋使（原注：一作“遣”）杨稷、毛晃等戍（原注：一作“屯”）交趾，与之誓曰：“若贼围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属诛。若过百日而城没者，刺史受其罪。”及吴陶璜围之，稷等日未满而粮尽，乞降于璜，璜不许，而给粮使守。吴人并谏，璜曰：“霍弋已死，无能来者，可须其粮尽，然后乃受，使彼来无罪，而我取有义，内训吾民，外怀邻国，不亦可乎！”稷、晃粮尽，救（原注：五字《白帖》一作八阙字。一作“稷等期乞粮尽，救兵”八字）不至，乃纳之。（原注：《白帖》作“乃受降”，下有“与荀吴事正类也”七字。《三国志注》四十八，《白帖》）P.74

〔泰始八年，吴陆抗拔西陵，羊祜救不及。〕羊祜既归，增修德信，以怀吴人。陆抗每告其边戍曰：“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服也。各保分界，无求细益而已。”于是吴晋之间，余粮栖亩而不犯，牛马逸而入境，可宣告而取也。沔上猎，吴获晋人先伤者，皆送而相还。抗尝疾，求药于祜，祜以成合与之曰：“此上药也，近始自作，未及服，以君疾急，故相致。”抗得而服之，诸将或谏，抗不答。孙闻二境交和，以诘于抗，抗曰：“夫一邑一乡，不可以无信义于人，而况大国乎！臣不如是，正足以彰其德耳，于祜无伤也。”或以祜、抗为失臣节，两讥之。

习凿齿曰：夫理胜者，天下之所保，信顺者，万人之所宗，虽大肆猷既丧，义声久渝，狙诈驰于当途，权略周乎急务，负力纵横之人，臧获牧豎之智，未有不凭此以创功，舍兹而独立者也。是故晋文退舍，而原城请命；穆子围鼓，训之以力；夜夫献策，而费人斯归；乐毅缓攻，而风烈长流。观其所以服物制胜者，岂徒为例相诈而已哉！自今三家鼎足四十有余年矣，吴人不能越淮、沔而进取中国，中国不能陵长江以争利者，力均而智侔，道不足以相倾也。夫残彼而利我，未若利我而无残。振武以惧物，未若德广而民怀。匹夫犹不可以力服

，而况一国乎？力服犹不如以德来，而况不制乎？是以羊祜恢大同之略，思五兵之则，齐其民人，均其施泽，振义纲以罗强吴，明兼爱以革暴俗。易生民之视听，驰不战乎江表，故能德音悦畅而襁负云集。殊邻异域，义让交弘，自吴之遇敌，未有若此者也。抗见国小主暴，而晋德弥昌，人积兼己之善，而已无固本之规，百姓怀严敌之德，阖境有弃主之虑，思所以镇定民心，缉宁外内，奋其危弱，抗权上国者，莫若亲行斯道，以侔其胜。使彼德靡加吾，而此善流闻，归重邦国，弘明远风。折冲于枕席之上，校胜于帷幄之内，倾敌而不以甲兵之力，保国而不浚沟池之固，信义感于寇仇，丹怀体于先日。岂设狙诈以危贤，徇己身之私名，贪外物之重我，暗服之而不备者哉！由是论之，苟守局而保疆，一卒之所能；协数以相危，小人之近事；积诈以防物，臧获之余虑；威胜以求安，明哲之所贱。贤人君子所以拯世垂范，舍此而取彼者，其道良弘故也。（《汉晋春秋》·《三国志注》五十八）P. 76

〔泰始九年，理邓艾，以其孙朗为郎中。〕时樊建为给事中，晋武帝问诸葛亮之治国，建对曰：“闻恶必改，而不矜过，赏罚之信沮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西人以自辅，岂有近日之开乎！”建稽首曰：“臣窃闻天下之论，皆谓邓艾见枉，陛下知而不理，此岂冯唐之所谓‘虽得颇、牧而不能用’者乎！”帝笑曰：“吾方欲明之，卿言起我意。”于是发诏治艾焉。（《汉晋春秋》·《三国志注》三十五）P. 77

〔泰始十年，以嵇绍为秘书丞。〕王裒与济南刘兆字延世，俱以不仕显名，裒以父仪为文王所滥杀，终身不应征聘，未尝西向坐，以示不臣于晋也。（《汉晋春秋》·《三国志注》十一）P. 77

〔咸宁四年，羊祜卒。〕初，羊祜攻江陵，以军法欲斩王戎，夷甫又忿，祜言其必败（原注：即谓夷甫方当以盛名处大位，然败俗伤化，必此人也。），不相贵重。天下为之语曰：二王当朝，世人莫敢称羊公之有德。（《汉晋春秋》·《世说·识鉴第七》注）P. 78

〔咸宁五年，吴天纪三年夏，郭马反。〕先是，吴有说讖者，曰：“吴之败，兵起南裔，亡吴者公孙也。”皓闻之，文武职位至于卒伍有姓公孙者皆徙于广州，不令停江边。及闻马反，大惧曰：“此天亡也。”（《汉晋春秋》·《三国志注》四十八）P. 78

〔太康六年，刘毅卒。毅尝上疏论宜罢中正，除九品，未能改。〕初，陈群为吏部尚书，制九格登用，皆由于中正，考之簿世，然后授任。（《汉晋春秋》·《初学记》11）P. 78

〔太康八年，太庙殿陷，改营之。〕武帝改营太庙，南致荆山之木，西采华山之石，铸铜柱十三，涂以黄金，镂以百物，填以丹青，缀以珠玉，以丽之也。

（《汉晋春秋》·《御览》531）P. 79

☆惠帝

元康七年，以王戎为司徒。是时王夷甫为尚书令，乐广为河南尹。王夷甫、乐广俱以宅心事外，名重于时，故天下之言风流者称王、乐焉。（《汉晋春秋》·《文选·王文宪集序》注）P. 79

（用宁元年，齐王冏辅政。）齐王冏之方盛也（原注：《占经》引作齐王冏辅政，太安元年与下至二年文不顺），有妇人诣大司马门，求寄产。吏乃话之，妇人曰面议待我截脐罢便去耳。”言讫不见。有识者闻而恶其言。至二年（原注：即太安元年）而冏被诛。（《汉晋春秋》·《御览》371，《占经》113）P. 80

☆怀帝

（永嘉五年，琅邪王睿击华轶，斩之。）初，刘琨知轶必败，谓其自取之也。（《汉晋春秋》·《世说·识鉴第七》注）P. 81

☆愍帝

（建兴三年，丞相睿加王敦都督江扬等州军，而敦潜畜异志矣。）初，王夷甫言东海王越转王敦为扬州。潘滔初为太傅长史，言于太傅曰：“王处仲蜂目已露，豺声未发，今树之江外，肆其豪强之心，是贼之也。”（《汉晋春秋》·《世说·识鉴第七》注，《御览》388）P. 81

（建兴三年。）愍帝在长安，为刘粲所攻，粮尽，太仓有曲数十饼，屑之为粥以供帝，曲屑金属，遂降。（《汉晋春秋》·《御览》853）P. 82

☆康帝

翼风仪美劭，才能丰赡，少有经纬大略。及继兄亮居方州之任（原注：建元元年，庾翼移镇襄阳），有匡维内外、扫荡群凶之志。是时杜○、殷浩诸人盛名冠世，翼未之贵也。常曰：“此辈应束之高阁，俟天下清定，然后议其所仕耳！”其意气如此。唯与桓温友善，相期以宁济宇宙之事。初，翼辄发所部奴及车马万数，率大军入沔，将谋伐狄，遂次于襄阳。（《汉晋春秋》·《世说·豪爽七》注）P. 83

☆以上出汤球辑本。以下为习凿齿《汉晋春秋》补遗。选自黄○辑本

☆刘毅

（世祖问毅曰：“卿以吾可方汉何帝？”对曰：“可方桓、灵。”世祖问：“吾虽德不及古人，犹克己为治，又平吴会，混一天下。方之桓、灵，其已甚乎？”对曰：“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人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桓、灵也。”）毅答已，帝大蓄曰：“桓、灵之朝，不闻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乎！”散骑常侍走到湛进曰：“世说以陛下比汉文帝，人心犹多不同

。昔冯唐答文帝曰‘不能用颇、牧’而文帝怒，今刘毅言犯顺而陛下乐，以此相校，圣德乃过之也。”帝曰：“我平天下而不封禅，焚雉头裘，行布衣礼。今于小事何见褒之甚耶？”湛曰：“圣诏所及，皆可预先算计，以长短相推。慕名者能力行为之。至如向诏，非明恕内充、苞之德度，不可为也。臣闻猛兽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虿其于怀袖，勇夫为之惊骇。非虎弱而蜂虿强也，仓卒出于意外故也。夫君臣有自然之尊卑，辞语有自然之逆顺。向刘毅始言，臣等莫不变色易容而仰视陛下者。陛下发不世之诏，出思虑之外，臣之喜庆，不亦宜乎！”（《汉晋春秋》。《群书治要》卷第三十引刁凿齿“阳秋”。自“毅答已”起，其上“世祖问毅曰”至“不如桓、灵也”，乃所载《晋书》正文。案：其文义当亦《汉晋春秋》所有，故备录之，以足语意。）P. 85

☆殿

景福殿、听政殿。（《汉晋春秋》。《初学记》24引《汉晋春秋》有景福殿、听政殿。）

☆罗宪

初，魏军始入蜀，刘禅分二千人付罗宪留守。吴闻蜀败，遂起兵遣盛宪、谢询等水陆并到说宪以合纵之计。宪谓诸将曰：“今据孤城，百姓无主，吴人因衅，公敢西过。宜一决战，以示众心。”遂衔枚夜出，击破宪。（《汉晋春秋》。《御览》357）

☆晋怀帝

怀帝陷于平阳，刘聪加帝开府仪同三司、会稽郡公。引帝入宴，谓帝曰：“卿为豫章王时，朕与王武子俱造卿。武子称朕于卿，卿言闻名久矣。卿以所作乐府文示朕，曰：‘刘君，闻君善词赋，试为看也。’朕与武子俱为《盛德颂》，卿称善者久之。又引朕射于皇堂，朕得十二筹，卿与武子俱得九筹。卿又赠朕柘弓、银砚。卿颇忆否？”帝曰：“安敢忘之，恨尔日不得早识龙颜。”从曰：“卿家骨肉何相残之甚？”帝曰：“此殆非人事，皇天意也。大汉将兴，应干受历，故为陛下自相驱耳。臣家若能若能奉武皇帝之业，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聪甚有喜色。（《汉晋春秋》。《御览》588引“晋春秋”。安诸书引孙盛《晋阳秋》亦有作“晋春秋”者，故两存之。）P. 87

（编者按，应入《晋阳秋》。）

《晋阳秋》。《续晋阳秋》

晋阳秋（晋）孙盛着

（清）汤球辑

（清）黄○辑（补遗）

阎步克录入（嘉惠学林，功不可没）

☆卷一

☆宣帝

宣王天姿杰迈，有英雄之略。（孙盛《晋阳秋》。《世说·容止第十四》注） P. 91

宣帝初不欲屈节曹氏，辞以风疾，不能起。魏武使人往，微刺之，以观信否。宣帝坚卧不动。（孙盛《晋阳秋》。《御览》743） P. 91

〔青龙二年。〕诸葛亮寇于郿，据渭水南原，诏使高祖拒之。亮善抚御，又戎政严明，且侨军远征，粮运艰涩，利在野战。朝廷每闻其出，欲以不战屈之，高祖亦以为然。而拥大军御侮于外，不宜远露怯弱之形以亏大势，故秣马坐甲，每见吞并之威。亮虽挑战，或遗高祖巾帼。巾帼，妇女之饰，欲以激怒，冀获曹咎之拆掉，朝廷虑高祖不胜忿慎（一本作愤），而卫尉辛毗骨鲠之臣，帝乃使毗仗节为高祖军司马。亮果复挑战，高祖乃奋怒，将出应之，毗仗节中门而立，高祖乃止，将士闻见者益加勇锐。识者以人臣虽拥众千万而屈于王人，大略深长皆如此之类也。（孙盛《晋阳秋》。《世说·方正第五》注） P. 92

诸葛武侯杖二十以上皆亲决，宣文闻之喜曰：“吾无患矣。”（孙盛《晋阳秋》。《御览》650） P. 93

有星赤而芒角，自东北往西南流，投入亮营，三投再还，往大还小，俄而亮卒。（孙盛《晋阳秋》。《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御览》7） P. 93

〔景初二年。〕高祖伐公孙渊，过本县，赐牛酒帛郡守、典农。会暮次父老故旧，宴饮。高祖作歌曰：“天地开辟，日月重光，今遭（原注：一作“遭逢”）际会，奉辞遐方。将扫逋秽，还过故乡、肃清万里（原注：此句亦见《书抄》），总齐八荒。告成归老，待罪舞阳。”（原注：一作“武阳”。《御览》570，《乐府解题》85） P. 93

〔嘉平元年，曹爽等从驾谒高平陵，以太后令闭诸城门。〕司农桓范，字元则，出奔曹爽云：“大司农印在吾手中，所在得开仓而食。”（原注：《御览》231，劝诣许昌，谓不忧谷食，爽不从） P. 93

〔乃诛曹爽。〕初，高祖勒兵阙下，经曹爽门，爽帐下督严世引弩将射高祖，孙谦在后牵止之曰：“事未可知。”三注三止，高祖车乃过。（孙盛《晋阳秋》。《类聚》60，《御览》348）

☆景帝

正元元年。（九月，废芳离髦。）高贵乡公神明爽隽，德音宣朗。（罢朝），景王曰：“上何如主也？”钟会对曰：“文高陈思，连类太祖。”景王曰：“若如卿言，社稷之福也。”（孙盛《晋阳秋》。《三国志注》四）（编者

：此文应为《魏氏春秋》）

〔正元二年，毋邱俭、文钦起兵，击败之。钦奔吴，俭走死。〕景帝有目疾，文驾之来攻，惊而目出。惧六军恐。蒙以被，痛甚，啮被皆破。（孙盛《晋阳秋》。《御览》707）P. 95

☆文帝

〔甘露元年，以卢毓为司空，固让王祥，不许。〕王祥少有美德行。后母数譖祥，屡以非理使祥，弟览辄与祥俱。又虐使祥妇，览妻亦趋而公之。母患，方盛寒冰冻，母欲生鱼祥解衣将剖冰求之，会有处冰小解，鱼出。（孙盛《晋阳秋》。《世说·德行第一》注）P. 95

〔文帝近相国，以刘寔参相国军事。〕刘寔字子真，平原人。（孙盛《晋阳秋》。《文选·晋纪总论》注）P. 96

〔以王沈为豫州刺史。〕王沈檄唐彬为治中、别驾，忠肃公亮，匡救违阙，尽规诲以纳善，不显谏以自彰，当朝正色焉。（孙盛《晋阳秋》。《书抄》）

〔景元三年，杀嵇康。〕嵇康性不偶俗（原注：《文选·五君咏》注。案：《三国志》卷二十一注“正元二年，司马文王反自乐嘉，杀嵇康、吕安，《本传》作景元三年）P. 97

〔而尚奇任侠，与阮籍、籍兄子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相友善，号“竹林七贤”。〕于是风誉善于海内，至于今咏之。（孙盛《晋阳秋》。《世说·任诞二十三》注）P. 95

阮嫂常归家，籍相见与别。或以礼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邪？”（孙盛《晋阳秋》。《文选·五君咏》注）P. 98

文帝亲阮籍，恒与谭戏，任其所欲，不迫以职事。籍从容尝言曰：“平生曾游东平，乐其土风愿得为东平太守。”文帝大悦，即从其意。籍便骑驴径到郡，至，皆坏府舍诸壁郛，使内外相望。然籍教令清整，当留十余日，便乘驴去。（孙盛《晋阳秋》。《御览》901）P. 98

〔母卒，饮酒无异平日。〕何曾于太祖坐谓阮籍曰：“卿任性放荡，败礼伤教，若不革变，王宪岂得相容？”谓太祖“宜投之四裔，以洁王道。”太祖曰：“此贤素羸病，君当恕之。”（孙盛《晋阳秋》。《文选·与山巨源绝交书》注）P. 99

嵇康与东平吕安亲善。（孙盛《晋阳秋》。《世说·雅量第六》注）P. 99

安字仲悌，东平人，冀州刺史招之第二子，志量开旷，有拔俗风气。（原注：《世说·简傲第二十四》注）安与嵇康相友，每一相思，千里命驾。（孙盛《晋阳秋》。《水经注笺》）P. 99

安嫡兄逊淫安妻徐氏，安欲告逊遣妻，以咨于康，康喻而抑之。逊捏不自安

，阴告安挾母，表求徙边。安当徙，诉自理，辞引康。（孙盛《晋阳秋》。《世说·雅量第六》注）P. 100

（康及吕安事，临诛作诗，自责云：今愧孙登。）康尝见孙登，登对之长啸，逾时不言。康辞还曰：“先生竟无言乎？”登曰：“惜哉！”（孙盛《晋阳秋》。《三国志注》十一，《御览》392，《类聚》19略）P. 100

（咸熙元年，姜维受后主敕降钟会。后知会有异志，说之反。斩会及维。）盛以永和初从安西将军平蜀，见诸故老，及姜维既降之后，密与刘禅表疏说欲伪服事钟会，因杀之以复蜀土，会事不捷，遂至泯灭，蜀人于今伤之。盛以为声人云：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其将至。其姜维之谓乎！邓艾之入江由，士众鲜少，维进不能夺节绵竹之下，退不能总帅五将，拥卫蜀主，思后图之计，而乃反复于逆顺之间，希违情于难冀之会，以衰弱之国而屡观兵于三秦已灭之邦，冀理外之奇举，不亦暗哉！（孙盛《晋阳秋》。《三国志注》四十四）P. 101

二月，文帝进号为王，太尉王祥独长揖。王谓祥曰：“今日然后知君见顾之重也。”（孙盛《晋阳秋》。《御览》543）P. 101

（后主举家迁洛阳，封为安乐公。）他日，司马文王问刘禅曰：“颇思蜀否？”禅曰：“此间乐，不思蜀也。”郤正见禅曰：“若王后问，宜泣以对。”会王复问，禅曰：“先人坟墓远在陇蜀，乃心西悲，无日不思。”王曰：“何以似郤正语邪？”禅惊视曰：“诚如尊命。”（孙盛《晋阳秋》。《类聚》315）P. 101

☆卷二

☆武帝

泰始元年。

（时魏刻薄奢侈，欲矫以仁俭。武帝令曰：“殿前织成帷不须施也。”（孙盛《晋阳秋》。《御览》700）P. 103

时有司奏：御牛青丝鞮断，以青丝为亲鞮。诏可以青麻代之。（孙盛《晋阳秋》。《御览》814、898）P. 103

泰始二年春帝正月（原注：《史通·模拟》云：“孙盛魏晋二《阳秋》，每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因元年无正月，故标于此。）

高安乡侯夏侯佐卒，惇之孙也，嗣绝。诏曰：“惇，魏之元功勋书竹帛。昔庭坚不祀，犹或到此之，况朕受禅于魏，而可以忘其功臣哉！宜择惇近属劭封之。”（孙盛《晋阳秋》。《三国志注》九，《类聚》51）P. 103

给陈留王碓一区（孙盛《晋阳秋》。《御览》762）P. 104

拜张华黄门侍郎。华有文雅之才，晋仪礼厘革制度，敕有司给笔札，多有损益

。（孙盛《晋阳秋》。《御览》606）P. 104

华博览洽闻，无不贯综。世祖尝问汉事，及建章千门万户，华画地成土，应对如流，张安世不能过也。（孙盛《晋阳秋》。《世说·言语第二》注）P. 105

〔有司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奏可。〕孙盛论曰：孔子修《春秋》，列三纪，为后王法。今仍旧，非也。且晋为金行而服色尚赤，考之古道，其乖违甚矣。”（孙盛《晋阳秋》。《通典》55，《宋书·礼志》）P. 105

〔帝于华林园宴射赋诗。〕散骑常侍应贞，诗最美。（孙盛《晋阳秋》。《文选·晋武帝〈华林集诗〉》注）P. 106

〔贞，璩子。〕应璩作五言诗百三十篇，言时事，颇有补益，世多传之。（孙盛《晋阳秋》。《文选·百一诗》注）P. 106

〔立子衷为太子。〕世祖疑惠帝不可承继大业，遣和峤、荀勖往视之。既见，勖叹曰：“太子德更进茂，不同于国外。”峤曰：“皇太子圣质如初。此陛下家事，非臣所尽。”天下闻之，莫不称峤为忠，而欲灰灭勖也。（孙盛《晋阳秋》。《世说·方正第五》注）P. 107

七月，立常平仓，丰则○，歉则粿，以利民也。（原注：《御览》190）P. 107

〔帝给向雄酒礼，使诣吴奋。〕孙盛《不与故君相闻议》曰：“昔在晋初，河内温县领校向雄，送御牺牛，不先呈郡，辄随北送洛。值天大热，郡送亲多渴死，台法甚重。太守吴奋召雄与杖，雄不受杖，曰：‘郡亲者亦死也，呈牛者亦死也。’奋大怒，下雄狱，将大治之，会司隶辟雄都官从事，数年为黄门侍郎。奋为侍中，同省相避不相见。武帝闻之，给雄酒礼，使诣奋解，雄乃奉诏。（孙盛《晋阳秋》。《世说注》三。案，今《晋书》作向雄与刘毅事，《世说》作向雄与刘淮事，唯王隐书与此同。）（编者：此条乃孙盛议论，但未必为其《晋阳秋》文；汤球每辑入）P. 107

泰始五年春帝正月。（原注：见上）

泰始六年春帝正月。（原注：见上）

〔六年冬，谯周卒。〕诏曰：“朕甚悼之，赐朝服一具，衣一袭，钱十五万。”周息熙上言，周临终嘱熙曰：“久抱疾，未曾朝见。若国恩赐朝服衣物者，勿以加身。当还旧墓，道险行难，预作轻棺。”殡敛毕，上还所赐。诏曰：“还衣服，给棺直。（孙盛《晋阳秋》。《三国志注》四十二）P. 108

〔十二月，吴孙秀降。〕赐云母车。（孙盛《晋阳秋》。《御览》808）P. 108

〔妻秀以姨妹蒯氏。〕蒯氏，襄阳人，祖良，吏部尚书；父钧，南洋太守。

（《世说·惑溺第三十五》）

泰始七年春帝正月。（原注：见上）

〔三月，裴秀薨。〕裴秀有风操，十余岁，时人为之语曰：“后进领袖有裴秀

”。（孙盛《晋阳秋》。《文选》卷38《为萧扬州作荐士表》注引）P. 109

泰始八年春帝正月。（原注：见上）

吴拔西陵，羊祜救之不及，归自江陵。务修德信以怀吴人。吴陆抗与羊祜推侨、札之好。抗尝遗祜酒，祜饮之不疑。抗有疾，祜馈之药，抗亦推心服之，于时以为华元、子反复见于今。（孙盛《晋阳秋》。《三国志注》五十八，《类聚》81，《御览》430）P. 109

祜不附权贵，攻江陵以军阀将斩王戎。王夷甫父○，有简书，将免官，夷甫年十七，见所继从舅羊祜，申陈事壮，辞甚俊伟。祜不然之，夷甫拂衣而起。祜谓宾客曰：“此人必将以盛名处当世大位，然败俗伤化者，必此人也。”（孙盛《晋阳秋》。《世说·识鉴第七》注）P. 110

〔庾纯父老，不告供养，贾充劾免官。〕孙盛论云：若乃冢宰大臣，不以家事辞王事，折小全大。自非此族，固宜尽陟岵之恩，若匹夫之志或不可夺，纵未裁抑者，孝子之心何得忍而不言！纯未尝告，诚非也。（孙盛《晋阳秋》。《通典》68）P. 110

泰始九年春帝正月。（原注：见上）

〔郑袤薨。〕袤字材叔，泰子。泰与华歆、荀攸善。见袤曰：“郑公业（原注：泰字）为不亡矣。”初为临淄侯文学，稍迁至光禄大夫。泰始七年以袤为司空，固辞不受，终于家。子默字思玄。（孙盛《晋阳秋》。《三国志注》十六）P. 111

泰始十年春帝正月。（原注：见上）

〔四月，荀顗薨。〕荀顗字景倩，幼为妹夫陈群所异，博学洽闻，意思慎际。司马宣王见顗，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近见袁侃，亦曜卿之子也。”擢拜散骑侍郎。顗佐命晋室，位至太尉，封临淮康公，尝难钟会“易无互体”。见称于世。（原注顗弟粲，《三国志注》十）P. 112

荀粲字奉倩，常曰：“妇人有关智不足论，自宜以色为主。”骠骑将军曹洪女有美色，粲于是聘焉，容服帷帐甚丽，专房宴寝。历数年后，妇偶病亡未殓，傅嘏往唁。粲不哭，神伤曰：“佳人难再得，痛悼不已，岁余亦亡。”（孙盛《晋阳秋》。《御览》380）P. 113

粲亡时年二十九，性简贵实，不能与常人交接，所交者皆一时俊杰。至葬夕赴者裁十余人，皆同时名士也。哭之感动路人。（孙盛《晋阳秋》。《御览》554，《白帖》）P. 113

荀粲曰：“立象以尽意，非通乎象外者也，系辞以尽言，非言乎系表者也。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孙盛《晋阳秋》。《丹铅总录·史籍类》）P. 113

〔以山涛为吏部尚书。〕涛雅素恢达，度量宏远，心存事外而与时俯仰，尝与阮籍、嵇康诸人着忘言之契。至于群子屯蹇于世，涛独保浩然之度。（孙盛《晋阳秋》·《世说·贤媛第十九》注）P. 113

〔涛荐绍为秘书丞，绍应命。而王裒三征七辟皆不就。〕王裒母性畏雷，及母死，每雷震辄就墓侧，启曰：“裒在此、裒在此。”（孙盛《晋阳秋》·《类聚》1）P. 114

阮咸行己多违礼度，涛举为吏部郎，世祖不许。（孙盛《晋阳秋》·《世说·赏誉第八》注）P. 114

杜预造河桥于富平津，所谓造舟为梁也。（孙盛《晋阳秋》·《水经注》5，《初学记》6）P. 114

咸宁元年春帝正月。（原注：见上）

八月丁酉，大风折大社树，有青气出焉。此青祥也，占曰：“东莞当有帝者”。明年，元帝生。是时帝大父武王封东莞，由是徙封琅邪。孙盛以为中兴之表。晋室之乱，武帝子孙无子遗，社树折之应，又恒风之罚也。（孙盛《晋阳秋》·《晋书·五行志》，《宋·五行志一》。按此条仅因有“孙盛以为中兴之表”一句，即被全部录收。）

咸宁二年春帝正月。（原注：见上）

〔八月，以陈騫为大司马。〕騫字休渊，司马矫第二子，无騫谔风，滑稽而多智谋，仕至大司马。（孙盛《晋阳秋》·《世说·方正第五》）P. 115

咸宁三年春但正月。（原注：见上）

〔以王戎为豫州刺史。〕戎为儿童，钟会异之。（孙盛《晋阳秋》·《世说·赏誉第八》注）P. 116

戎年十五，随父浑在郎舍，阮籍见而悦之。每适浑俄顷，辄在戎室久之。乃谓浑：“浚冲清尚，非卿伦也。”戎尝诣籍共饮，而刘昶在坐不与焉，昶无恨色。既而戎问籍曰：“彼为谁也？”曰：“刘公荣也。”浚冲曰：“胜公荣，故与酒。不如公荣，不可不与酒。惟公荣者，可不与酒。”（原注：同上七）昶为人通达，仕至兖州刺史。（孙盛《晋阳秋》·《世说·赏誉第八》注）P. 116

戎为豫州刺史，遭母忧，性至孝，不拘礼制，饮酒食肉，或观棋奕，而容貌毁悴，杖而后起。时汝南和峤，以礼法自持，处大忧，量米而食，然悴憔悴毁，不逮戎也。世祖及时谈者以此贵戎也。（孙盛《晋阳秋》·《世说·德行第一》）P. 117

司隶校尉刘毅奏：“南郡太守刘肇，以布五十匹、杂物遗前豫州刺史王戎，请槛车征付廷尉治罪，除名终身。”戎以书未达，不坐。（孙盛《晋阳秋》·《世说·雅量第六》注）P. 17

咸宁四年春帝正月。

〔冬，以卫瓘为尚书令。〕初，惠帝之为太子，咸谓不能亲政事。卫瓘每欲陈启废之而未敢也。后因会醉，遂跪床前曰：“臣欲有所启。”帝曰：“公欲所言者，何邪？”瓘欲言而复止者三，因以手抚床曰：“此坐可惜。”帝意乃悟，因谬曰：“公真大醉也。”帝后悉召东宫属官大会，另左右瓘尚书处事以示太子，令处决。太子不知所对。贾妃以问外人，代太子对，多引古词义。给事张弘曰：“太子不学，陛下所知，宜以见事断，不宜引书也。”妃从之。弘具草奏，令太子书呈，帝会悦，以示瓘。于是贾充语妃曰：“卫瓘老怒，几败汝家。”由是怨瓘，后遂杀之。（孙盛《晋阳秋》。《世说·规箴第十》注） P. 118

〔程据献雉头裘，焚之。〕时御府令萧谭承徐循《仪疏》，作漆画、银○、粉碗，诏杀之。（孙盛《晋阳秋》。《御览》758，又七760） P. 119

咸宁五年春帝正月。

马隆讨凉州虏，隆募限腰因弩四十六钧（原注：当作三十六钧，则与《纲目》九石数合），弓限四钧已上。隆捶擗（原注：音标，立标也）悬弓弩，擗侧阅试。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孙盛《晋阳秋》。《御览》348） P. 119

肃慎来献楛矢、石弩。肃慎国，武帝时及元帝中兴皆来贡献，成帝时又通贡于石季龙。曰：每候牛马，向西南眠者三年矣，是知大国所在，故来。（孙盛《晋阳秋》。《事类赋》注“牛类”） P. 119

肃慎土无盐铁。（孙盛《晋阳秋》。《御览》813） P. 120

太康元年。

〔三月平吴，改元。〕王浚收其图籍，领州四，郡四十三（原注：一作四十二、一作三十三，皆误），县三百一十三，户五十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米谷二百八十万斛，舟船五千余艘，后宫五千余人。（孙盛《晋阳秋》。《三国志注》四十八、《御览》324） P. 120

陆机字士衡，吴郡人，祖逊，吴丞相。父抗，大司马。机与弟云并有隼才，司空张华见而悦之，曰：“平吴之利，在获二隼。”（孙盛《晋阳秋》。《世说·言语第二》注） P. 120

吴有葛道（一作衡，当作衙（吾改首）），字思真，明达天官，能为机巧。改作混天仪，使地居于中，以璇机动（原注：一作转）之，天转而地止，以上应晷度。（《三国志注》六十三、《御览》2、752，数值事类赋》注一、《书抄》） P. 121

〔五月，封孙皓为归命侯。〕孙盛曰：夫古之立君，所以司牧群黎，故必仰协乾坤，覆焘五物。若乃淫虐是纵，酷彼群生，则天人殛之，剿绝其祚，夺其难

免之尊，加其独夫之戮。是故汤武抗钺，不犯不顺之讥；汉高奋剑，而无失节之议。何者？诚四海之酷仇，而人福之所摈故也。况皓罪为逋寇，虐过辛、癸，梟首素旗，犹不足以谢冤魂，污宫荐社，未足以纪暴迹。而乃优以显命，宠锡仍加，岂龚行天罚、伐罪吊民之义乎？是以知僭逆之不惩，而凶酷之莫戒。

《诗》云：“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聊谮犹然，矧僭虐乎？且福旗电扫，兵临伪窟，理穷晒迫，然后请命。不赦之罪既彰，三驱之义又塞，极之权道，亦无取焉。（孙盛《晋阳秋》。《三国志注》四十八，《纲目》）P. 121

〔封平吴功臣，封羊祜夫人夏侯氏为万岁乡君。〕孙盛论曰：妇人之封，六国乱政。（孙盛《晋阳秋》。《书抄》）P. 122

〔十月胡威卒。〕胡威，字伯虎，淮南人，少有志尚，励操清白，父质出忠清显。质之为荆州也，威自京都省之。家贫，无车马僮仆，自驱驴殍行，拜见父。停厩中十余日，告归。临辞，质赐威绢一匹，为道路粮。威跪曰：“大人清高，不审于何得此绢？”质曰：“是吾俸禄之余，故以为汝粮耳。”威受而去。每至客舍，自放驴，取樵炊爨，食毕，复随族进道，往还如是。质帐下都督素不相识，先其将归，请假还家，阴资装百余里要之，因与为伴，每事相助经营之，又少进饮食，行数百里。威疑之，密诱问之，乃知其都督也，因取向所赐绢答谢而遣之。后因他信，具以白质。质杖其都督一百，除其吏名。其父子清真如此。于是名誉着闻，历位宰牧。及威为徐州，世祖赐见，与论边事，语及平生。帝叹其父清，因谓威曰：“卿清孰与父清？”对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是臣不如者远也。”官至前将军、青州刺史。太康元年卒，追赠镇东将军。威弟熊，字季象，征南将军；威子奕，字次孙，平东将军；并以洁行垂名。（孙盛《晋阳秋》。《三国志注》二七，《世说》注一、《类聚》50、85）P. 123

〔以乐广为太子舍人。〕尚书令卫瓘见广曰：“昔者何平叔诸人没，常谓清言尽矣，今复闻之于君！”（孙盛《晋阳秋》。《世说·赏誉第八》注）P. 123

乐广善以约言压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甫、光禄大夫裴叔则能清言，常曰：“与乐令言，觉其简至，吾等皆烦。”（孙盛《晋阳秋》。《世说·赏誉第八》注）P. 123

太康三年春帝正月。

〔闰月，李胤薨。〕李敏将家入还而复与子相失，敏子追求敏，出塞，越二十余年不娶。州里徐邈责之曰：“不孝莫大于无后，何可终身不娶乎！”乃娶妻，生子胤而遣妻，常如居丧之礼，不胜忧，数年而卒。胤生不试父母，及有识，蔬食哀戚亦如三年之丧。以祖、父不知存亡，设主奉之。由是知名，仕致司徒。（孙盛《晋阳秋》。《三国志注》八）P. 124

太康四年春帝正月。

〔三月，齐王攸薨。〕齐王攸，字大猷，文帝第二子。孝敬忠肃，清和平允，亲贤下士，仁惠好施。能属文，善尺牍。初荀勖、冯○为武帝亲幸，攸恶勖之佞，勖惧攸或嗣立，必诛己，且攸甚得众心，朝贤景附。会帝有疾，攸及皇太子入问疾，朝士皆属目于攸，而不在太子。至是勖从容曰：“陛下万年后，太子不得立也。”帝曰：“何故？”勖曰：“百僚内外，皆归附于齐王，太子安得立乎？陛下试诏王归国，必举朝谓之不可。若然，宜从亲始，亲莫若齐王。”帝从之，于是下诏，使攸之国。攸闻勖、○间己，忧忿不知所为。入辞，出呕血薨。帝哭之恸。冯○侍曰：“齐王名过其实，而天下归之。今字薨殒，陛下何哀之甚？”帝乃止。刘毅闻之，故终身称疾焉。（孙盛《晋阳秋》·《世说·品藻第九》注）P. 125

〔以魏舒为司徒。〕魏舒适主人妻产，俄闻车马之声，问曰：“男女？”从者入反曰：“男也。年十五以兵死。”又问：“寝者谁？”曰：“魏公。”舒默然谢之。（孙盛《晋阳秋》·《御览》361）P. 125

太康五年春帝正月。

癸卯，二龙见武库井中。帝观之有喜色，百官将贺，刘毅以为不祥，独表曰：“昔龙○夏庭，祸发周室，龙见郑门，子产不贺。”孙楚上书曰：“顷闻武库井中有二龙，群官俱谓之祲祥而称贺，或有谓之非祥，无所贺。可谓楚既失之，而齐未为得也。夫龙或俯守鳞翼，潜于重渊，或仰攀云汉，游于苍昊。而今蟠于坎井，同伴于蛙蟆岂独官库之士，或有隐伏；厮役之贤，没于行伍，故曰龙见光景，有所感帝邪？”（原注：以上亦见《占经》一百二十）帝答曰：“朕德政未修，未有以应受嘉祥。”遂不贺也。孙盛曰：“龙水物也，何与于人？子产言之当矣。但非其所处，室为妖灾。夫龙以飞翔显见为瑞，今则潜伏幽处，非休祥也。含；惠帝二年，两龙见兰陵井中，本志以为其后赵王幽死之象。武库者，帝王威御之器所宝藏也，屋宇邃密，非龙所处。是后七年，藩王相害。二十八年，果有二胡僭窥神器，二逆皆字曰龙，此之表异为有征矣。”（孙盛《晋阳秋》·《晋书·五行志》，后论亦见《玉海》183）P. 126

太康六年春帝正月。

〔刘毅卒。毅常奏中正之设，损政者八。〕初，陈群为吏部尚书，制九格登用，皆由于中正，考之簿世，然后授任。（孙盛《晋阳秋》·《御览》114、《玉海》50）

〔减百姓绢绵三分之一。〕有司奏依旧编调房子、睢阳绵绢，武帝不许。（孙盛《晋阳秋》·《御览》817，818）P. 127

太康七年春帝正月。

甲寅朔，日有食之，乙卯又食。（原注：“又食”二字疑衍）诏曰：“邦之不臧，实在朕躬。公卿大夫，极言其故。”太尉亮（原注：汝南王也）司徒舒、司空○上言曰：“三朔之始，日有食之，伏阳节过而坚冰未消。谨案曰：日，君道也、父道也、夫道也、君子道也。阳胜阴，气之常。今阳，冰不消，阴气盛。阴盛者，臣擅君权也，孝道不修也，后宫过度也，小人在位也。”（孙盛《晋阳秋》·《开元占经》九）P. 127

〔四月，朱整卒。〕朱整少有名行，官至中书监。魏禅晋，使整与中书令刘良共为诏，世祖践阼，权即用之。（孙盛《晋阳秋》·《御览》220）P. 128

〔四月新庙乃成，十一月庚寅，梁又折。〕孙盛论曰：于时后宫殿有孽火，又庙梁无故自折，先是帝多不豫，益恶之。明帝崩，而王室频乱，遂亡天下。（孙盛《晋阳秋》·《宋志》二十）P. 129

太康末，陆机入洛，闻左思作《三都赋》。与弟书曰：“此间有伧父，欲作水中三都赋。”吴以（原注：一作谓）中州（原注：一作“国”）人为“伧”。（孙盛《晋阳秋》·《世说注》四、《玉篇·人部》）P. 128

〔后机见思赋绝叹伏。〕孙盛曰：左思造张载问岷蜀事，交接亦疏。皇甫谧西州高士，挚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匹伦。刘渊林、卫伯舆并早终，皆不为思赋序注也。凡诸注解皆思自为，欲重其文，故假借名姓也。（孙盛《晋阳秋》·《丹铅总录》十）P. 129

太熙元年春帝正月。

〔魏舒卒。舒子先亡。〕魏舒子亡，诏曰：“唯有一息，足堪负荷思，所以散其忧怀，给阳燧、四望车。（原注：一作“给赐道车四望”）使出入观望，散其哀怀。”（孙盛《晋阳秋》·《御览》715，《事类赋》注十六“车类”）P. 130

永熙元年（四月即位改元）。

五月以杨骏录朝政。冯翊太守孙楚谓曰：“公以外戚居伊、霍之任，而不与宗室共参万机，祸至无日矣。”骏不从。（孙盛《晋阳秋》·《纲目》）P. 130

永平元年春帝正月。

元康元年（三月诛杨骏，改。）

〔六年，贾后杀卫瓘。〕卫瓘字伯玉，清贞有名理，少为傅嘏所知。弱冠为尚书郎，遂历位内外，为晋尚书令、司空、太保，惠帝初辅政，为楚王玮所害。（孙盛《晋阳秋》·《三国志注》二十一）P. 131

〔以裴楷为中书令，加侍中，与右仆射王戎并管机要。〕楷与王戎俱加仪同三司。（孙盛《晋阳秋》·《世说·雅量第六》注）P. 131

元康二年春帝正月。

元康三年春帝正月。

〔孙楚卒。〕孙楚字子荆，骠骑将军资之孙，南阳太守宏之子。乡人王济，豪俊公子也，为本州大中正，访问宏，求楚为乡里品状。济曰：“此人非乡评所能名，吾自状之曰：天才英特（一作“博”），亮拔不群。”楚位至讨虏将军、冯翊太守。楚者洵，颍川太守。洵子盛，字安国，给事中、秘书监。盛从父弟绰，字兴公，廷尉正。楚及盛绰并有文藻，盛又善言名理，诸所论者，并传于世。（孙盛《晋阳秋》。《三国志注》十四，《世说·言语第二》注）P. 131〔楚为著作时就白社中见董京载归。〕董威辇（原注：京字）潜遁去，不知所之，于其寝所得一石及竹子，并诗二首。（孙盛《晋阳秋》。《御览》52，《事类赋》注七“石类”）P. 132

元康七年春帝正月。

〔傅咸卒。〕司隶校尉傅咸，劲直正厉，果于从政，先后弹奏百僚，王戎多不见从。（孙盛《晋阳秋》。《文选·晋纪总论》注）P. 133

元康五年春帝正月。

〔王湛卒。〕王深弟湛，字处冲，汝南太守。湛子承，字安期，东海内史。承子述，字怀祖，尚书令、卫将军。述子坦之，字叔度，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王昶子中湛最有德誉，而承亦自为名士，述及坦之并显重于世，为时盛门云。（孙盛《晋阳秋》。《三国志注》三十七）P. 133

元康六年春帝正月。

〔吴令谢洵表为孙氏置守冢人。〕谢洵，河东人，终于吴令。（孙盛《晋阳秋》。《文选》卷38《张士然为吴令谢洵求为诸孙置守冢人表》注）P. 133

张俊，吴国人也，为太子庶子。元康中，吴令谢洵表为孙氏置守冢人，俊为文，诏从之。（孙盛《晋阳秋》。《文选》卷38《张士然为吴令谢洵求为诸孙置守冢人表》注）P. 134

〔周处及齐万年战，败死之。〕处轻果薄行，州郡所弃。处仕晋为御史中丞，多所弹纠。氏人齐万年反，乃令处拒万年。伏波将军秀欲表处母老，处曰：“忠孝之道，何当得两全！”乃进战，斩首万计，弦绝矢尽。左右劝退，处曰：“此是吾授命之日！”遂战而歿。（孙盛《晋阳秋》。《世说·自新第十五》注）P. 135

〔以王戎为司徒，无所匡救，是说成王衍尚清谈。〕衍字夷甫，能言。于意有所不安者，辄更易之，时号“口中雌黄”。（孙盛《晋阳秋》。《文选·广绝交论》注）P. 135

〔胡毋彦国与王澄、王敦、庾敳为衍所昵，号四友。〕王澄有通朗称，而轻薄无行。兄夷甫有盛名，时人许以人伦谏识。常为天下士目曰：“阿平澄第一

，子嵩庾敦第二，处仲敦第三。”庾敦以澄、敦莫己若也。及澄丧、敦败，庾敦世誉如初。（孙盛《晋阳秋》·《世说·品藻第九》注）P. 135

皆以放任为达，辅之尝酣饮，子谦之厉声呼曰面议彦国年老，不得为尔！”辅之笑呼入饮。彦国子谦之，字子光。（明何良俊《世说新语补》注）P. 135

元康八年春帝正月。

〔关中氏反，诸将败退，乃遣革命观讨之。〕振威卢播，伐万年。（孙盛《晋阳秋》·《文选·关中诗》注）P. 136

元康九年春帝正月。

〔孟观获齐万年。〕孟观为振威将军，击氏、羌于中亭，大破之。（孙盛《晋阳秋》·《文选·关中诗》注）P. 136

永康元年春帝正月。

〔废贾后、杀张华。裴○、贾谧，党与皆伏诛。〕潘岳字安仁，荥阳人，夙以才颖发名。善属文，清绮绝世，蔡邕未能过也。仕至黄门侍郎，为孙秀所害。

（孙盛《晋阳秋》·《世说注》三）

欧阳建，字坚石。渤海人，有才藻。时人为之语曰：“渤海赫赫，欧阳坚石。”

初，为冯翊太守，赵王伦为征西将军，孙秀为腹心，挠乱关中，建每匡正，由是有隙。（孙盛《晋阳秋》·《世说·仇隙第三六》注）P. 137

永宁元年。（四月改元诛伦）

正月乙丑，赵王伦篡位，乐广与满奋、崔随进玺绶。（孙盛《晋阳秋》·《世说·品藻第九》注）P. 137

〔三月齐王○起兵讨伦，四月攻孙秀于中书省，斩之。〕孙秀为赵王伦侍郎，刘弘为琅邪内侍，廉秀于伦，遂为所信。弘谓人曰：“孙秀校才，其志难满。”（《书抄》）P. 137

伦篡位，秀为中书令，事皆决于秀，为齐王所诛。（孙盛《晋阳秋》·《世说·贤媛第十九》注）P. 138

六月齐王○辅政，士以牛酒郊劳。平原王干独○百钱于怀，贺之。（孙盛《晋阳秋》·《御览》151）

平原王干，阴雨则乘犊车而入乘露车。或问其故，曰：“露者，宜内也。”（《御览》775）P. 139

〔复封常山王○为长沙王。〕荀邃字道元，少喜谈论，解音乐，后进诸贤莫逮。骠骑将军长沙王以为参军。（孙盛《晋阳秋》·《书抄》）

太安元年。（十二月杀○改元）

夏四月，彗星昼见，不行其占也。（孙盛《晋阳秋》·《占经》89）P. 139

太安二年春帝正月。

〔六月刘弘讨张昌，败绩。〕以刘弘顾望，除名为民。（孙盛《晋阳秋》·《文选·为范尚书让吏部封侯表》注）P. 139

〔弘以长史陶侃为大都护，据晋阳。七月遣侃讨张昌，大肆破之。〕侃父丹，娶新淦湛氏女生侃。湛虔恭有智算，以陶氏贫贱，纺织以资给侃，交结胜己。侃少为寻阳吏，鄱阳孝廉范逵尝过侃宿，使会雪。侃家无草，湛撤所卧荐锉给，阴截发，卖以供调。逵闻之叹息。逵去，侃追送之。逵曰：“岂欲仕乎？”侃曰：“有仕郡意。”逵曰：“当相谈致。”过庐江，向太守张夔称称之，召补吏。举孝廉，除郎中。时豫州顾荣或责羊（日卓）曰：“君奈何与小人他同舆？”（日卓）曰：“此寒俊也。”（孙盛《晋阳秋》·《世说·贤媛第十九》注）P. 140

〔○与颖举并反，十月，○大破之。颖杀陆机。〕机入晋仕著作郎，至平原内史。（孙盛《晋阳秋》·《世说注》三）（据余嘉锡，此条为《陆机别传》文字，非《晋阳秋》）P. 141

〔○讨长方，不克。十一月，颖逼京师，骠骑主簿祖逖启○，使刘沈讨○，○从之。〕祖逖字士雅。好侠。每之田舍，辄称兄命，散谷帛以赠贫者。（孙盛《晋阳秋》·《御览》473）P. 141

逖与司空刘琨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四，与琨同辟司州主簿。情好绸缪，共被而寝。中夜，闻鸡鸣俱起，曰“此非恶声也”。每语世事则中宵起坐，相谓曰：“若四海鼎沸，豪杰共起，吾与足下相避中原耳。”（孙盛《晋阳秋》·《世说·赏誉第八》注）P. 142

永兴元年。

〔正月乐广卒。〕成都王之起兵，长沙王猜广。广曰：“宁以一女而易五男？”（原注：广女为成都王妃）○犹疑之，遂以忧卒。（孙盛《晋阳秋》·《世说·言语第二》注）P. 142

〔既杀○，二月废太子覃。三月。〕河间王○表拜成都王颖为皇太弟。（孙盛《晋阳秋》·《御览》149）P. 142

七月，司空王戎、高密王简、平昌公模等以大驾北征。（孙盛《晋阳秋》·《御览》149）P. 143

十二月废皇太弟颖，立豫章王炽为皇太弟。（孙盛《晋阳秋》·《御览》149）P. 143

惠帝诏曰：“天祸晋祚，冢嗣莫继，鸾辎弗御，禁军莫卫。”（孙盛《晋阳秋》·《书抄》）P. 143

〔以刘弘领荆州以镇南土。〕刘弘字叔和，熙之弟也。宏与晋世祖同年，居同里，以旧恩屡登显位。自靖至弘，世不旷名，而有政事才。晋西朝之末，弘为

车骑大将军开府，荆州刺史、假节都督荆、交、广州诸军事，封新城郡公。其在江、汉，值王室多难，得专命一方，尽其器能。推诚群下，厉以公义。简刑狱，务农桑，每有兴废，手书郡国，丁宁款密，故莫不感悦，颠倒奔赴。咸曰：“得刘公一纸书，贤于十部从事也。”（原注：以上八句亦见《类聚》、《御览》595）使帝在长安，命弘得选用宰守，征士武陵。伍朝高尚其事，牙门将皮初有勋江汉，弘上朝为零陵太守，初为襄阳太守。诏书以襄阳显郡，处资名轻浅，以弘婿夏侯陟为襄阳。弘曰：“夫统天下者当与天下同心，治一国者当与一国推实。吾统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婿，然后为治哉！”乃表：“陟姻亲，旧制不得相监临事，初勋宜见酬。”报听之。众并服其公当。广汉太守辛冉以天子蒙尘，四方云扰，进从横计于弘，弘怒斩之，使人莫不称善。（孙盛《晋阳秋》·《三国志注》十五）P. 143

永兴二年春帝正月。

〔六月，王戎薨。〕戎多殖财贿，常若不足。或谓戎故以此自晦也。戴逵论之曰：“王戎晦默于危乱之际，获免忧祸，既明且哲，于是在矣。”或曰：“大臣用心，岂其然乎？”逵曰：“远有险易，时有昏明，如子之言，则蘧瑗、季札之徒，皆负责矣。自古而观，岂一王戎也哉？”（孙盛《晋阳秋》·《世说·俭嗇第二十九》注）P. 145

〔七月，越与范阳王虓发兵，将西迎大驾。留睿以东平，监徐州，守下邳。睿请王导为司马。〕王导接诱应会，少有悟者。虽疏交常宾，一见多输写款诚。自谓为导所遇，同之旧昵。（孙盛《晋阳秋》·《世说·政事第三》注）P. 145

〔越承制，以刘乔为冀州，使虓领豫州，乔拒之。〕刘乔有赞世志力，惠帝末为豫州刺史。乔胄胤丕显，贵盛至今。（孙盛《晋阳秋》·《三国志注》二十一）P. 146

〔四月，越奉帝东还，六月至洛，八月以越为太傅。〕庾敳为太傅从事中郎。（孙盛《晋阳秋》·《世说·赏誉第八》注）P. 146

〔越以敳名重，辟之。〕敳颓然渊放，莫有动其听者。（孙盛《晋阳秋》·《世说·赏誉第八》注）P. 146

〔十月，范阳王虓薨，长史刘舆诛颖。〕刘舆字庆孙，中山人，有豪侠才算，善交结。为范阳王虓所昵，虓薨，太傅召之，大相委仗，用为长史。（孙盛《晋阳秋》·《世说·雅量第六》注）P. 146

太傅将召刘舆，或曰：“舆犹臑也，近将污人。”太傅疑而御之。舆乃密视天下兵簿诸屯戍及仓库处所，人谷多少牛马器械，水陆地形，皆默识之。是时军国多事，每会议事，自潘滔以下皆不知所对。刘舆便屈指筹画计，所发兵杖处所，粮廩运转，事无疑滞。于是太傅遂委杖之。（孙盛《晋阳秋》·《世说

· 雅量第六》注) P. 146

(十一月，帝中毒崩。) 惠帝崩，由食饼也。(孙盛《晋阳秋》· 《御览》860) P. 147

☆怀帝

永嘉元年春帝正月。

(七月，琅邪王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 祖逖为汝南太守，值京师倾覆，率流民数百家南渡，行达泗口，安东拔为徐州刺史。(孙盛《晋阳秋》· 《世说· 赏誉第八》P. 147) (睿用王导计，始镇建业，以周○、刘超等为掾属。) 刘超字世瑜，琅邪人，汉城阳景王六世孙。封临沂慈乡侯，遂家焉。父征为琅邪国上将军。超为县小吏，稍迁记室掾、安东舍人。忠清慎密，为中组所拔。自以职在中书，绝不与人交关书疏，闭门不通宾客，家无儋石之储。(孙盛《晋阳秋》· 《世说· 政事第三》注) P. 148

永嘉二年春帝正月。

(王弥寇洛阳，王衍败之。) 夷甫善施舍，父时有假贷者，皆与焚券，未尝谋贷利之事。(孙盛《晋阳秋》· 《世说· 规箴第十》注) P. 148

(以王衍为太尉。) 太尉王夷甫言选者，以弟澄为荆州刺史，从弟敦为青州刺史。澄、敦俱诣太尉辞。太尉谓曰：“今王室将卑，生物使弟等居齐、楚之地，外可以建霸业，内足以匡帝室，所望于二弟也。(孙盛《晋阳秋》· 《世说· 简傲第二四》注) P. 149

永嘉四年春帝正月。

澄至镇，日夜纵酒，不以寇戎为怀。郭舒为荆州别驾，谏刺史王澄宜抚养文武，简练士卒，以备不虞，不可轻佻。(孙盛《晋阳秋》· 《书抄》) P. 149

(周○斩钱璜睿以○为吴兴太守。) 吴兴钱璜乱。(孙盛《晋阳秋》· 《玉篇》“玉部”) P. 149

(六月刘渊死，聪代之。) 聪一名载，字玄明，屠各人，父渊因乱起兵，死聪嗣业。(孙盛《晋阳秋》· 《世说· 假譎第二七》注) P. 149

(五月，石寇汲郡。) 司、冀、青、雍蝗，茅草皆尽。石勒与蝗竞取民禾，百姓谓之“胡蝗”。(孙盛《晋阳秋》· 《类聚》100) P. 150

永嘉五年春帝正月。

太傅东海王越之东奔也，石勒追之。焚尸于宁平，数十万敛受受害。乐纵骑围射，尸积如山，王夷甫死焉。(原注：余谓：俊者所以智胜群情，辩者所以文身祛惑。夷甫虽体荷隗令，口擅雌黄，侮辱君亲，获罪羯乐。史官方之举正，谅为褒矣。《水经注》12) P. 150

夷甫将为石勒所杀，谓人曰：“吾等若不祖尚浮虚，不至于此。”(孙盛《晋

阳秋》。《世说·轻诋第二六》注）P. 151

王夷甫论曰：“夫芝兰之不与茨棘俱植，鸾凤之不与枭鸱同栖，天理固然，易在晓晤。”（孙盛《晋阳秋》。《文选·辩命论》注）P. 151

庾敳字字嵩，颍川人，侍中峻第三子。恢廓有度量，自谓是老庄左徒。曰：“昔未读此书，意尝谓至理如此。今见之，正与人意暗同。”仕至豫州长史。（原注：时越领豫州）为石勒所害。先是敳见王室多难，知终婴其祸，乃作《意赋》以寄怀。（孙盛《晋阳秋》。《世说·文学第四》）P. 152

〔越之出也，使河南尹潘滔居守。〕滔字阳仲，荥阳人，太常尼之从子也。有文学才识，永嘉末为河南尹，遇害。（孙盛《晋阳秋》。《世说·识鉴第七》注）P. 153

六月刘曜入于京都，六宫幽辱。（孙盛《晋阳秋》。《文选·晋纪总论》注。怀帝陷于平阳。（孙盛《晋阳秋》。《御览》588）P. 153

〔七月六曜入长安。〕征西将军南阳王模出降，斩之。以模妃刘氏赐胡张平为妻。（孙盛《晋阳秋》。《文选·晋纪总论》注）P. 153

永嘉六年春帝正月。

刘渊加帝开府仪同三司、会稽郡公。引帝入宴。谓帝曰：“卿为豫章王时，朕与王武子俱造卿。武子称朕于卿，卿言闻名久矣。卿以所作乐府文示朕曰：‘刘君，闻君善词赋，试为看也。’朕与武子俱为盛德颂卿，称善者久之。又引朕射于皇堂，朕得十二筹，卿与武子得九筹。卿又赠朕柘弓、银砚，卿颇忆否？”帝曰：“臣安敢忘之，恨尔日不得早识龙颜。”聪曰：“卿家骨肉何相残之甚？”帝曰：“此殆非人事，皇天意也。大汉将兴，应干受历，故为陛下自相驱耳。且臣家若能奉武皇帝之业，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聪甚有喜色。（孙盛《晋阳秋》。《御览》588）P. 153

〔王敦杀其兄澄。〕澄为荆州，群贼并起，乃奔豫章。（原注：使敦方讨杜〇，屯豫章。）而恃其宿名，犹陵侮敦，敦使勇士路戎等搯而杀之。（孙盛《晋阳秋》。《世说·方正第二》注）P. 154

〔永嘉七年正月，帝遇弑，崩。〕荀崧常谓人曰：“怀帝天姿清劭，少有声名。若遭承平之世，足为守文之佳主。而继惠帝扰乱之后，东海专政，禄去王室，无幽、厉之衅，而有犬戎之祸，悲夫！”（孙盛《晋阳秋》。《御览》98）
☆愍帝

建兴元年（四月奉怀凶闻，即位改元）

〔睿以祖逖为豫州刺史。〕逖性统济，不拘小节。又宾从多是桀黠勇士，逖待之如子弟。永嘉中，流民以万数，扬土大饥，宾客攻剽。逖则用户全卫。谭者以此少之，故久不得调。（孙盛《晋阳秋》。《世说·任诞第二三》注）P. 155

逖既有豪才，常慷慨以中原为己任，乃说中宗雪复神州之计，拜为奋威将军（四字依《书抄》补）、豫州刺史。使自招募。逖岁率部曲百余家，北渡江，誓曰：“祖逖若不能清中原而复济此者，有如大江！”（孙盛《晋阳秋》·《世说·赏誉第八》注）P. 155

建兴二年春，帝正月。

〔石勒复奉表于王浚。〕石勒伪事王浚，浚遗勒麈尾。勒为不执，置之于壁，朝拜之，云：“见王公所赐如见公也。”（孙盛《晋阳秋》·《御览》703，《书抄》）P. 156

建兴三年春帝正月。

建兴四年春帝正月。

☆卷三

☆元帝

建武元年（建兴五年三月称晋王，改元）

〔正月庚子。〕虹长（原注：“长”当作“霓”）弥天，（孙盛《晋阳秋》·《御览》14，原作建武元年，《晋书》同下节皆作建兴五年）三日并出（此鞠亦见《御览》4）观台令史谏章曰：“天下其三分乎？巫咸曰‘三日并见于房心下，不出一年，天下治，有磔地为三州者。’”（孙盛《晋阳秋》·《开元占经》6，原作建武元年。）P. 157

〔七月大旱。〕司、冀、青、雍蝗，茅草皆尽。石勒与蝗竞取民禾，百姓谓之“胡蝗”。（孙盛《晋阳秋》·《类聚》100。安：《类聚》引作怀帝永嘉四年，《晋书》作建兴五年，故又附此以俟考）P. 157

太兴元年。（三月奉愍凶闻，即位改元）

太兴二年春帝正月。

〔修复山陵。〕衡阳欧纯者，臣有巧思。造朱木室，作一妇人居其中。人扣其户，妇人开户而出，当户再拜，还入户内，闭户。又作鼠市于中，四方丈余，开有四门，门中有一木人。纵四五鼠于中，欲出门，木人辄以椎椎之。（原注：一作辄推木掩之。）门门如此，鼠不得出。（此节亦出见《类聚》95及《白帖》）又作指南车及木奴，令舂谷作米。中宗闻其巧，诏补尚方左校。（孙盛《晋阳秋》·《御览》752）

〔周访斩杜曾。〕王敦许周访荆州，又授梁州。访怒，敦书曰之。遗以玉碗，访投碗于地。（孙盛《晋阳秋》·《御览》760）P. 158

太兴三年春帝正月。

〔乙卯诏曰：“吾虽上继世组，然于愍、怀皇帝皆北面称臣。今祠太庙，不亲执觞酌，而令有司行事，于情礼不安，可依礼更处。”群议不同。〕孙盛曰

：“《阳秋传》（指《公羊》）云：臣、子一例也。虽继君位，不以后尊降废前敬。昔鲁僖上嗣庄公，以友于长幼而升之为逆。准之古义，明诏是也。（孙盛《晋阳秋》。《宋书·礼志三》）P. 159

〔闰月以周顛为尚书仆射。〕顛字伯仁，有风流才气，少知名，兼美姿容，终日正体巍然，虽一时侪辈皆无敢蝶（虫改女）近。辟为太尉参军。汝南贲泰，渊通清操之士，尝叹曰：“汝、颍故多贤士，自顷陵迟，雅道殆衰。今复见周伯仁。伯仁将祛旧风，清我邦族矣。”举寒素，累迁尚书仆射。（孙盛《晋阳秋》。《世说·言语第二·赏誉第八》注，《书抄》）P. 159

初，顛以雅望获海内盛名，后屡以酒失。庾亮曰：“周侯末年，可谓凤德之衰也。”（孙盛《晋阳秋》。《世说·任诞第二三》注）P. 160

〔七月，后赵兵退走，祖逖进屯雍邱。〕逖攻城略地，招怀义士，屡摧石虎，虎不敢复窥河南。石勒为逖母墓置守吏。刘琨与亲旧言曰：“吾枕戈腮腺旦，志梟逆虏，常恐祖生先吾着鞭耳。”（孙盛《晋阳秋》。《世说·赏誉第八》注）P. 160

〔十二月，以谯王丞为湘州刺史。〕司马丞字元敬，谯王逊子也。为中宗相州刺史，路过武昌，王敦与燕会，酒酣谓丞曰：“大王笃实佳士，非将御之才。”对曰：“焉知铅刀不能一割乎？”（孙盛《晋阳秋》。《世说·仇隙第三六》注）P. 160

太兴四年春帝正月。

祖逖闻王、刘构隙，知大功不遂，发病。九月，会其不必，卒。先有妖星见豫州分。逖曰：“此必为我也，天未欲灭寇故耳。”赠车骑将军。（孙盛《晋阳秋》。《世说·赏誉第八》注）P. 161

永昌元年春帝正月。

〔王敦起兵。初，敦与朝廷乖离，录有时望者。〕谢鲲字幼舆，陈郡人。父衡晋硕儒。鲲性通简，好《老》、《易》，善音乐，以琴书为业。避乱江东，为豫章太守，王敦引为长史。（孙盛《晋阳秋》。《世说·文学第四》注）P. 161
敦将谋逆，召（谯王）丞为军司马。丞叹曰：“吾其死矣，地荒民解，势孤援绝。赴君难，忠也；死王事，义也。死忠与义，又何求焉！”乃驰檄诸郡，丞赴义。（孙盛《晋阳秋》。《世说·仇隙第三六》注）P. 162

〔沈充应敦，使周顛、周筵等讨之。〕王敦既下，六军败绩。顛长史郝嘏及左右文武劝顛避难，顛曰：“吾备位大臣，朝廷倾挠，岂可草间求活，投身胡虏邪？”乃使朝士诣敦。敦曰：“近日战有余力不？”对曰：“恨力不足，岂有余力邪？”（孙盛《晋阳秋》。《世说·方正第五》注）P. 162

顛为王敦所害。（孙盛《晋阳秋》。《世说·方正第五》注）P. 163

周顛既遇害，王彬哭之甚哀。敦怒曰：“周伯仁凡人，遇汝，何为如此？”彬曰：“伯仁长者，君之亲友，在朝虽无谗谀，亦无所阿党。且加之极刑，何痛如之。”左右见敦甚怒，窃劝跪谢，彬曰：“脚痛不能跪拜。”敦复曰：“脚痛孰与颈痛？”咸为失色。（孙盛《晋阳秋》。《御览》372

敦将还武昌，谢鲲劝敦朝天子，不从。鲲随王敦下，入朝见太子于东宫，语及夕。太子从容问鲲曰：“论者以君方庾亮，自谓孰愈？”对曰：“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臣不如亮；纵意丘壑，自谓过之。”《世说·品藻第九》注）P. 163
〔沈充陷吴国，张茂遇害。〕孔敬康、丁世康、张伟康俱著名，时谓会稽三康。伟康名茂，常梦得大象。以问万雅，雅曰：“君当为大郡，而不善也。象，大兽也，取其音狩，故为大郡。然象以齿丧身。”后为吴郡，果为沈充所杀。（孙盛《晋阳秋》。《世说·品藻第九》注）P. 164

〔敦陷湘州，譙王丞死之。〕敦遣从母弟魏○攻丞。王○使贼迎之，薨于车。敦既灭，追赠骠骑，谥曰愍王。（孙盛《晋阳秋》。《世说·仇隙第三六》注）P. 165

中宗性简俭冲素，有司尝奏，旧太极殿广室施绛帐。元帝曰：“《汉文集》上书‘皂囊为帷’。”遂令：冬可青布，夏可青练帷帐。（孙盛《晋阳秋》。《书抄》）P. 165

昔秦始皇时，望气者云：五百年后，东南金陵之地有天子气。于是始皇东游以厌之，改金陵曰秣陵，堑北山以绝其势。今建康即秣陵，西北界所堑，即建康南淮也。（原注：一作始皇于方山掘流西入江，亦曰淮，今在润州江宁县，土俗亦号曰秦淮。以上依《类聚》10、《御览》61、及《初学记》6补）吴人以为：孙权，帝之表也。盛案：始皇游岁至权僭号四百三十七年，考之年数既不合，校之基守又非伦，岂应帝王之符而见兆于上代乎？有晋金行，奄君四海，金陵之祥，其在斯斯乎！且秦政东游，至是五百二十六年，所谓五百年之后，当有王者也，真人之应在于此矣。（原注：二句依《本纪》补）咸宁初，风吹大社树折，社中有青气。占者以为东莞有帝者之祥。由是徙封东莞王于琅邪，即武王也。及吴之亡，王○实先至建邺。而皓之降款，远归玺于琅邪。天意人事，又符中兴之兆。（原注：上十二句依《本纪》补）又孙皓将亡，吴郡临芜湖，一应草木自除。于湖边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长四尺，广二寸余，上有“白帝”字。使人莫察其祥，意者岂中宗兴五湖之征（原注：《水经注》40引作“元皇中兴之符征，五湖之石瑞”）欤？太康三年，建业有寇，余姚人任振以《周易》筮之曰：“寇已灭矣，后三十八年扬州当有天子。”又太安中童谣曰：“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永嘉大乱，王室沦覆，唯琅邪、西阳、汝南、南顿、彭城五王获济，至是中宗登祚。（原注：此节亦见《类聚》

13) 先是岁镇荧惑，太白四星聚牛女之间。（原注：此亦见《类聚》10）识者以为吴越之地当兴王者。（原注：二句依《本纪》补）五铢又见于晋陵，冥数玄感，若合符契焉。（原注：此亦见《类聚》十三）又初，元石图有“牛继马后”，故宣帝深忌牛氏，遂为二榼共一口以贮酒，帝先饮佳者，以毒者鸩其将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钦，而生元帝，亦有符云。（孙盛《晋阳秋》·《御览》98）P. 166

☆明帝

明帝文武鉴断（原注：此句亦见《书抄》）初在东宫，经理贤士，昵近明德，、自王导、庾亮、温峤、桓彝、阮放皆见亲待，分好绸缪。雅好辞章谈论，辩明理义，与二三君子并着诗论，粲然可观。于时东宫号为多士。（孙盛《晋阳秋》·《御览》98）P. 167

太宁元年。

〔转温峤为中书令。〕温峤上疏曰：“臣才短学浅，文义不通，中书之职，酬对无方。斟酌重轻，岂惟文疏而已，自非望士良才，何可妄居斯任！”累辞而止。（孙盛《晋阳秋》·《御览》220）P. 168

〔六月，敦内向。〕王敦将至，温峤烧朱雀桥以阻其兵。（孙盛《晋阳秋》·《世说·捷悟第十一》注）P. 168

〔遣段秀等波水掩其不备，大破之。敦愤惋而死。〕敦少称高率，通朗有鉴裁。（孙盛《晋阳秋》·《世说·豪爽第十三》注）P. 169

〔刘遐又破沈充，应奔荆州，王舒沉之于江。〕王应字安期，含子也。敦无子，养为嗣。以为武卫将军，用为副贰，伏诛。（孙盛《晋阳秋》·《世说·识鉴第七》注）P. 169

〔周光斩钱凤，自赎。〕凤字世仪，吴嘉兴尉子也。奸慝好利，为敦铠曹参军，知敦有不臣心，因进说，后敦败见诛。（孙盛《晋阳秋》·《世说·假譎第二七》注）P. 169

〔吴儒杀沈充，党平。〕沈充字士居，吴兴人，少好兵，谄事王敦。敦克京邑，以充为车骑将军，领吴国内史。敦死充将吴儒斩首于京都。（孙盛《晋阳秋》·《世说·规箴第十》注）P. 169

刘超以讨以敦有功，封令阳伯，为义兴太守而受拜。及还朝，莫有知者，其慎默如此。（孙盛《晋阳秋》·《世说》注二）P. 170

太宁三年春帝正月。

王敦既平，思求民瘼，诏尚书令、仆射、尚书曰：“吾饥于餐直言，渴于求亮，正想诸君达吾此怀矣。予违汝弼，尧舜之相君臣。吾虽暗度（原注：《晋书·纪》作“吾虽虚暗，庶”）不距逆耳之谈。稷、奇之任，诸君居之矣，望共

勳之。”（《御览》98）

〔五月，以陶侃都督荆、湘等州军事，复镇荆州。〕侃练核庶事，勤务稼穡，虽戎陈武士皆劝厉之。有奉馈者皆问其所由来，若力役所致，欢喜慰赐；若他所得则呵辱还之。是以军民勤于农稼，家给人足。性纤密好问，颇类赵广汉。尝课营种柳，都尉夏施盗拔武昌郡西门所种。侃后自出，驻车施门，问：“此是武昌西门柳，何以盗之？”施惶怖首伏，三军称其明察。侃勤而整，自强不息。又好督劝于人，常云：“民生在勤，大禹圣人，犹惜寸阴。至于凡俗，当惜分阴。岂可游逸，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又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而不敢行。君子方正其衣冠，摄以威仪，何以乱头养望，自谓宏达邪？”（孙盛《晋阳秋》·《世说·政事第三》注）P. 171

〔闰七月，以左仆射荀崧为光禄大夫，录尚书事。〕荀崧少有志操，雅好文学，孝义和爱。在朝恪勤，位至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孙盛《晋阳秋》·《三国志注》10）P. 172

〔以尚书邓攸为左仆射。〕攸字保道，平阳襄陵人。七岁丧父母及祖父母。持重九年，性清慎平简。（孙盛《晋阳秋》·《世说·德行第一》注）P. 172

☆成帝

咸和元年。

〔四月邓攸卒。〕邓攸既弃子，遂无继嗣，为有识者伤惜。（孙盛《晋阳秋》·《世说·赏誉第八》注）P. 173

〔阮孚求为广州。〕阮孚字遥集，陈留人，咸第二子也。少有智调而无隽异，累迁侍中、吏部尚书、广州刺史。（孙盛《晋阳秋》·《世说·雅量第六》注）P. 173

咸和二年春帝正月。

是时成帝在襁褓，太后临朝。中书令庾亮以元舅辅政，欲以风轨格政，绳御四海。而苏峻拥兵近甸，为逋逃藪。亮图召峻，王导、卞○皆不欲。亮曰：“苏峻豺狼，终为祸乱。晁错所谓‘削亦反，不削亦反’。”遂下优诏，以大司农征之。峻怒曰：“庾亮欲诱杀我也。”（孙盛《晋阳秋》·《世说·假谲第二七》注）P. 173

十一月，苏峻作逆。（孙盛《晋阳秋》·《世说》注四）P. 174

十二月，诏庾亮都征讨。（孙盛《晋阳秋》·《世说》注四）P. 174

咸和三年春帝正月。

峻率众二万，济自横江，至于蒋山，王师败绩。（孙盛《晋阳秋》·《世说·方正第三》注）P. 174

亮又与战于建阳门外，王师败绩。亮于陈携二弟奔温峤。（孙盛《晋阳秋》

· 《世说·雅量第六》注) P. 174

遂克京邑。(孙盛《晋阳秋》·《世说·假谲第二七》注) P. 174

平南温峤闻乱，号泣登舟。遣参军王愆期，推征西陶侃为盟主，俱赴京师。时亮败绩奔峤，人皆尤而少之。峤愈相崇重，分兵以酩给之。(孙盛《晋阳秋》·《世说·假谲第二七》注) P. 175

五月，苏峻自姑孰至于石头，逼迁天子。峻以仓屋为宫，使人守卫。(孙盛《晋阳秋》·《世说·容止》注) P. 175

(九年，攻峻于石头，斩之。任让立峻弟逸，闭城自守。)任让，安乐人。诸任之后，随苏峻作乱。(孙盛《晋阳秋》·《世说·政事第三》注) P. 176

(匡术以苑降，百官赴之，刘超等谋奉帝出，逸使任让杀之。)时刘超迁右卫大将军。(孙盛《晋阳秋》·《世说·政事第三》注) P. 176

(二月讨逸，斩之。杀任仍而原匡术、贾宁。)匡术为阜陵令，逃亡无行。庾亮征苏峻，术劝峻诛亮，遂与峻同反。(峻逼居民聚之后苑使守之)后以苑城降。(孙盛《晋阳秋》·《世说·方正第五》注) P. 177

贾宁字建宁，长乐人贾氏孽子也。初自结于王应、诸葛瑶。应败，浮游吴会，出投苏峻。峻甚昵之，以为谋主。峻败，先降，仕至新安太守。(孙盛《晋阳秋》·《世说·赏誉第八》注) P. 177

苏峻既诛，大事克平之后，都邑残荒。温峤议徙都豫章，以即丰全。朝士及三吴浩劫，谓可迁都会稽。王导独谓：“不宜迁。建业，往之秣陵，古者既有帝王所治之表，又孙仲谋、刘玄德俱谓是王者之宅。今虽凋残，宜修劳来旋定之道，镇静群情。且百堵皆作，何患不克复乎！”终至康宁，导之策也。P. 177
咸和五年春帝正月。

咸和六年春帝正月。

丁巳，会州郡秀孝于乐宪堂，有麋见于前。孙盛以为吉祥，曰：“夫秀孝，天下之彦士。乐贤堂所以乐养贤也。自丧乱以后，风教陵夷，秀无策试之才，孝乏四行之实。麋兴于前，或斯故乎？”(孙盛《晋阳秋》·《晋书·五行志》、《宋志》二一) P. 178

咸和七年春帝正月。

咸和八年春帝正月。

(四月征寻阳翟汤。)翟汤，字道渊，南阳人。汉方进之后也。笃行任素，义让廉洁，馈赠一无所受。值乱多寇，闻汤名德，皆不敢犯。(孙盛《晋阳秋》·《世说·栖逸第十八》注) P. 179

咸和九年春帝正月。

(以庾亮都督江、荆等州军事。亮辟殷浩为参军。)浩善以通和接物也。(孙

盛《晋阳秋》。《世说·赏誉第八》注）P. 179

咸康元年春帝正月。

咸康二年春帝正月。

〔以虞潭为卫将军。〕虞潭（翻子）清贞有检操，外如退弱，内坚正有胆干。仕晋历位内外，终于卫将军。追赠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孙盛《晋阳秋》。《三国志注》五七）P. 179

〔二月立皇后杜氏。〕杜○字弘治，京兆人，祖预、父锡，有誉前朝。○少有令名，仕丹阳丞。早卒。成帝纳○女为后。（孙盛《晋阳秋》。《世说·赏誉第八》注）P. 180

咸康三年春帝正月。

地生毛，近白祥也。孙盛以为民劳之异也。是后石季龙灭，而中原向化，将相皆甘心焉。于是方镇屡革，边戍仍迁。皆拥带部曲，动有万数，其间政法、征赋役，无宁岁。天下劳扰，民以疲怨。（原注：《晋书·五行志》原作咸康初，而下又云咸康三年六月，“地生毛”无说。疑是一事，故附于此。《宋志》二一）P. 180

咸康四年春帝正月。

亮欲起兵废导，孙盛谏曰：“王公常有世外之怀，岂为凡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间内外耳。”亮乃止。（孙盛《晋阳秋》。《纲目》注。疑有误）P. 181

〔以导为丞相。〕时庐陵太守羊聃，疑郡人简良等为贼，杀一百就是人，徒谪百有余人。有司奏聃罪死，以景献皇后有属，八议。帝曰：“此古所无，何八议之有乎！未忍肆之市朝，其赐命狱所。”琅邪王太妃山氏，聃之甥也，诣阙请命。丞相以太妃为言，于是减死罪，既出有疾，见简良为祟，旬日而卒。

（孙盛《晋阳秋》。《御览》262）P. 181

咸康五年春帝正月。

〔七月，王导卒。〕常与亮共荐何充于帝，以充为护军。何充，字次道，庐江人，导妻姊之子，明穆皇后之妹夫也。思韵掩济（一作通）。有文义才情。导深器之，由是少有美誉。（孙盛《晋阳秋》。《世说·政事第三·赏誉第八》注）P. 181

咸康六年春帝正月。

〔庾亮卒。〕庾亮字元规，颍川鄢陵人，明穆皇后长兄也。渊雅有德量，时人方之夏侯太初、陈长文之伦。侍从父琛，避地会稽，断拱嶷然，郡人严惮之。觐接之者，数人而已。累迁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孙盛《晋阳秋》。《世说·德行第一》注）P. 183

〔十二月陆玩卒。〕陆玩（原注：逊从孙）器量淹雅，位至司空，追赠太尉。

（孙盛《晋阳秋》．《三国志注》五七）P. 183

咸康八年春帝正月。

谷城县民留○，夜见门外有光，取得玉鼎一，围四寸。庐江太守以献。（孙盛《晋阳秋》．《类聚》99、《御览》756、《路史后纪》13）P. 183

☆康帝

〔咸康八年十二月，立皇后褚氏。征后父裒为侍中，裒不愿居中任事，乃除江州。〕裒简穆有器。（孙盛《晋阳秋》．《世说．赏誉第八》注）P. 184

建元元年春帝正月。

〔庾翼移镇襄阳，以庾冰都督荆、江等州。征何充录尚书。〕初，显宗临崩，庾冰议立长君，何充谓宜奉皇子。争之不得，充不自安，求处外任。及冰出镇武昌，充自京驰还，言于帝曰：“冰不宜出，昔年陛下龙飞，使晋德再隆者，冰之勋也。臣无与焉。”（孙盛《晋阳秋》．《世说．方正第五》注）P. 184

建元二年春帝正月。

九月帝崩。

〔十月，庾冰卒。〕庾冰字季坚，太尉亮之弟也。少有检操，兄弟常器之，曰：“吾家晏平仲。”累迁车骑将军、江州刺史。（孙盛《晋阳秋》．《世说．方正第五》注）P. 185

〔翼还镇。〕翼率众入沔，将谋伐狄。既至襄阳，狄尚强，未可决战。会康帝崩，兄冰薨，留长子方之守襄阳，自驰还夏口。（孙盛《晋阳秋》．《世说．方正第五》注）P. 185

时东海哀王薨，逾年嗣王乃来，不复追服，诏国妃终三年之礼。孙盛认为废三年之礼，开偷薄之源，汉魏失之大者也。今若以丈夫宜夺以王事，妇人可终本服，是为吉凶之仪，杂陈于宫寝；彩素之制，乖异于内外。无乃情理俱违，哀乐失所乎！《礼志》：“蕃国寡务，宜各守盛典。”可无疑矣。（孙盛《晋阳秋》．《宋书．礼志》）P. 186

☆穆帝

永和元年春帝正月。

皇太后设纱帷于殿，拥帝朝群臣。（孙盛《晋阳秋》．《书抄》）P. 186

〔四月，以会稽王昱录尚书，昱以刘惔等为谈客。〕惔尚庐陵公主，名南弟。（孙盛《晋阳秋》．《世说．排调第二五》注）P. 187

〔七月庾翼卒。八月以桓温都督荆、梁等州，领荆州刺史。〕刁着齿为桓温荆州主簿，亲遇深密。（孙盛《晋阳秋》．《书抄》）P. 187

〔温以车胤为从事。〕车胤字武子。家贫，读书不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以夜继日。（孙盛《晋阳秋》．《御览》21，《事类赋》注四）P. 187

罗友字它仁，襄阳人。少好学，不持节俭。性嗜酒，当其所遇，不择士庶。又好伺人祠，往乞余食，虽复营署垆肆，不以为羞。桓温常责之云：“君太不逮！须食，何不就身求乃至于此！”友傲然不屑答曰：“就公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复无。”温大笑之。始仕荆州，后在温府，以家贫乞禄。温虽以才学遇之，而谓其诞肆，非治民才，许而不用。后同府人有得郡者，温为席起别，友至尤晚。问之，友答曰：“民性引道嗜味，昨奉教旨，乃是首旦出门，于中路逢一鬼，大见揶揄，云：‘我只见汝送人作郡，何以不见人送汝作郡？’民始怖终惭，回还以解，不觉成淹缓之罪。”温虽笑其滑稽，心颇愧焉。后以为襄阳太守，累迁广、益二州刺史。在藩举其弘纲，不存小察，甚为吏民所安悦。薨于益州。（孙盛《晋阳秋》·《世说·任诞第三三》注）P. 187

〔己卯何充卒。〕何充与王濛好尚不同，由此见讥于当世。（孙盛《晋阳秋》·《世说·政事第三》注）P. 188

用所昵庸杂，以是损名。（孙盛《晋阳秋》·《世说·政事第三》注）何充性好佛道，崇修佛司，供给沙门以百数。久在扬州征役吏民，功赏万机，。是以为遐迩所讥。用弟准，以精勤，唯读佛经，营治寺庙而已矣。（孙盛《晋阳秋》·《世说·排调第二五》注）P. 189

充累迁会稽内史、侍中、骠骑将军、扬州刺史，赠司徒。（孙盛《晋阳秋》·《世说·政事第三》注）P. 189

〔二月癸丑，以会稽王昱辅政。〕充之卒，议者谓太后父袁宜秉朝政。袁自丹徒入朝。吏部尚书刘遐劝袁曰：“会稽王令德，国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袁长史王胡之亦劝归藩，于是固辞归京。（孙盛《晋阳秋》·《世说·言语第二》注）P. 189

王胡之善于投壶，言手熟可闭目。（孙盛《晋阳秋》·《御览》753、《白帖》）P. 190

〔十一月，〕温率所领七千余人伐蜀。拜表辄行。（孙盛《晋阳秋》·《世说·言语第二》治）P. 190

永和三年春帝正月。

〔三月，桓温平蜀，反役荐譙秀。〕譙秀字元彦，巴西人，譙周孙。（熙子）性情景，不交于俗。（原注：一作世）知将大乱，豫绝入事，从兄弟及诸亲里不与相见。州郡辟命，及李雄盗蜀，安车征秀。又雄叔父骧、骧子寿辟命，皆不应。常冠鹿皮，躬耕山藪。永和三年，安西将军桓温平蜀，反役，上表荐秀（原注：以上亦见《文选》注三十八，依补。），曰：“臣闻大朴既亏，则高尚之标显；道丧时昏，则忠贞之义彰。故有洗耳投渊以振玄邈之风，亦有秉心矫迹以惇在三之节。是以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轨，所以笃俗训民，静

一流竞。伏无所大晋应符御世，运无常通，时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圯裂。《兔置》绝响于中林，《白驹》无闻于空谷，斯有识之所悼心，大雅之所叹息者也。陛下圣德嗣兴，方怀天绪。臣昔承役，有事西土。鲸鲵既悬，思宣大化；讫诸故老，搜扬潜逸，庶追武罗于羿、促’墟，想王蠋于亡齐之境。窃闻巴西谯秀，植操贞固，抱德肥遁，扬清渭波。于时皇极遘道消之后，群黎蹈颠沛之艰，中华有顾瞻之哀，幽谷无迁乔之望。凶命屡招，奸威仍逼，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节玉立，誓不降辱，杜门绝迹，不面伪庭，进免龚胜亡身之祸，退无薛方诡对之讥。虽园绮之栖商洛，管宁之！辽海，方之于秀，殆无以过。于今西土以为美谈。夫旌德礼贤，化道之所先，崇表殊节，圣哲之上务，方今六合未康，豺狼当路，遗黎偷薄，义声弗闻。益宜振起道义之徒，以敦流遁之弊。若秀蒙蒲帛之征，足以镇静颓风，轨训器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孙盛《晋阳秋》·《三国志注》四二）P. 190

〔十二月，萧敬王叛取巴西。〕萧敬文叛乱，谯秀避难宕渠川中，乡人宗族凭依者以百数。秀年八十，众人以其笃老，欲代之负担。秀拒曰：“各有老弱，当先营救。吾气力自足堪此，不以垂朽之年累诸君也。”后十余年，卒于家。（孙盛《晋阳秋》·《三国志注》192）

永和四年春帝正月。

〔温既灭蜀，为辅振朝廷，加温征西大将军。〕桓温入蜀，闻有善星者，后有 大志，遂致之，夜独执其手，于星下问国祚之修短。星人曰：“世祚方永，太微、紫微、文昌三宫气候如此，决无忧虑，五十年外不论耳。”温不悦，明晚送绢一匹、钱五千文以与之。（原注：以上亦见《御览》817）星人乃驰诣主簿 刁凿齿曰：“家在益州，今受旨自裁，无由致其骸骨，缘君仁厚，乞命为 缥揭棺木耳。”凿齿问其故，星人曰：“赐绢一匹，令仆自栽培；惠钱无千，以买棺。故知之耳。”凿齿曰：“君几误死，君尚闻乎？知星宿有衣不覆之义乎？此以绢戏君，以钱供道中资粮，是听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诣温别。温问去意，以凿齿言答。温笑曰：“凿齿忧君误死，君定是误活。徒三十年看儒书，如一诣不聚习主簿也。”（孙盛《晋阳秋》·《类聚》85、《书抄》、《占经》66。按《占经》66作《续晋阳秋》。聚汪绍楹校本《类聚》85，末句应作“不如一诣习主簿也。”衍“聚”字）

永和五年春帝正月。

〔赵王浹来降，陈逵进据寿春。〕逵为西中郎将，领淮南太守，成（原注：疑作治）历阳。（孙盛《晋阳秋》·《世说·豪爽第十三》注）P. 194

〔十二月，徐兖都督褚裒卒。〕褚裒字季野，河南阳翟人。祖 璠，安东将军；父 治，武昌太守。裒少有简贵之风，冲默之称，累迁江、兖二州刺史，赠侍

中、太傅。（孙盛《晋阳秋》·《世说》注）P. 195

〔以荀羨监徐兖军事。〕荀羨字令则，颍川人，光禄大夫崧之子也。清和有识裁，尚公主，以主婿为驸马都尉，少历显位。是时殷浩参谋百揆，引羨为援。频莅义兴、吴郡，年二十八超授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假节都督徐、兖、青三州诸军事。以藩屏焉。（原注：以上亦见《世说》注三，依补）在任十年，遇疾解职卒于家，追赠骠骑将军。羨孙伯子，今御史中丞也。（孙盛《晋阳秋》·《三国志注》十）P. 195

永和六年春帝正月。

永和七年春帝正月。

王洽除中书令，时年二十九。将辞之，从兄朗（原注：一作胡）之遗书曰：“弟今二十九便居清显要任，敢不敬以先旨，为弟启义让之路焉！若弟年至四五十之间，虽复朝令，超登公辅，亦非吾所豫，况降此以还者邪。”洽遂不拜。（孙盛《晋阳秋》·《御览》220）P. 195

永和八年春帝正月。

〔冉闵子智以邺降。〕冉闵大将军蒋干以传国玺付河南太守戴施，施献之，百僚皆贺。玺光照洞彻，上蟠螭文隐起，书（原注：一作文）曰：“昊天（或作“受天”。）之命，皇帝寿昌。”盖秦旧玺也。石虎刻其旁曰：“天命石氏。”（孙盛《晋阳秋》·《后汉书·舆服志下》注，《书抄》）

永和九年春帝正月。

永和十年春帝正月。

〔免扬州刺史殷浩为庶人。〕初，浩以中军将军镇寿阳，羌姚襄上书归降。后有罪，浩阴图诛之。会关中有变，苻健死。浩伪率军而行，云：“修复山陵。”襄前驱恐，遂反。军至山桑，闻襄将至，弃輜重驰保谯。襄至，据山桑，烧其舟实。至寿阳，略流民而还。浩士卒多叛，征西温乃上表黜浩，抚军大将军奏免浩，除名为民。浩驰还谢罪，既而迁于东阳信安县。（孙盛《晋阳秋》·《世说·黜免二八》注）P. 196

〔以王述为扬州刺史。〕述少时贫约，箪瓢陋巷，不求闻达，由是为有识所重。（孙盛《晋阳秋》·《世说·赏誉第八》注）P. 198

永和十一年春帝正月。

〔以谢尚为镇西将军，镇寿阳。〕尚性通任（原注：一作任），善音乐。（孙盛《晋阳秋》·《世说·任诞第二三·容止第十四》注）P. 198

尚率易挺达，超怗令上也。（孙盛《晋阳秋》·《世说·赏誉第八》注）P. 198

永和十二年春帝正月。

升平元年春帝正月。

〔谢尚卒。〕谢尚字任祖，陈郡人，鲲之子也。韶齿桑兄，哀恸过人。及遇父桑，温峤唁之，尚号叫极哀，既而收涕告诉，有异常童。峤奇之，由是知名。仕至镇西将军，豫州刺史。（孙盛《晋阳秋》。《世说·言语第二》注）P. 198
升平二年春帝正月。

升平三年春帝正月。

升平四年春帝正月。

〔燕慕容○立，署王欢为博士。〕王欢耽学贫窶，或人惠蒸饼一颗以充一日，妻子常有菜色。（孙盛《晋阳秋》。《御览》860）P. 199

二月，凤皇将九子见郟乡，之丰城。冬，凤皇复见丰城，众鸟从之。（孙盛《晋阳秋》。《御览》915）

升平五年春帝正月。

☆哀帝

隆和元年春帝正月。

兴宁元年。

〔五月，加桓温大司马，都督中外。〕王珣为桓温主簿，郗超为记室参军，温并亲待之。故府中为之语曰：“髯参军、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髯、珣短故也。（孙盛《晋阳秋》。《书抄》）p. 200

☆海西公

海西公讳奕，字延龄，成帝子也。兴宁中即位。（孙盛《晋阳秋》。《世说·排调第二五》注）P. 200

太和元年春帝正月。

太和二年春帝正月。

〔以郗○为都督徐、兖等州军事，平北将军、徐州刺史。〕后大司马将讨慕容○，表求申劝平北将军○及袁真等严办。○以羸疾求退，诏大司马领○所任。（孙盛《晋阳秋》。《世说·捷悟第十一》注）P. 200

太和三年春帝正月。

〔八月王述卒。〕述体道清粹，简贵静正，怡然自足，不交非类。虽群英纷纷，俊○交驰，述独蔑然，曾不慕羨，由是名誉久蕴。（孙盛《晋阳秋》。《世说·赏誉第八》注）P. 201

太和四年春帝正月。

〔四月，大司马桓温率众伐燕慕容○，袁宏作《北征赋》。〕宏尝与王珣、伏滔同侍温佐，温令滔读其赋，至“致伤于天下”，于此改韵，云：“此韵所咏，慨深千载，今于‘天下’之后便移韵，于写送之致，如为未尽：“滔乃云酩得益‘写’一句，或当小胜。”桓公语宏：“卿试思益之。”宏应声而益云

：“感不绝于余心，溯流风而独写。”王、伏称善。（孙盛《晋阳秋》。《世说·文学第四》注。案：《续晋阳秋》云：宏从温征鲜卑，作《北征赋》）太和五年春帝正月。

太和六年春帝正月。

闰十月荧惑守太微端门。十一月，大司马桓温废帝为海西公。（孙盛《晋阳秋》。《世说·言语第二》注）P. 202

帝少同阉人之疾，使宫人与左右淫通生子。大司马温自广陵还姑孰，过京都。以皇太后令，废帝为东海王，后降封为海西公。（孙盛《晋阳秋》。《世说·排调第二十五》注）P. 201

☆简文帝

咸安元年太和六年十一月，即位改元。

〔十二月，温奏降东海王为海西公。〕桓温始以雄盛入辅，系以废立。帝虽登祚，内不自安。初荧惑入太微，寻废海西公。至是荧惑犹在太微，帝恶之。谓郗超曰：“命之修短，大（原注：当作“本”）所不计，故无复往日事邪！”超云：“大司马温方内固社稷，外布经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超假还东，帝谓之曰：“致意尊公，国家（一作“家国”）之事，遂至于此也（原注：以上五句亦见《文选·为齐明帝让宣城郡公表》注）由吾不能以道匡树，思患豫防，愧叹之深，言何能喻！”又诵庾阐诗云：“士痛朝危，臣哀主辱，泣下沾衣，涟如相续。”（《类聚》十三）P. 202

咸安二年春帝正月。

韩康伯年四十九，拜领军。疾病，占候者云不宜此官，固请徙之。（孙盛《晋阳秋》。《御览》339）P. 202

☆孝武帝

宁康元年春帝正月。

〔二月桓温薨。〕桓温字元子，谯国人。为琅邪王文选，后进大司马。薨。（《文选》注。不知录自候篇。）

七月，乙未，火犯轩辕大星。（孙盛《晋阳秋》。《占经》36云：应二年大赦。）P. 204

九月癸巳，火入太微，掩西蕃上将。（孙盛《晋阳秋》。《占经》36云，应二年刁彝薨。）

宁二年春帝正月。

癸未赦天下。（孙盛《晋阳秋》。《占经》36云：元年火犯轩辕之应。）P. 204
己酉（原注：《晋书》亦作己酉，当作乙酉。盖正月无己酉）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刁彝薨。（孙盛《晋阳秋》。《占经》36云：元年火入太微之应

) P. 204

二月丙申，太白犯岁星。（原注：《占经》21云：应太元元年遣军救凉州P. 205 宁康三年春帝正月。

〔谢安领扬州。〕袁宏为东郡太守，讼安执宏手授扇。宏曰：“谨当奉扬仁风，慰彼黎庶。”（孙盛《晋阳秋》。《御览》9、《事类赋》注2）P. 205

九月九日上讲《孝经》，谢安仕坐，陆纳、卞耽执读，谢石、袁宏执经，车胤、王混摘句。（孙盛《晋阳秋》。《事类赋》注5）P. 205

太元元年春帝正月。

三月丁巳，流星大如斗，（木宛）赤色，尾长二丈。起心星南五丈，经积卒。

（原注：《占经》75云，应九月屯军淮泗）P. 206

九（原注：当作七）月，氏帅苻坚屠凉州，虜刺史、西平侯张天锡。冬十月车骑桓冲（原注：一作“伊”，误）遣军泛舟淮泗。又发二州县员吏，积流民，悉置淮南。（孙盛《晋阳秋》。《占经》20，又75云，宁康二年太白犯岁星及本年流星之应）P. 206

九月癸亥，荧惑犯哭泣。（孙盛《晋阳秋》。《占经》37云：应二年桓豁、王彪之薨）P. 207

〔太台征谢敷，不就。〕会稽谢敷字庆绪，隐若耶山。初，月犯少微星。少微一名处士星，占者以隐士当之。时戴逵名著于敷，时人忧之。俄而敷死。故会稽人士嘲逵曰：“吴中高士，求死不得死。”（孙盛《晋阳秋》。《御览》7，《事类赋》注2，《史通》注3）P. 207

太元二年春帝正月。

七月乙亥填星摇。（孙盛《晋阳秋》。《占经》三十八云：应三年六日大水）大角摇。（孙盛《晋阳秋》。《占经》六十五云：应三年作新宫，移会稽邸）P. 207

八月，征西大将军桓豁薨。（孙盛《晋阳秋》。《占经》38云：元年荧惑犯哭泣之应）P. 208

十月，尚书令王彪之薨。（孙盛《晋阳秋》。《占经》38云：元年荧惑犯哭泣之应）P. 208

太和三年春帝正月。

二月乙巳作新宫，帝及二后移居会稽王邸。（孙盛《晋阳秋》。《占经》65云：二年大角摇之应）P. 208

六月大水。（孙盛《晋阳秋》。《占经》38云：二年填星摇之应）P. 208

五月（原注：原作“五年”，疑误）辛卯，岁星与太白相犯牙刷东井。二十月氏帅苻坚围襄阳。（孙盛《晋阳秋》。《占经》二十）

太元八年春帝正月。

十月及苻坚战，大败之。苻坚未败之先，长安市道侧夜闻鬼哭，弥月乃止。

（《占经》113，《御览》883）P. 209

慕容垂请至邺拜墓，苻坚许之。权翼谏曰：“垂犹鹰也，饥则附人，饱则高○。每遇风尘之会，尝有凌霄之志。唯宜急其羁绊，不可任其所欲。”坚不从。果不返。（明·孙丕显《文苑汇隽》24）P. 209

太元九年春帝正月。

太元十年春帝正月。

王献之为中书令，少而标迈，不循尝贯，为一时风流之冠。献之卒，以王○为中枢令，世谓之“大王令、小王令”也。○父洽又尝为此官，○复继之，时人以为奕世令望。（孙盛《晋阳秋》·《初学记》11）P. 209

太元十一年春帝正月。

六月甲午，岁星昼见在胃。占曰：“鲁有兵，臣强。”（孙盛《晋阳秋》·《占经》23云：应翟辽寇陈、颖，讨走之）P. 210

太元十二年春帝正月。

慕容垂寇河东，翟辽使子钊寇臣颖。朱序讨之，钊走渡河。（孙盛《晋阳秋》·《占经》23云：十一年岁星昼见之应。原作十二月，误）P. 210

〔四月，尊夫人李氏为皇太妃。〕初，太宗诸子继夭，诸姬绝孕。令扈谦卜繇云，后房当有女诞三男一女，终大盛。（原注：三男当作二男）于是尽出后宫及诸婢悉见之。织纺中有一人色黑，宫人谓之“昆仑”，相者曰：“此是也。”帝以大计幸之，生烈宗。（孙盛《晋阳秋》·《御览》360）P. 211

五月丙午，荧惑出端门，犯左执法。（孙盛《晋阳秋》·《占经》36云：应十三年谢玄薨，桓石虎薨）P. 211

〔六月聘戴逵等。〕逵不乐当世，以琴书自娱，隐会稽剡山，国子博士征，不就。（孙盛《晋阳秋》·《世说》注，此条应为《续晋阳秋》文，误入）P. 211

十三年春帝正月。

丙坞，左将军谢玄薨，戊辰，冠军将军桓石虎薨。（孙盛《晋阳秋》·《占经》36云：十二年荧惑犯执法之应。案“虎”字有误，若为石虔，则又卒在十四年）P. 211

十一（原注：疑作二）月戊子，辰星入月在胃（原注：本作“晋”，误）涛水入石头。占曰：春水，冬大雪，牛马疾役，牛马贵，不出百日。（孙盛《晋阳秋》·《占经》12）P. 212

太元十六年春帝正月。

孝武好览文艺，敕著作郎徐野民广字，料理简四部书凡三万六千卷。（孙盛《

晋阳秋》. 《书抄》, “广字”为注而误入正文者) P. 212

太元十七年春帝正月。

以殷仲堪为荆州刺史。仲堪以桓玄才地雄豪, 厚待之。玄复豪横, 士民畏之。顾恺之尤好丹青, 尝以一厨画寄桓玄, 悉糊题其前。玄乃发厨后而取之, 封题如初, 但失其画。直云妙画通灵, 变化而去, 犹人登仙也。(孙盛《晋阳秋》. 《御览》713) P. 213

太元十八年春帝正月。

(王谧表殷允、张敞、郗俭之、桓石秀是多书之家, 请秘书郎分局采借。) 清河崔祖思死, 家无财, 有书八千卷。上闻, 嗟叹良久, 乃以葛屯谷五百斛赐其家, 曰“葛屯亦吾之垣, 下令后知其见异。”(孙盛《晋阳秋》. 《御览》633) P. 213

太元十九年春帝正月。

(慕容垂围长子。) 八月, 西燕慕容永遣子宏, 求救于雍州刺史郗恢, 献玉玺一纽, 方六寸厚一寸七分, 高四寸六分与传国玺同送建业。(孙盛《晋阳秋》. 《唐六典》注)

太元二十一年春帝正月。

☆安帝

隆安元年春帝正月。

八月乙巳, 荧惑守井钺。(孙盛《晋阳秋》. 《占经》34云: 应二年王恭等反) P. 215

隆安二年春帝正月。

(王恭、庾楷等反。) 八月, 以谯王尚之弟缺之为振威将军, 守芜湖以备庾楷等。由是内外骚动。王恭虑祸难, 复密要殷仲堪、桓玄同会京师。玄等皆向石头, 仲堪在芜湖。朝廷惊骇。(孙盛《晋阳秋》. 《占经》34云: 元年荧惑守井钺之应。) P. 215

义熙元年春帝正月。

(四月刘裕虚浮镇京口。) 初晋陵人韦○, 桓修令于坐相刘公官当至州否。○云: “刘粗是有相人, 当不失边州刺史。”既出, 私于裕曰: “卿大有贵相, 向不敢极言耳。”裕恶其言太略, 答曰: “卿狂言, 验当相世俗为司马。”义旗后数年, ○见裕诉曰: “周成不负桐叶之信, 公不应忘‘司马’之言。今不希镇军府, 闻护军司马缺, 愿赐卒恩。”裕美而用之。(孙盛《晋阳秋》. 《御览》248) P. 216

义熙九年春帝正月。

群盗发卞○墓, 剖棺虏掠。○尸僵, 须发苍白, 面如生人, 两手悉拳, 爪甲乃

长达背焉。（孙盛《晋阳秋》。《御览》307）P. 217

义熙十四年春帝正月。

☆恭帝

义熙元年春帝正月。

〔王宏为江州。〕陶潜九月九日无酒，坐宅边菊丛中，采摘盈把，望见白衣人至，乃王宏遣送酒，即便就酌。（孙盛《晋阳秋》。《类聚》217）P. 217

义熙二年春帝正月。

知机其神乎！古人以为难，交疏而吐诚；今人以为难。（孙盛《晋阳秋》。《御览》406）P. 217

傅隆议曰：其总章伎，即古之女乐。（孙盛《晋阳秋》。《文选·为顾彦先赠妇》注）P. 218

梁国张恽子义元，为郡吏，入值太守围棋，投札于地。恽曰：知府君惠风取以支户（一作“支吾”），太守辍棋令坐。（孙盛《晋阳秋》。《御览》606、《书抄》。以上数节不审《阳秋》何年，故姑录于末）

补遗

（摘自黄○辑本）

☆陆机

《五等论》（孙盛《晋阳秋》。《群书治要》30引孙盛《阳秋》载五等论，又见《文选》、《晋书》。略）

☆皇甫陶

泰始八年，帝与右将军皇甫陶困事。陶固执所论，与帝争言。散骑侍郎郑徽表求治罪，诏曰面议说言谿谿，直意尽辞，所望牙刷左右也。人主常以所媚为患，岂以争臣为损乎！陶所执不愆此义，而徽越职奏之，岂朕意乎？”乃免徽官也。（孙盛《晋阳秋》。《群书治要》卷29）P. 227

☆世祖武帝

武帝改营太庙。南致荆州之木，西采华山之石，铸铜柱十二，涂以黄金，镂以百物，填以丹青，缀以珠玉。（孙盛《晋阳秋》。《书抄》87。汤球辑《御览》531《汉晋春秋》，与此全同。）P. 228

惠帝元康元年（原注：原○作“咸宁十年”。今从《晋书·五行志》改），洛中谣曰：“南风烈烈吹黄沙，遥望路过郁嵯峨。”（孙盛《晋阳秋》。《书抄》159）P. 228

☆武悼杨皇后

废为庶人，赐死金墉城。（孙盛《晋阳秋》。《书抄》26）P. 228

☆惠贾皇后

绝太后膳，赐太子酒。（孙盛《晋阳秋》。《书抄》26）P. 228

☆温峤

温峤字太真，太宁初，手诏曰：“卿姨以令往往中允之怀，着于周旋，且文清而旨远，宜居机密。今以卿为中枢令。”（孙盛《晋阳秋》。《书抄》57。《初学记》11引为《续晋阳秋》，略异；《类聚》48引作《晋中兴书》。）

☆王洽

王洽拜领军，寻加中枢令。固让，表疏十上。穆帝诏曰：“敬和清裁裁贵令，昔为中书郎，吾时尚小，数呼，见意甚亲之。今所以所有为令，既极任须才，且欲时时相见，共讲文章，待以友臣之义。岂便任国之大事耶！宜催洽令拜。”固让，遂不受。（孙盛《晋阳秋》。《书抄》57）P. 229

☆袁宏

袁宏字彦伯，长于作赋。为大司马桓温府记室。（孙盛《晋阳秋》。《书抄》69）P. 230

☆孙和

大长秋孙和上书求以妾为妻，免官禁锢。（孙盛《晋阳秋》。《书抄》59）P. 230

☆王敦

王敦败京都之后，梦白犬自天而下噬之。（孙盛《晋阳秋》。《类聚》94）P. 230

☆客星入轸

客星入轸，大风扬沙，中兵大起。（孙盛《晋阳秋》。《占经》81）P. 230

☆周延

义兴周延为左率，转尚书，迁大将军咨议参军。（孙盛《晋阳秋》。《御览》238）P. 231

☆刘裕

刘裕平慕容超，将镇下邳，闻卢循反，何无忌败，乃还次山阳，造扬子江。问行人曰：“朝廷如何？”对曰：“刘公尚未至，刘公若还，无所忧也。”裕将济而风急，众咸难之。裕曰：“吾有天命，风当自息，如天不助，覆溺何足可怯。”即令登舟。舟移而风止。（孙盛《晋阳秋》。《御览》872）P. 231

☆苻坚

秦苻坚克襄阳，获习凿齿、释道安。时凿齿足疾，坚见之与语，大悦，叹曰：“昔晋平吴，利在二陆；今破南土，获士一人有半。”盖刺其蹇也。初凿齿尝造道安，谭论自赞曰：“四海习凿齿。”安应声曰：“弥天释道安。”咸以为清对。（《太平广记》246引《晋春秋》。案：习凿齿有《汉晋春秋》，及不得

叙说己事，故定为孙氏书。又桷道鸾有《晋春秋》，见《唐艺文志》。据《寰宇记·东南东道》引孙盛《晋春秋》，知孙氏书亦有引作“晋春秋”者。

) P. 232

☆卫瓘

太保、淄阳侯卫瓘，河东安邑人也。瓘子恒，恒子玠。（孙盛《晋阳秋》·《寰宇记·河东道解州安邑县》）P. 232

☆杨骏

惠帝永平元年，杀太傅杨骏并父及子孙五人。故吏潘岳等收葬之。（孙盛《晋阳秋》·《寰宇记·河南道陕州灵宝县》）P. 233

☆贺循朱诞

陈敏乱，三吴知名士皆受爵禄，贺循、朱诞不辱其身。（孙盛《晋阳秋》·《寰宇记·江南东道苏州吴县》）P. 233

☆刘曜

永嘉元年，洛阳步广里地陷。有二鹅，色黄苍者飞冲天，白者不能。黄苍，杂胡夷之象，刘曜以为己瑞，筑城以应之。（孙盛《晋阳秋》·《寰宇记·河东道并州清源县》）P. 234

☆秦淮

秦淮是秦所凿，王导渡淮，令郭璞筮之。即此淮也。（原注：又称）未至方山，有直渎，行三十许里。（孙盛《晋阳秋》·《寰宇记·江南东道升州江宁县》引孙盛《晋春秋》。案：此是约引之辞）P. 234

☆元帝

元帝登阼，是岁镇、太星等聚于牛女之间。（宋·高似孙《纬略》）P. 235

☆愍帝

愍帝在西京，旱伤荐臻，无注记年月也。（孙盛《晋阳秋》·《宋书·五行志二》）P. 235

☆孝武帝

孝武帝宁康二年，九月甲子，太白犯斗第五星。三月丁未，大赦天下也。（孙盛《晋阳秋》·《占经》48）P. 235

《续晋阳秋》

刘宋·檀道鸾着

清·汤球辑

录入·阎步克（嘉惠学林，功不可没）

☆卷一

陈仲弓从诸子侄造荀季和父子。于时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内有贤人聚。

”（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注一，《初学记》1）P. 241

司马文王问刘禅曰：“颇思蜀否？”禅曰：“此间乐，不思蜀也。”郤正见禅曰：“若王后问，宜泣有以答。”会王复问，禅曰：“先人坟墓远在陇西，乃心西望，无日不思。”因闭眼。王曰：“何乃似郤正语邪？”禅惊视曰：“诚如尊命！”（檀道鸾《续晋阳秋》。《御览》488，按，此条应为《晋阳秋》文）P. 241

初，文帝命荀勖、贾充、裴秀分定礼仪、律令，皆先咨郑冲，然后施行。（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注二）P. 241

肃祖欲以温峤为中枢令，手诏曰：“卿以令望忠允之怀，着于周旋，且又文清而旨远，宜居机密，欲即为中书令。”温峤上疏曰：“臣才短学浅，文疏不通，中书之职，酬对无方。斟酌轻重，岂唯文疏而已，自非自非望世良才，何可妄居斯任！”累辞而止。（檀道鸾《续晋阳秋》。《初学记》11、《类聚》引疏）

〔咸和时，郗鉴命范宣为主簿，不就。〕宣少尚隐遁，家于豫章，以清洁自立。（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栖逸第十八》注）P. 242

☆卷二

☆穆帝

永和元年春帝正月（孙盛魏晋二阳秋、每年受必书某年春帝正月，此既云“续阳秋”，自从其例）

〔庾翼卒。〕何充荐桓温代之。翼亦尝荐于成帝，曰：“温有雄才，勿以常婿畜之。”温尚明帝女男康长公主。（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贤媛第十九》注）P. 243

〔温以车胤为从事。〕胤字武子，南平人。父育为郡主簿。太守王胡之有知人识裁，见谓其父曰：“此儿当成卿门户，宜资令学问。”胤就业恭勤，博览不倦。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原注：二字一作日用）练囊盛数十萤，以夜继日焉。及长，风姿美劭，机悟敏率。桓温在荆州，取为从事，一岁至治中。

（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识鉴第七》注）P. 243

〔罗友始仕荆州，后在温府。〕襄阳罗右，家贫嗜酒，伺人祠祀，往乞余食。在桓温府屡以贫乞禄，温以其诞肆，许而不用。同府人有得郡者，温为坐别，右亦被命，至尤晚。温问之，答曰：“友饮道嗜味，昨奉贾，乃守旦。出门于中路遇一鬼，大见耶揄，曰：‘见汝所在人作郡，不见人送汝作郡’，民始怖终惭，不觉淹缓。”温笑用之为郡也。（檀道鸾《续晋阳秋》。《御览》498，883）P. 244

〔己卯，扬州刺史何充卒。〕简文辅政，引殷浩为扬州，欲以抗桓。桓素轻浩

，未之惮也。（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注五）

（桓温伐蜀，至彭模，留参军孙盛将羸兵守辎重。直指成都，克之。李势降。）孙盛善理义，时中军殷浩擅名一时，能与剧谈相康者，唯盛而已。（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品藻第九》注）P. 245

（温既灭蜀，威震朝廷，加温征西大将军。）桓温入蜀，闻有善星者。后有大事，遂致之。夜独执其手于星下，问国祚之修短。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星三宫气候如此，决无忧虞，五十年外不论耳。”温不悦，遗绢一匹，钱五千。星人诣刁凿齿曰：“受旨自裁，乞命为标榻棺木。”凿齿问其故，星人曰：“赐绢令仆自绞，乞钱买棺木，故知之耳。”凿齿曰：“君几误死，君闻乎？知星宿有衣不复之义乎？绢以戏君钱供资粮，是听君去耳。”星人喜，以此言诣温。温叹曰：“君三年看儒书，不如一诣刁主簿。”（檀道鸾《续晋阳秋》。《占经》66）P. 245

（加王洽为中书令。）王洽字敬和，拜中书、领军，寻加中书令。固让，表疏数十上。穆帝诏曰：“敬和清裁贵令，昔为中书郎，吾时尚小，数见呼见意，甚亲之。今所以用为令，既机任须才，且欲时时相见，共讲文章，待以不臣之义，岂便任国之大事邪！宜推洽令拜。”固让，遂不受。（檀道鸾《续晋阳秋》。《类聚》。按，上海古籍《类聚》不见此文）P. 246

文洽为中书令，时年二十九。将辞免，兄王胡之遗之书曰：“昔大将军事故曰：‘吾年二十九，在乌衣宅诸文台门诣谢，还北窗床上，悲叹，：今山二（原注：山二，二字宜合作‘岁’，盖岁字小写作‘𠂔’也。）求为贫贱不可得。’弟今二十九便居清显要任，敢不敬以先旨为弟启义让之路也。”（檀道鸾《续晋阳秋》。《书抄》）

（以会稽王昱为司徒。）许询字玄度，高阳人，魏中领军允玄孙。总角秀惠，众称神童。长而风情简素，司徒掾辟不就。早卒。（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注二）询善能言理，曾出都迎姊，简文皇帝、刘真长说其情旨及襟怀之咏，每造膝赏对，夜以继日。（《世说·赏誉第八》注）P. 247

询有才藻，善属文。自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诸贤，世尚诗赋（原注：一作赋颂），皆体则风骚，诗（原注：一作傍）综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诗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陆之徒虽时有质文，而宗师（原注：一作归）不异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子（原注：一作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国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风骚之体尽矣。询、绰并为一时文宗，自此作者悉体（原注：一作化）之。至义熙中，谢混始改之。（檀道鸾《续晋阳秋》。《文选·谢灵运传论注》、《世说》注三）P. 247

〔免殷浩为庶人，徙信安。〕浩虽废黜，夷神委命，雅咏不辍，虽家人不见其有流放之戚。外生韩伯始随至徙所，周年还都，浩素爱之，送至水侧，乃咏曹颜远诗曰：“富贵他人合，贫贱亲戚离。”因泣下。（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黜免二十八》注）P. 248

〔桓温伐秦，进军灊上。〕咸阳王猛被○袍而诣桓温，面谈当时之事。猛摸虱而言，傍若无人，温察而奇之。（檀道鸾《续晋阳秋》·《御览》950）P. 249
〔进谢尚镇西将军，镇马头。〕袁宏字彦伯，小字虎，陈郡人，魏郎中令焕六世孙也。祖猷侍中，父勖，临汝令。（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言语第二》注）P. 249

虎少有逸才，文章绝丽。曾为《咏史诗》，是其风情所寄。少孤而贫，以运租为业。镇西谢尚时镇牛渚，乘秋佳风月，率尔帅左右微服泛江。会虎在运租船中，讽咏声既清会，辞又藻拔，非尚所曾闻，遂往听之，乃遣问讯。答曰：“是袁临汝郎诵诗”，即其《咏史》之作也。尚佳其率有胜致，即遣要迎，谈话申旦。自此名誉日茂。（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文学第四》注）P. 250

〔桓温以谢安为征西司马。〕初，安家于会稽上虞县，右游山林。六七年间征召不至。虽弹奏相属，继以禁锢，而晏然不屑也。（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赏誉第八》注）初，安优游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娱。桓温在西藩钦其盛名，讽朝廷请为司马。以世道未夷，志存匡济，年四十起家应务也。（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赏誉第八》注）安不存小察，务尽弘长之风。（檀道鸾《续晋阳秋》·《文选·王文宪集序注》）P. 250

☆哀帝

〔温出虚声威朝廷，请迁都洛阳，孙绰谏温曰：“何不寻君遂初而知人家国。”〕绰虽有文才，而诞纵多秽行，时人鄙之。（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品藻第九》注）P. 251

刁凿齿以忤旨左迁户曹参军、衡阳太守。在郡着《汉晋春秋》，斥温覬觐之心也。（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文学第四》注。因明年以王○为主簿，故附于此。《史通·探赜》云：檀道鸾称其当桓氏执政，故撰此书，欲以绝彼瞻乌，防自逐鹿。）P. 251

〔加温大司马，以郗超为参军，王○为主簿。〕超有才能，○有器望，并为温所○。（《世说·宠礼第二二》注）P. 251

超少有才气，越世负俗，不循常检，时人为一代盛誉者。语曰：“大才盘盘谢家安，江东独步王文度，盛德日新郗嘉宾。”（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赏誉第八》注）

○学涉通敏，文高当世，用事于桓宣武。《世说·文学第四》注）P. 252

○初辟大司马掾，桓温至重之。常称王掾必为黑公，未易才也。（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雅量第六》注）P. 252

☆海西公

〔桓温伐慕容○。〕袁宏从温征鲜卑，故作《北征赋》。宏文之高者。（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文学第四》注）P. 253

宏长于作赋，为大司马记室参军。后为《东征赋》悉称过江诸名望。时桓温在南州，宏语众曰：“我决不及桓宣城。”时伏滔在温府，与宏善，苦谏之，宏笑而不答。滔密以启温，温甚忿。以宏一时文宗，又闻此赋有声，不欲令人显闻之。后游青山饮酌，既归，公命宏同载，众为危惧。行数里，问宏曰：“闻君作《东征赋》，多称先贤，何国外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称谓，非下官所敢专，故未呈启，不敢显之耳。”温乃云：“君欲为何辞？”宏即答曰：“风鉴散量，或搜或引。身虽可亡，道不可陨。则宣城之节，信为允也。”温泫然而止。（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文学第四》注）P. 253

〔十一月，温入朝，废帝立会稽王昱。〕桓温既以雄武专朝，任兼将相，其不臣之心形于音迹。曾卧对亲僚，抚枕而起曰：“为尔寂寂，为文景所笑。”众莫敢对。（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尤悔第二三》注）P. 254

〔扬言〕帝少同阉人之疾，而出比左右。初在东海琅邪，因亲近嬖人相龙、计好、朱灵保等，并侍卧内美人田氏（孟氏），遂生三男。众致疑惑，然莫能审其虚实。至是将建储贰，大司马桓温因之以定废立之计。遂率百僚并还朝堂本省，温平旦以众入，分兵屯宫门，呈草于太后曰：“今废弈为东海王，还第，供卫之仪如汉朝昌邑故事。丞相录尚书事、会稽王昱，体自中宗，明德劭令，民望依系，为日已久。宜顺天人以统皇极。主者明依旧典以时施行，但未亡人不幸罹此百忧，感念存没，心焉若割。社稷大计，设不获已，临纸悲塞，如何可言！”时太后在佛屋烧香，内仕启云：“外有急奏！”太后乃出堂倚户，前视表数行，乃曰：“我本疑此。”至半便止，求笔题奏。后云：“未亡人罹此百忧，感念存没，心焉若割。”温奏未有此十五字。即奏，遂回换内之。

（檀道鸾《续晋阳秋》·《御览》99）P. 254

☆简文帝

简文帝讳昱，字道万，中宗少子也。仁闻有智度。穆帝幼冲，以抚军辅政，大司马桓温废海西公，立帝。（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德行第一》注）P. 255

咸安元年，以太和六年十一月即位改元。

〔温忌武陵王晞表免其官，有司承旨请诛之，帝不许。温奏废晞徙新安。〕武

陵王晞未败，四五年中，喜为挽歌自摇大铃，使左右唱和。（檀道鸾《续晋阳秋》。《初学记》14、《御览》552）P. 255

（十二月，荧惑又逆行入太微。）桓温始以雄盛入辅，系以废立。帝虽登祚，内着字安。初荧惑入太微，寻废海西公。至是犹在太微，帝恶之。谓郗超曰：“命之修短，本所不计，故当无复近日事邪？”超云：“大司马温方内固社稷，外布经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超请假还东，帝谓之曰：“致意尊公，家国事一至于此，又吾不能以道自卫，思患预防，愧叹之深，言何能喻！”又诵庾阐诗云：“士痛朝危，臣哀主辱。”因泣下。（檀道鸾《续晋阳秋》。《御览》99）P. 256

七月帝不豫，诏温曰：“吾遂委顿，足下便下，冀得相见。”（檀道鸾《续晋阳秋》。《御览》99）诏日夜四发，温不至。立子昌明为皇太子。遗诏温依周公居摄故事。又曰：“少子可辅辅之，如不可，君自取之。”王坦之持诏于帝前毁之，帝使改诏。又诏曰：“不谓疾患遂至于此，今者惓然，势不复久。且虽有诏，岂复向及！慨恨兼深，如何可言。天下艰难而昌明幼冲，眇然非阿衡辅导之计，当何以宁济社稷？国事家计，一托之于公。”（檀道鸾《续晋阳秋》。《御览》99）P. 256

帝崩。帝外压强臣，忧愤不得志，在位二年而崩。（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注二）P. 256

帝以太兴三年生，弱而慧异，中宗深器焉。及长，美风姿，好清言，举止端祥，器服陈素。与刘○、王○等为布衣之游。（原注：以上亦见《类聚》13）由登庸历位散骑常侍、右将军、抚军将军，以懿亲民望任登宰辅。值穆帝幼冲，母后临朝，桓温有平蜀、洛之勋，擅强西陵。帝于家国之寄，具瞻所归，而自断（原注：一作料）文弱，无以抗之。陈郡人殷浩，素有盛名，时论比之管、葛。又琅邪王洽，丞相导之子，既是名公子，少有声望。乃以（原注：一作征）浩为扬（原注：一作湘）州刺史，洽为长史。徐州刺史葛羨亦以清贵居藩，同心忧国。温见此树置，知意在抗己，甚忿焉。（原注：此节亦见《世说注》五）温既以雄武专朝，任兼将相，悉众北讨以成乐推之势。乃枋头奔败，知民望之去，乃屠豫州刺史袁真于寿阳城。既而闻郗超曰：“足下何以雪枋头之耻乎？”超因说温以废立之事。温既宿有此谋，深纳超言。既废昏立明，民人悦服。然恭己难免，政自温出。帝性音深沉雅有局镇，尝与太宰武陵王晞、桓温同乘至板桥。温密敕令，无因而鸣角鼓噪，部伍并皆惊驰。温佯（原注：一作阳）为骇异，晞大震惊，急求下车。帝举止自若，音颜无变。温每以此称其德量，故论者谓温服惮之深也。（原注：此节亦见《世说》注四）若假帝修年，则温篡逆之图绝矣。（檀道鸾《续晋阳秋》。《御览》99）

☆孝武帝

二月温来朝，大陈兵卫，延见朝士。郗超卧帐中听其言，风动帐开，安笑曰：“郗生可谓入幕之宾。”超谓温雄武，当乐推之运，遂深自委结。温亦深相器重，故潜谋密计，莫不预焉。（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雅量第六》注，其中似有据《通鉴》补句）

（七月，桓温卒。）大司马府军中朱兴妻周息男道扶，年三岁，先得痼病。因其病发，掘地生卖之。为道扶姑双文所告，正周弃市刑。徐羨之议曰：“自然之爱，虎狼犹仁，周之凶忍，宜加显戮。臣以法律之外，故当宏济物之理。愚谓可特原母命，投之遐裔。”从之。（檀道鸾《续晋阳秋》。《御览》

739）P. 258

二（原注：原作正）月丁巳，有星孛于女虚，芒长四尺，西南指。（檀道鸾《续晋阳秋》。《占经》89云：应后苻坚屠凉州及移流民于淮南）P. 259

（诏谢安总中书。）谢安初携幼稚同好，养志海滨，襟情超畅，尤好声律。然抑之以礼，在哀能制，弟万之丧，不听丝竹者将十年。及辅政，而修室第园馆，丽车服，虽期功之惨，不废妓乐，王坦之苦谏焉。（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赏鉴第八》注）P. 259

三月丙戌，慧星出氐亢，移及角轸，翼张长十丈，东北指。（檀道鸾《续晋阳秋》。《占经》89云应后天门蛋（延虫？）攻郡，桓石虔破姚萇）P. 259

十一月己酉，天门蛋（延虫？）攻郡县吏民。（檀道鸾《续晋阳秋》。《占经》89）P. 259

癸酉，太白掩荧惑，在营室。时威（原注：《晋纪》作镇）远将军桓石虔破羌贼（原注：一作氐贼，盖时为苻坚将也）姚萇于垫江。（檀道鸾《续晋阳秋》。《占经》21、89）P. 260

正月大赦。（檀道鸾《续晋阳秋》。《占经》89“大赦”三字原误作“丁未”）P. 260

（五月，王坦之卒。）坦之雅贵有识量，风格峻整。（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品藻第九》注）P. 260

谢朗字长度，安次兄据之长子。安早知之，文义艳发，名亚于玄。仕至东阳太守。（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言语第二》注）P. 260

（徙谢安领扬州刺史。安以袁宏为东阳郡。）宏起家建威参军、安南司马记室。太傅谢安赏宏机捷（原注：一作机对）辩速，自吏部郎出为东阳郡，乃祖之于冶亭，使贤皆集。安欲卒迫试之，执手将别，顾就左右取一扇授云：“聊以赠行”。宏应声答曰：“辄当奉扬仁风，微彼黎庶。”合坐称其率而当。（原注：一作叹其要捷）性直亮，故位不显也，在郡卒。（檀道鸾《续晋阳秋》

· 《世说》注二，《御览》702) P. 261

八月立皇后王氏，大赦天下。（檀道鸾《续晋阳秋》·《占经》89) P. 261

九月九日，帝讲《孝经》，仆射谢安侍坐，吏部尚书陞（陆）纳、兼侍中卞耽执读，黄门侍郎谢石、吏部袁宏兼执经，中书郎车胤、丹阳尹王混摘句。（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注二，《御览》32) P. 261

五月，苻坚遣伪帅毛当、苟池（原注：二爰原作苻寇）逼西凉州，九（原注：《晋纪》作七）月，屠凉州，护理刺史西平公张天锡，送于坚所。冬十月，车骑桓冲遣谘议参军、淮南太守刘波，汎舟淮泗，乘虚致讨，以救凉州。又发三州官吏，移诸流民，悉置淮南也。（檀道鸾《续晋阳秋》·《占经》80、92引，宁康二年有星孛及彗星之应。） P. 261

〔台征谢敷不就。〕谢敷字庆绪，会稽人，崇信释氏。初入太平山中十余年，以长斋供养为业，招引同事，化纳不倦。以母老还南山若耶中。内史郗○表荐之，征博士不就。初，月犯少微星，少微一名处士星。占云：“以处士当之。”时戴逵居剡山，既美才艺而交游贵盛，先敷著名，时人优之。俄而敷死，会计人士以嘲吴人云：“吴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注六，《初学记》1，《御览》504) P. 262

四月戊戌，太白入舆鬼。（檀道鸾《续晋阳秋》·《占经》50，云应四年襄阳等城陷) P. 262

〔郗超主。〕郗党戴桓氏，为其谋主。以父○忠于王室，不令知之。将亡，出一小书箱，付门生云：“本欲焚此，恐官年尊，必以伤愍为毙。我亡后若大损眠食，则呈此箱。”○后果恻悼成疾，门生乃如超旨。则与桓温往返密计。○见均达怒曰：“小子死恨晚！”后不复哭。（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伤逝第十七》注) P. 263

群议以吴隐之为黄门郎，而隐之貌似太宗。上不忍见，故改焉。（檀道鸾《续晋阳秋》·《御览》396) P. 263

诏赐会稽王秘阁书八千卷。（檀道鸾《续晋阳秋》·《书抄》）

三月庚辰，夜流星大若三斗器，尾长三丈，从七公西行至招摇，须臾转还东行，至贯索而没。六月，苻坚遣其子丕等十余万人，五道寇襄阳。（檀道鸾《续晋阳秋》·《占经》73) P. 264

〔进道子骠骑，以谢重为长史。〕谢重字景重，陈郡人。父朗，东阳太守，重明秀有才会，终骠骑长史。（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言语第二》注) P. 264

九月，太白昼见在角。（檀道鸾《续晋阳秋》·《占经》46云应五年皇后王氏崩) P. 264

辛酉，大赦天下。（檀道鸾《续晋阳秋》。《占经》73）P. 264

二月襄阳城陷。（檀道鸾《续晋阳秋》。《占经》50云二年太白入舆鬼之应）P. 264

刁凿齿以足病废于里巷，苻坚灭樊邓，素闻其名，与释道安俱而致焉。与语大悦，以凿齿蹇，堪半丁，与诸镇书曰：“晋氏灭吴，利在二陆；今破汉南，得士一人半耳。”（檀道鸾《续晋阳秋》。《御览》引《晋春秋》与此少异）P. 264

刁凿齿尝造道安谭论，自赞曰：“四海刁凿齿。”道安应声曰：“弥天释道安。”咸以为妙对。（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P. 265

四月魏兴城崩。五月彭超攻陷盱眙城。（檀道鸾《续晋阳秋》。《占经》50云二年太白入舆鬼之应）P. 265

五月丁酉，太白犯东井。（檀道鸾《续晋阳秋》。《占经》50云应八月韩伯卒）P. 265

六月，雷震（原注：二字一作霹雳）含章殿四柱，并杀内史二人。（檀道鸾《续晋阳秋》。《占经》102，《御览》876。一误作太兴元年）P. 266

〔以道子为司徒。〕桓玄尝诣会稽王，道子已醉，对玄张眼属四座云：“桓温作贼。”玄见此辞，伏席流汗，不能起。谢重正色曰：“故大肆司马公废昏立明，功全社稷，风尘之论，宜绝圣听。”（檀道鸾《续晋阳秋》。《御览》387，447。《书抄》）P. 266

檀道鸾论之曰：“道子可谓易于由言，谢重能解纷纭矣。”（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注二）P. 266七月丙子，辰星犯填星。（檀道鸾《续晋阳秋》。《占经》22云应十月水灾，六年大水）P. 266

八月己巳，领军将军、新除太常韩伯卒。（檀道鸾《续晋阳秋》。《占经》50云，太白犯东井之应）韩保字康保，颍川人，好学，善言理。历豫章太守、领军将军。（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德行第一》注）康保清和有思理，幼为舅殷浩所称。（同上五）P. 266

九月癸未，皇后王氏崩。（檀道鸾《续晋阳秋》。《占经》46云：三年太白昼见之应）P. 267

冬十月，丹阳、平陵、义兴水灾。（檀道鸾《续晋阳秋》。《占经》22云：辰星犯填星之应）P. 267

〔以桓伊为豫州刺史。〕伊字叔夏，谯国铨人。父景，护军将军。伊少有才艺，又善声律，加以标悟省率，为王○、刘○所知。累迁豫州刺史，赠右将军。（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方正第五》注）P. 267

〔八月，苻坚大举入寇。遣谢石、谢玄、桓伊等距之。十一月，大破秦兵于肥

水。)初，苻坚南寇，京师大震。谢玄入问讨御之方，谢安夷然无惧色。方命驾出墅，与兄子玄围棋，夜还脑处分，少日皆班。玄等既破贼，有驿书至，安方对客围棋，看看书既毕，摄放床上，了无喜色（原注：一作容），还棋如故。客问之，安徐答云：“小儿辈遂已破贼。”客罢还。内过户限，安心喜甚，不觉屐齿之折。其矫情镇物，高量如此也。（檀道鸾《续晋阳秋》。《御览》467，《世说》注四）P. 267

〔苻坚还长安，行至澠池。慕容垂请奉诏书镇慰北鄙。〕苻坚之遣慕容垂，侍中权翼谏，不听。于是翼乃夜私遣壮士要路而击之。垂是夜梦行路，路穷。又见孔子墓傍坟有八。觉而心恶性之，召占梦者占之，曰：“行路穷，道尽也，不可行。孔子名丘，八以配丘，此兵字，路必有伏兵，深宜慎之。”于是垂遂别路而进，翼伏兵出遂不擒之。（檀道鸾《续晋阳秋》。《御览》400）P. 268

〔以王国宝为尚书郎。国宝与道子狎昵，乃谮谢安于道子，使离间之。求进之徒多毁短安，帝稍疏忌之。〕右将军桓伊善音乐，孝武饮燕，谢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无忤（原注：一作忤），既吹为一弄，乃放笛云：“臣于箏乃不如笛，然自足以韵合歌管。臣有一奴，善吹笛；且相便中，请进之。”帝赏其放率，听召奴。奴既至，吹笛，伊抚箏而歌怨诗，因以谏也。（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任诞第二三》注）P. 268

〔二月，桓冲卒。〕桓冲本以将相异宜，才用不同，忖己德量，不及谢安。故解杭州以让安。自谓少经军镇，及为荆州，闻苻坚自出淮、肥，深以根本为虑，遣其随身精兵三千人赴京师。时安已遣诸军，且欲外示闲暇，因令冲军还。冲大肆惊曰：“谢安乃有庙堂之量，不闲将略。吾量贼必破襄阳，而并力淮、肥。今大敌果至。方游谈示暇，遣诸不经事年少，而京师实寡弱，天下谁知？吾其左衽矣！”俄闻大勋克举，惭愧而薨。（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尤悔第三三》注）P. 269

〔三月以谢安为太保。〕张华死后，中台遂拆。太元中还阴敛正，中国以为谢太傅祖德之所致也。（檀道鸾《续晋阳秋》。《占经》67）P. 269

〔王蕴卒。〕蕴素嗜酒，末年尤甚，在会稽略少醒焉。（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任诞第二十三》注）P. 270

十月辛亥，日有食之。时有张五虎、路六根等谋反，诸葛侃由诱斩之，灭其凶党。（檀道鸾《续晋阳秋》。《占经》9）P. 270

〔谢安薨。〕安弘雅有气，风神调畅也。（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赏誉第八》注）P. 270

自中原丧乱，民离本域，江左造创，豪族并兼，或客寓流离，名籍不立。太元

中，外御强氏，○简民实，三吴颇加澄检，正其里伍。其中时有山湖遁逸，往来都邑者。后将军安方接客，时人有于坐言：宜纠舍藏之失者。安每以厚德化物，去其烦细，又以强寇入境，不宜加动人情。乃答之云：“卿所忧，在于客耳！然不尔，何以为京都？”言者有惭色。（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政事第三》注）P. 271

晋隆和中，河东裴启撰汉魏以来迄于今时言语应对之可称者，谓之《语林》。时人所好其事，文遂流行。后说太傅事不实，而有人于谢坐叙其黄公酒垆，司徒王○为之赋，谢公加以与王不协，乃云：“君遂复作裴郎学。”自是众咸鄙其事矣。安乡人有罢中宿县，还诣安者，安问其归资。答曰：“岭南凋敝，惟有五万蒲葵扇，又以非时为滞货。”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于是京师士庶竞慕而取焉。价增数倍，旬日无卖。夫所好生羽毛，所恶成疮痍谢相一言，挫成美于千载，及其所与，崇虚价于百金。上之爱憎与夺，可不慎哉！（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轻诋第二六》注）P. 271

王献之少而标迈，不循常贯而最其胜会，故为中书令。（檀道鸾《续晋阳秋》·《初学记》11）P. 272

献之虽不修常官，而容止不妄。（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雅量第六》注）P. 272

献之文义并非所长，而能撮其要会，故擅名一时，为风流之冠也。（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品藻第九》注）P. 272

王献之为中书令，卒。王○代之。时人曰：“大小王令。”（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政事第三》注）P. 272

（以谢玄为会稽内史，张玄之为吴兴太守。）张玄之，字祖希，吴郡太守澄之孙也。少以学显，历吏部尚书，出为冠军将军、吴兴太守。与会稽内史谢玄同时之郡。论者以为南北之望。玄之名亚谢玄，时亦称南北二玄，卒于郡。（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言语第二》注）P. 273

（四月，尊母李夫人为皇太妃。）初，太宗诸子继天，乃令扈谦卜，云：“后房有一女，当诞二男，其一终大盛。”帝乃召相者示诸宠妾，皆曰非其人。又示诸妇，时织坊中有一人，形长色黑，宫人谓之昆仑奴。至，相者惊曰：“此其人也！”帝以大计幸之，生烈宗也。（檀道鸾《续晋阳秋》·《御览》388）P. 273

李太后在会稽王宫，梦两龙枕膝，日月入怀。其后果以相者之言见幸太宗，凡生烈宗、会稽王道子及鄱阳公主焉。（檀道鸾《续晋阳秋》·《御览》398）P. 273

六月癸酉，太白昼见，经天在柳。（檀道鸾《续晋阳秋》·《占经》46云，应

谢玄薨及刘黎称号) P. 273

(癸卯，征处士戴逵。)逵善图画，穷巧丹青也。(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注四) P. 274

逵不乐当世，以琴书自娱，隐会稽剡山。国子博士征，不就。(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注四) P. 274

十月庚午，太白昼见在斗。(檀道鸾《续晋阳秋》。《占经》46云：应谢玄薨及刘黎称号) P. 274

左将军康乐公谢玄薨。(檀道鸾《续晋阳秋》。《占经》46云：十二年太白昼见之应) P. 274

玄识局贞正，有经国之才略。(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识鉴第七》注) P. 274

(王○卒。)○风情秀发，才辞富赡。(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赏誉第八》注) P. 274

○有隼才，与兄○并有名，而声出○右。故时人为之语曰：“法护非不佳，阿弥难为兄。”(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注五，《御览》516) P. 275

彭城天贼刘黎称号，谢玄出屯彭城，经略中州。(原注：置戍而还，又卒也。

《占据经》46云：十二年太白昼见之应。原缺，以意旁补以俟考) P. 275

(道子骄恣，帝不能运。欲用王恭、殷仲堪为藩镇以制之。王雅谏，不从。以王恭都督青、兖等州军事。)初，淮陵内史虞珖子妻裴，以尺牍辩利，兼服食绝谷，常衣黄衣，状若学道，司马道子常延致，甚悦其才。每与百官饮宴，尊尊衣豫焉。悉令与宾客谈，重任皆为降节。王恭辞曰：“恭闻男女之别，国之大节，未闻宰相之坐有失行妇人。”举坐竦然。道子为惭。(檀道鸾《续晋阳秋》。《御览》428) P. 275

孝武好览文艺，诏著作郎徐广校秘阁四部，见书凡三万六千卷。(檀道鸾《续晋阳秋》。《玉海》52、163) P. 276

以殷仲堪都督荆、益、宁州军事。仲堪，仲文之从兄也。少有美誉。(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赏誉第八)注) P. 276

王谧为秘书丞，乃表前尚书殷允、中书郎张敞、太子后率郗俭之。故太常桓石秀是多书之家，请秘书郎分局采借。(檀道鸾《续晋阳秋》。《御览》

233) P. 276

(姚萇死，子兴嗣。兴字略。)姚略好书，有青箱赤轴。(檀道鸾《续晋阳秋》。《书抄》104) P. 277

十月癸酉，荧惑、填星、太白同在氏房。(檀道鸾《续晋阳秋》。《占经》19)

十一月甲申，荧惑犯钩铃（檀道鸾《续晋阳秋》。《占经》31云：应帝崩）P. 277

三月庚辰，日有食之。（檀道鸾《续晋阳秋》。《占经》31：应帝崩）P. 277

九月庚申，帝崩。（檀道鸾《续晋阳秋》。《占经》9、31云：上日食及荧惑犯钩铃之应）P. 277

初，帝耽于色。末年殆为长夜之饮，醒时既少，多居内殿，留连于盘尊之间。时张贵人宠冠后宫，威行阍内，年几三十。帝妙列伎乐，陪侍嫔少，乃笑而戏之云：“汝已年当废矣，吾已属诸妹，少矣。”贵人入潜怒，上不觉。上稍醉卧，贵人遂令其婢蒙之以被，既绝，云以压崩。至丑时，方迁登太极前殿。（檀道鸾《续晋阳秋》。《御览》99）P. 278

☆安帝

三月丙辰，太白犯东井。（檀道鸾《续晋阳秋》。《占经》50）P. 278

王恭等举兵，以讨国宝及绪为名。道子遣使谢恭，故后将军王国宝于狱赐死，左将军王绪斩于市也。（檀道鸾《续晋阳秋》。《占经》P. 50：云上太白犯东井之应）P. 278

〔道子忌王、殷之逼，树腹心于外以自卫。〕王恭副惧祸难，抗表起兵。遣左将军谢琰讨恭。恭败走曲阿，为湖蒲尉所擒。初，道子与恭善，欲载出都，面相折数。闻西军之逼，乃令于儿塘赞成之，梟首于东桁也。（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仇隙第三六》注）P. 279

〔道者使间桓玄置仲堪，内虽疑阻而势犹合，乃加玄都督。玄因袭江陵，仲堪遇害。〕仲堪父曾有失心病，仲堪腰不解带，弥年父卒。（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纰漏第三四》注）P. 279

〔王○卒。〕王○尝之吴郡，就汰公道人宿。汰公设豆藿糜，汰公自啖一大瓯，○强进半瓯。须臾○设精饌果炙毕备，汰公都无所啖。（檀道鸾《续晋阳秋》。《书抄》）P. 279

〔谢阎王为孙恩所败，死之。〕会稽太守谢阎王拒孙恩，恩帐下都督张猛于后斫马，阎王堕地，遂杀之。高祖左里之捷，生擒猛，遂阎王小子混，混剖肝生食之。（檀道鸾《续晋阳秋》。《御览》376）P. 279

〔八月王雅卒。〕王雅字茂德，东海剡人，为右仆射。（檀道鸾《续晋阳秋》。《文选·奏弹王源》注）P. 280

〔十二月元显解录尚书，复加尚书令。吏部尚书车胤以其骄恣，白道子请抑之。元显谓其徒曰：“胤问我父子！”胤惧自杀。〕胤既博学多闻，又善于激赏。当时每有盛坐，胤必同之。皆云：“无车公不乐。”太傅公（原注：即道子）游集之日，开筵以待之。累迁丹阳尹、护军将军、吏部尚书。（檀道鸾《续

晋阳秋》。《世说》识鉴第七》注) P. 280

〔孙恩陷沪渎，袁山松死之。〕山松，陈郡人。祖乔，益州刺史。父方平，义兴太守。山松历秘书监、五国内史。孙恩作乱，见害。（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排调第二五》注）P. 281

袁山松善音乐。北人旧曲歌有《行路难曲》，辞颇疏质。山松好之，乃为文其章句，婉其节制。每因酒酣，从而歌之。听者莫不流涕。初，样昙善唱乐，桓伊能挽歌，及山松以《行路难》继之，时人谓之三绝。（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注七，《御览》552）P. 281

〔以元显为骠骑大将军，讨桓玄。〕殷仲文字仲文，陈郡人。祖融，太常；父康，吴兴太守。（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注二）仲文雅有才藻，着文数十篇。（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注三）为骠骑行参军，以桓玄之姊夫（原注：左迁新安太守。《文选·南州桓公九井作》注，末句脱，依事旁补以俟考）P. 281

〔王师败绩，元显遇害，玄自总百揆。〕仲文闻玄平京邑，弃郡投焉。玄甚悦之，引为谘议参军。时王谧见礼而不亲，卞范之被亲而是礼，其宠遇隆重，兼于王、卞矣。（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言语第二》注）P. 282

〔玄以牢之为会稽内史，牢之自杀。〕刘牢之字道坚，彭城人。世以将显。父遁，征虏将军。牢之沉毅多计数，为谢玄参军。苻坚之役，以骁猛成功。及平王恭，转徐州刺史。桓玄下都，以牢之为前锋，行征西将军。玄至归降，用为会稽内史，于解其兵。奔而缢死。（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文学第四》注）P. 282

〔十一月，玄逼帝禅位，迁帝于永安宫。孔璞奉梁王奔寿阳。〕梁王珍之，字景度。（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豪爽第十三》注）P. 283

〔十二月。〕玄僭位，以仲文为长史。（檀道鸾《续晋阳秋》。《文选·南州桓公九井作》注）P. 283

玄篡位，仲文以佐命亲贵，厚自封崇。舆马器服，穷极绮丽，后房妓妾数十，丝竹不绝音。性甚贪吝，多纳贿赂，家累千金，常若不足。（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言语第二》注）P. 283

〔举王谈为孝廉，不应。〕王谈年十许岁，父为邻人窦度所杀。谈阴有复仇之志，年十八密贵市利插刃，阳若为耕耘者。度常乘船出入，经一桥下，谈伺度行还，于桥上以插斩之，应手而死。既而归罪有司，太守孔岩义其孝男，列上宥之。（檀道鸾《续晋阳秋》。《御览》482）P. 283

〔刘裕、何无忌、刘毅、魏咏之等举义兵。〕何无忌母，刘牢之姊也。无忌与宋高祖谋，夜于屏风里制檄文，母潜橙登于屏风上窥之。既知其事，大喜谓曰

：“汝能如此，吾仇耻雪矣。”（檀道鸾《续晋阳秋》。《类聚》56，《御览》597、701、764）P. 284

刘毅至黑，时人谓之铁色。（檀道鸾《续晋阳秋》。《御览》388）P. 284

魏咏之生而免缺，相者云后当贵，年十八，闻荆州殷仲堪帐下有术人能治之，因西上。仲堪与语，令师看焉。语曰：“可割补之，但应百日食粥不语。”笑咏之曰：“半年不语，亦当治之，况百日也。”师为治而差。（檀道鸾《续晋阳秋》。《御览》740）P. 284

〔裕等入京口，斩桓修以徇。〕修少为玄所侮，于言端常嗤鄙之。（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派调第二五》注）P. 285

〔五月刘毅及玄战于峥嵘洲，大破之。〕玄既败，仲文奉何、王二后，先投义军，累迁侍中、尚书。（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言语第二》注）P. 285

〔玄欲奔汉中，益州都督冯迁斩玄于貊盘洲。〕桓玄庶母马氏，本袁真之妓也，与同列薛氏。国外氏夏夜同出，月下有铜盆，水在其侧。见流星堕盆中，惊喜共视，见星如二寸火珠，于水底○然明净，乃相谓曰：“此吉祥也，谁当应之？”于是薛、郭更以瓢杓接取，并不得。马最后取，星正入瓢中，便饮之。既而若有感焉，俄而怀玄，玄虽篡位不终，而数年之中，荣贵极矣。（檀道鸾《续晋阳秋》。《类聚》158，《御览》5、7，《编珠》1）P. 285

桓玄在姑孰起斋，画为龙，名曰“盘龙斋”。及败，六毅居之。刘一字盘龙。（檀道鸾《续晋阳秋》。《占经》140）P. 286

〔三月帝至建康。〕帝初反正，仲文抗表，自解尚书。（檀道鸾《续晋阳秋》。《文选·解尚书表》注）P. 286

〔以卢循为广州。〕卢循为广州，州无面。每得，分饷未周遍文武，则不食也。其仁如此。（檀道鸾《续晋阳秋》。《御览》280）P. 286

〔五月，玄余当桓亮、苻宏都寇湘州，刘毅等讨平之。〕桓亮字景真，大司马温之孙。父济，给事中。叔父玄篡逆见诛。亮屯兵于长沙，自号湘州刺史。杀太宰甄恭、衡阳前太守韩绘之等十余人。为刘毅军人郭珍斩之。（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贤媛第十九》注）P. 286

宏，苻坚太子也。坚为姚萇所杀，宏将母妻来投，诏赐田宅。（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轻诋第二六》注）P. 287

〔是年，〕云都高山有金鸡，青黄色，飞集岩谷间。（檀道鸾《续晋阳秋》。《白帖》）

〔以顾恺之为散骑常侍。〕恺之矜伐过实，讷年少因相称誉，以为戏弄。为散骑常侍，与谢瞻连省，夜于月下长咏，白云得先贤风致，瞻每遥称赞之。恺之得此弥自力忘倦。瞻将眠，语捶脚人令代焉，恺之不觉有异，遂几申旦而后止

。（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注三，《御览》499）

恺之图写特妙。（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巧艺第二一》注）P. 287

（闰二月杀殷仲文。）仲文出为东阳太守，愈益愤怒，后照镜不见其面，数日而祸及。（檀道鸾《续晋阳秋》。《文选·南州桓公九并作》注）以罪伏诛。

（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注二）P. 286

（四月孔安国卒。）孔安国字安国，会稽山阴人，车骑愉第六子，少而孤贫，能善树节，以儒素见称。历侍中、太常、尚书，迁左仆射特进，卒。（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德行第一》注）P. 286

（九月，裕矫诏谓刘毅构逆南夏，藩、混助乱。害刘藩及谢混。）谢混字叔源，求领戎行，拜征虏将军。（檀道鸾《续晋阳秋》。《书抄》）P. 286

太尉伐羌于济口，入河。索虏遣将鹅（娥）青，将步骑十万余于河北，声云救羌。太尉遣队主丁咄以车五百乘上北岸，为却月阵，相去一步，车置七人，授以长白毳橐。（原注：命朱超石驰赴之。魏兵奔溃，斩青将阿薄干，《御览》

354）P. 286

十二月帝崩。

☆恭帝

（立皇后褚氏。）褚爽字茂弘，河南人，太傅裒之孙，秘书监韶之子。太傅谢安见其少时，叹曰：“若期生不佳，我不复论士。”及长，果俊迈有风气。好老庄之言，当世荣誉，弗之屑也。唯与殷仲堪善。累迁中书郎、义兴太守，女为恭帝皇后。（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识鉴第七》注）P. 289

王弘为江州刺史，陶潜九月九日无酒，于宅边东篱下菊丛中，摘盈把，坐其侧。未几（原注：二字一作久之）望见一白衣人至，乃刺史王宏送酒也。即便就酌而后归。（檀道鸾《续晋阳秋》。《初学记》4，《御览》32、996）P. 289

江州刺史王宏，造陶渊明。渊明无履，宏从人脱履以给之，语左右为彭泽作履。左右请履度，渊明于众坐申脚，令度。及履至，着而不疑。（檀道鸾《续晋阳秋》。《御览》697）P. 290

六月禅宋。

驶，安皇不慧，起居动止不自己出。帝每仕左右，虽温良饥饱之中而恭谨备焉，时人称其顺惕。又雅信佛教捐财货十万，造丈六金像于瓦官寺。斋日迎像入宫，步从十许里。安皇帝归陵，有诏当出送，八座奏谏，以为当加珍摄，乃止。（檀道鸾《续晋阳秋》。《御览》100）P. 190

隋郡二上甘露降。摄阳县垂禾露凝十余里。（檀道鸾《续晋阳秋》。《初学记》2，姑附于末，俟检录正）P. 290

《续晋阳秋》补遗，摘自黄○辑本

☆王○

中书令王○好捉白团扇，其仕人谢芳歌，因以为曲。（《说郛》59）

☆崔祖思

清河崔祖思死，家无余财，有书八千卷。上闻，嗟叹良久，乃以葛屯谷百五斛（原注：百五二字疑颠倒）赐其家，曰：“葛屯亦吾之垣，下令后世知其见异。（《说郛》59）P. 291

☆苻坚

苻坚未败，长安市鬼夜哭一月止。（檀道鸾《续晋阳秋》。《说郛》59）
《续晋阳秋》完

☆《晋纪》晋·干宝清·汤球

☆高祖宣皇帝

☆世宗景皇帝司马师

☆高祖宣皇帝

魏武帝为丞相，命高祖为文学掾，每与谋策划，多善。（干宝《晋纪》*《文选·干宝晋纪总论》注）P. 295

魏国既建，高祖迁太子中庶子，与陈群、吴质、朱铄号曰“四友”。（干宝《晋纪》*《文选·干宝晋纪总论》注）P. 295

魏武帝以天下凶荒，资财乏匮，始拟古皮弁，裁缣帛为白帔，以易旧服。干宝以为：缣素，凶丧之象，名之为帔，毁辱之言也。盖革代之后，劫杀之妖也。（干宝《晋纪》*《晋书·五行志》）

魏文帝即位，为丞相长史。（干宝《晋纪》*《文选·干宝晋纪总论》注）P. 295

魏文帝之在广陵，吴人大骇，乃临江为疑城，自石头至于江乘，车以木为楨（原注：一作枝），衣以苇席，加采饰为焉，一夕而成。（原注：以上亦见《太平御览》192）魏人自江西望，甚惮之，遂退军。权令赵达孙之曰：“曹丕走矣！虽然，吴衰庚子岁。”权曰：“几何？”达屈指而计之曰：“五十八年。”权曰：“今日之忧，不暇及远，此子孙事也。”（干宝《晋纪》*《三国志》注47）P. 296

天子还洛阳，帝镇许昌。及天子疾笃，帝与曹真、陈骑等见于崇华殿之南堂，并受顾命辅政。诏太子曰：“有间此三公者，慎勿疑之。”明帝即位，改封舞阳侯。（干宝《晋纪》*《初学记》9）迁骠骑大将军。（干宝《晋纪》*《文选·干宝晋纪总论》注）P. 296

新城太守孟达反，高祖亲征之，屠其城，斩达。（干宝《晋纪》*《文选·晋纪总论》注）P. 296

达初入新城，登白云塞，叹曰：“刘封、申耽据金城千里而失之乎！”（干宝《晋纪》*《三国志》注3）P. 297

吴武陵蛮叛。武陵，长沙郡夷盘瓠之后，杂处五服之内，凭土阻险，每常为獠杂鱼肉而归以祭盘瓠。俗称赤髓横裙子孙。（干宝《晋纪》*《御览》785）P. 297

魏明帝青龙元年，正月甲申，青龙见邾之摩陂井中。干宝曰：“自明帝终魏世，青龙、黄龙见者，皆其主废兴之应也。魏土运，青木色，而不胜于金。黄得位，青失位之象也。青龙多见者，君德、国运相克伐也。故高贵乡公卒败于兵。案刘向说：‘龙贵象而困井中，诸侯将有幽执之祸也。’魏世龙莫不在井，此居上者逼制之应。高贵乡公着潜龙诗，即其旨也。”（干宝《晋纪》*《晋书·五行志》）P. 297

宣帝除九品，置大中正。（干宝《晋纪》*《通典》32引干宝称）P. 298

景初二年春正月，诏太尉司马宣王率众讨辽东公孙渊。帝问宣王：“度渊将何计以待君？”宣王对曰：“渊弃城预走，上计也；据辽水拒大军，次计也；坐守襄平，此为成禽耳。”帝曰：“然则三者何出？”对曰：“唯明智能审量彼我，乃预有所割弃，此既非渊所及。”又谓：“今往，悬远不能持久，必先拒辽水，后守襄平也。”帝曰：“往还几日？”对曰：“往百日、攻百日、还百日，以六十日为修习，如此一年足矣。”（干宝《晋纪》*《三国志》注3）P. 298

廷尉府中，雌鸡化为雄，不鸣不将。干宝曰：“是岁宣帝平辽东，百姓始有与能之义，此其象也。然晋三后并以人臣终，不鸣不将，又天意也。”（干宝《晋纪》·晋书·五行志》）P. 299

正始二年，吴将全琮寇芍陂，朱然、孙伦五万人围樊城，诸葛瑾、步骘寇柵中。琮已破走而樊围急。宣王曰：“柵中民夷十万隔在水南，流离无主，樊城被围，历月不解，此危事也。”请自讨之。议者咸言贼远围樊城，不可卒拔。挫于坚城之下，有自破之势，宜长策以御之。宣王曰：“《军志》有之：将能而御之，此为縻军；不能而御之，此为覆军。今（原补注：边城受敌而坐庙堂）疆场骚动，民心疑惑，是社稷之大忧也。”六月，乃督诸军南征，车驾送出津阳城门外。宣王以南方暑湿，不宜持久，使轻骑挑之，然不敢动，于是乃令诸军休息洗浣（原注：一作沐），简精锐、募先登、申号令，示必攻之势。然等闻之，乃夜遁。追至三州口，大杀获。（干宝《晋纪》*《三国志》注4）P. 299

4) P. 299

高祖与曹爽俱受遗辅政，爽横恣日甚，高祖乃奏事永宁宫，废爽以侯归第。（《文选·晋纪总论》注）P. 299

时爽从天子谒陵，桓范出赴曹爽。宣王谓蒋济曰：“智囊往矣！”济曰：“范智则智矣，弩马恋栈豆，爽必不能用也。”（干宝《晋纪》*《类聚》93、《三国志》注9、《御览》895）P. 300

曹爽留车驾宿伊水南，伐木为鹿角寨。发屯田兵数千人以为卫。（干宝《晋纪》·《三国志》注9、《御览》337）P. 300

有司奏黄门张当辞，并道爽反状，遂夷三族。（干宝《晋纪》*《文选·晋纪总论》注）P. 300

蒋济以曹真之勋力，不宜绝祀，故以熙为后。济又病其言之失信于爽，发病卒。（干宝《晋纪》*《三国志》注9）P. 300

高祖东袭太尉王凌于寿春。初，凌以魏主非明帝亲生，且不明也，谋更立楚王彪。凌闻军至面缚请降。高祖解缚，反服见之。宋之京都。（干宝《晋纪》*《文选·晋纪总论》注）P. 301

王凌到项，见贾逵祠在水侧。凌呼曰：“贾梁道！王凌固忠于魏之社稷者，惟尔有神知之！”（干宝《晋纪》*《三国志》注28，）凌道饮药而死。（干宝《晋纪》·《文选·晋纪总论》注）P. 301

宣王讨王凌（至洛阳穷治其事），发（凌及）令狐愚冢（剖棺暴尸。兖州武吏、东平马隆托为令狐愚客，以私财更殡葬，行服三年，种植松柏。一州之士愧之。（《御览》420、《三国志》注28）P. 301

八月太傅有疾，梦王凌、贾逵为厉，甚恶之，遂薨。（干宝《晋纪》*《三国志》注28）P. 302

帝配享魏太祖庙，有奏诸功臣从享子，更以官为次，在荀、郭之上。（干宝《晋纪》*《御览》526）P. 302

☆世宗景皇帝司马师

世宗景皇，高祖崩，以抚军大将军辅政。（干宝《晋纪》*《文选·晋纪总论》注）P. 302

魏齐王嘉平四年五月，有二鱼集于武库屋上。干宝以为高贵乡公兵祸之应。（《晋书·五行志》）P. 302

中书令李丰，推太常夏侯玄谋废大将军。世宗闻之，乃遣王羨迎丰。至，世宗责之。丰知祸及，遂放恶言，勇士以刀环筑腰杀之。玄夷三族。（干宝《晋纪》·《文选·晋纪总论》注，《御览》371）P. 303

〔逮捕玄等，皆夷三族。〕初，丰之谋也，使告玄。玄答曰：“宜详之耳，不以闻也。”故及于难。（干宝《晋纪》*《世说·方正第五》注）P. 303

〔毋丘俭、文钦起兵。〕扬州刺史文钦自曹爽死后，阴怀异志。乃矫太后令，罪状世宗。世宗自率中军讨之，钦败，得奔入吴。（干宝《晋纪》*《文选

· 晋纪总论》注) P. 303

俭走死，诏夷三族。初，管辂过毋邱氏墓下，倚树衷吟，精神不乐。林木虽茂，无形可觉，碑谀虽美，无后可守。（干宝《晋纪》*《御览》57）P. 303

毋邱俭之起也，大将军以问刘陶。陶答：“依违大将军。”怒曰：“卿平生与吾论天下事，至于今日而更不尽乎！”乃出为平原太守，又追杀之。（干宝《晋纪》·《三国志》注14）P. 304

何曾字颖考，正元中为司隶校尉。时毋邱俭孙女适刘氏，以孕系廷尉，女母为武卫将军荀○所表活。既免，辞诣廷尉，乞为官婢以赎女命，曾使主簿程咸（原注：一误“陈咸”）为议，。议曰：“大魏承秦汉之弊，不及革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诚欲殄丑类之族也。若已孕育，则成他家之母，于法则不足惩奸乱之源，于情则伤孝子之思（原注：一作恩）。男不御（原注：罪于他族，而女独婴戮于二门，非所以哀矜女弱，均法制之大分也。臣以为在室之女，可从父母之刑，既醮之妇，使从夫家之戮。”朝廷从之。遂定为律令。（干宝《晋纪》*《三国志》注12）P. 304

时吴孙亮五凤二年五月，阳羨县立里山大石自立。案《京房易传》曰：“庶士为天子之祥也。”其说曰：石立于山，同姓平地异姓。干宝以为孙皓承废故之家得位，其应也。或曰：孙休见立之祥也。（干宝《晋纪》*《晋书·五行志》）P. 304

☆太祖文皇帝

太祖文皇帝，景帝母弟也。世宗崩，进位大将军，录尚书事，辅政。（干宝《晋纪》*《文选·晋纪总论》注）P. 305

镇东大将军诸葛诞，贰于我太祖。亲帅六军东征。拔之，斩诞首，夷三族也。

（干宝《晋纪》*《文选·晋纪总论》注）P. 305

诞麾下百人拱手为列，每斩一人，辄降之，竟不变至尽。时人比之田横。吴将于铨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之，既不能克，又束手于敌，吾弗取也。

”乃免胄冒阵而死。（干宝《晋纪》*《三国志》注28）P. 305

初，寿春每岁雨潦，淮水溢，常淹城邑。故文王之筑围也。诞笑之曰：“是固不攻自破也。”及大军之改，亢旱逾月。城既陷，是日大雨，围垒皆毁。（干宝《晋纪》*《三国志》注28）P. 306

天子发甲攻向府，成济问贾充曰：“事急矣，若之何？”充曰：“公畜养汝等，为今日之事也，夫何疑？”济曰：“然。”乃抽戈犯蹕。（干宝《晋纪》*《三国志》注4）P. 306

高贵乡公之杀，司马文王召（原注：一作会）朝臣而谋其故。（原注：一作其日）太常陈泰不至，使其舅荀覬（原注：当作○）召之。覬至，告以可否。泰曰：“世之论者以泰方于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内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

。文王待于曲室，诣（原注：一作谓）曰：“玄伯，卿何以处我？”曰：“可斩贾充，以谢天下。”文王曰：“不可，为吾更思其次。”泰曰：“泰厝惟有进于此，不知其次。”文王乃不更言。（干宝《晋纪》*《三国志》注22，《世说》注3，《御览》428）P. 306

杀尚书王经，经正直不忠于我，故诛之。（干宝《晋纪》*《世说》六）P. 306
时吴孙休永安三年，将守质子群聚嬉戏，有异小儿忽来，言曰：“三公锄，司马如。”又曰：“我非人，荧惑星也。”言毕上升。仰视，若曳一匹练，有顷没。干宝曰：“后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废，二十一年而吴平。于是九服归晋，魏与吴蜀灭（原误“战”）国。“三公锄，司马如”之谓也。（干宝《晋纪》*《晋书·五行志》）P. 307

又孙休后衣服之制，上长下短，又积领五六而裳居一二。干宝曰：“上饶奢，下俭逼，上有余，下不足之妖也。至孙皓果奢暴恣情于上，而百姓凋困于下，卒以亡国，是其应也。（干宝《晋纪》*《晋书·五行志》）P. 307

（魏元帝景元二年。）吴孙休永安四年，安吴民陈焦死，七日复生，穿冢出。干宝曰：“此与汉宣帝同事，乌程侯皓承废故之家得位之祥也。（干宝《晋纪》·《晋书·五行志》）P. 307

正元二年，司马文王反自乐嘉，杀嵇康、吕安。（干宝《晋纪》*《三国志》注21）P. 308

吕安字仲悌，东平人。（干宝《晋纪》*《文选·赵景贞与嵇茂齐书》李周翰注）P. 308

初，安之交康也，其相思则率尔命驾，千里从之。（干宝《晋纪》*《文选·奉答内兄希叔》注）P. 308

安尝从康，或遇其行，康兄喜位至方伯，拭席而待，弗之顾也。独坐车中。康母就设酒食，求康儿共语戏，良久则去，其轻贵如此。（干宝《晋纪》*《世说·二四》，《御览》498）P. 308

时太祖逐安于远郡，在路（上依《文选·赵景贞与嵇茂齐书》李周翰注引补）遗书与康：“昔李叟入秦，及关而叹聿，。”太祖恶之，追收安，下狱。康理之，俱死。（干宝《晋纪》*《文选·思旧赋》注）P. 308

康临刑索琴弹之曰：“《广陵散》于今绝矣。”（干宝《晋纪》*《文选·思旧赋》注六臣本）P. 308

阮籍宏逸旷达，居丧不帅常俭。（干宝《晋纪》*《文选·晋纪总论》注）P. 309

何曾尝谓阮籍曰：“卿恣情任性，败俗之人也。今忠贤执政，综核名实，若卿之徒何可长也！”复言之于太祖。（干宝《晋纪》*《世说·任诞第二三》注

) P. 309

籍居丧，饮啖不辍，故魏晋之间，有被发夷傲之事，背死忘生之人，反谓行礼者。籍为之也。（干宝《晋纪》*《世说》注七）P. 309

景元四年，大举伐蜀。太祖部分诸军，指授方略，使征西将军邓艾自狄道，攻姜维于沓中，使镇西将军钟会自骆谷袭汉中。（干宝《晋纪》*《文选·晋纪总论》注）P. 309

天子命太祖为晋公，九锡之礼。（干宝《晋纪》*《文选·晋纪总论》注

) P. 310

蜀诸葛瞻与邓艾战，败，及其子尚死之。干宝曰：“瞻虽智不足扶危，勇不足以据敌，而能外不负国，内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干宝《晋纪》*《三国志》注35）

邓艾进军城北，蜀主刘禅面缚舆榼，诣垒门。（干宝《晋纪》*《文选·晋纪总论》注）

姜维诣钟会降，会谓维曰：“来何迟也？”维正色流涕曰：“今日见此为速矣！”会甚奇之。（干宝《晋纪》*《三国志》注44）P. 310

咸熙元年，钟会谋反，伏诛。卫瓘袭邓艾，杀之。钟会、邓艾将伐蜀，与刘○别。克谓○曰：“二将当破蜀不？”○曰：“必破蜀，但皆不还。”客问其故，○曰：“治道在于克让。”（干宝《晋纪》*《御览》424）P. 311

〔魏将士愤杀姜维。〕干宝曰：“姜维为蜀相，国亡主辱弗之死，而死于钟会之乱，惜哉！非死之难，处死之难也。是以古之烈士，见危受命，投节如归，非不爱死也。固知命之不长，而惧不得其所也。（干宝《晋纪》*《纲目》，《三国志》注44）P. 311

又进晋公爵，为王。（干宝《晋纪》*《文选·晋纪总论》注）遣徐劭、孙或（○）使务，喻以平蜀。文帝贻吴主书曰：“韬神光福德，久劳于外。”（干宝《晋纪》·文选·齐敬皇后哀策》注）P. 311

咸熙二年，孙皓使纪陟来聘，且献方物。纪陟、弘（王寥）奉使人魏，入境而问讳，入国而问俗。寿春将王布示之马射，既而问之曰：“吴之君子亦能斯乎？”陟曰：“此军人骑士肄业所及，士大夫君子未有为为之者矣。”铸大惭。

（原注：以上亦见《书抄》）既至，魏帝见之，使侯问曰：“来时吴王何如？”陟对曰：“来时皇帝临轩，百僚陪位御膳，无恙。”晋文王乡之，百僚毕会，使侯者告曰：“某者安乐公也，某者匈奴单于也。”陟曰：“西王失土，为君王所礼，位同三代，莫不感义。匈奴边塞难羁之国，君王怀之，亲在坐席，此诚威恩远着。”又问：“吴之戎备几何？”对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问曰：“道里甚远，难为坚固？”对曰：“疆界虽远，而

其险要必争之地，不过数四，犹人有八尺之躯不受患，其护风寒亦数处耳。

”王善之，厚为之礼。（干宝《晋纪》*《三国志》注48）P. 311

孙皓遣使，诏书赐班绛○二十张、紫青○各十五张。（干宝《晋纪》·《御览》816）P. 312

魏帝（知历数有在，使郑冲策之，初以礼让，何曾等固请，从之。）诏曰：“惟三后陟配于天，而咸用光敷圣德。”（干宝《晋纪》*《文选·齐敬皇后哀策文》注）P. 313

泰始元年十二月即位。

以傅玄、皇甫陶为谏官。傅玄上书曰：“昔魏氏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今。”（干宝《晋纪》*《文选·晋纪总论》注）P. 313

诏：“骑都尉焦（譙）周，闲居中道，不仕危国。蜀亡之际，劝刘禅归命，有忠君济民之谋。又耽习典艺，博物洽闻。朕甚嘉之。以为散骑常侍。”（干宝《晋纪》*《书抄》）

泰始初，衣服上俭下奢，着衣者皆厌腰。此君衰弱、臣放纵、下掩上之象也。至元康末，妇出两裆，加乎觉脰之上，此内出外也。为车乘者，苟贵轻细，又数变易其形，皆以白蔑为纯盖，古丧车之遗象也。夫乘者，君子之器，盖君子立心无恒，事不崇实也。干宝以为晋之祸征也。及惠帝践阼，天子失柄，权制在于宠臣，下掩上之应也。至永嘉末，六宫次人流徙，没于戎狄，内出外之应也。及天下挠乱，宰辅、方伯多负其任，又数改易，不崇实之应也。（干宝《晋纪》*《晋书·五行志》）P. 314

泰始后，中国相尝用胡床貂盘，及为羌煮、貂炙。贵人富室，必置其器，吉享嘉会皆此为先。太康中，又以毡为系白头，及络带衿。笱原注：一作口）百姓相戏曰：“中国必为胡所破也。”毡产于胡而天下以为系白头，带身衿口，胡既三制之矣，能无败乎？干宝曰：元康中，氐、清代反，至于永嘉，刘渊、石勒遂有中都。自后四夷迭据华土，是其应也。（干宝《晋纪》*《宋志》

20）P. 314

泰始四年二月，上幸芳林园，与群臣宴，赋诗观志。（干宝《晋纪》*《文选·晋武帝华林园集诗注》）P. 314

以羊祜为左仆射。武帝诏曰：“散骑常侍、中军将军羊祜，兼德清劲，经纬文武。虽处腹心之任，不总枢机之重，非垂拱无为委任责成之意也。以祜为伤势左仆射、卫将军。”（干宝《晋纪》*《御览》212）P. 315

泰始五年

以羊祜都督荊州，王○为胡参军，祜除○百郡太守。王○在百郡，兵民苦役

，生男多不举。○乃严其杀子之防而后恤之，所育者数千人，于此能称兵矣。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尔，必勉之，无爱生。”（干宝《晋纪》*《御览》479）P. 315

泰始六年

胡烈击虏，力战死之。（无出处）P. 315

〔泰始七年，皇太子冠。〕皇太子有醇古之风，美于信受。侍中和峤数言于上曰：“季世多伪而太子尚信，非四海之主，忧太子不了陛下家事，愿追思文武之阼。”上既重长适，又怀齐王，朋党之论，弗入也。后上谓峤曰：“太子近入朝，吾谓差近，卿可与荀侍中共往言。”峤及○奉诏，俱至东宫观察太子。○还对上曰：“太子明识宏新（原注：一作“太子德识进茂。”）有如诏。”问而峤对曰：“圣质如初。”上默然。（干宝《晋纪》*《世说》注，《三国志》注十）P. 315

以王浚为益州，诏大作舟舰。王浚治船于蜀，吾彦取其流姊（女改木）以呈皓曰：“晋必有攻吴之计，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终不敢渡江。”皓弗从。（干宝《晋纪》·《三国志》注48）P. 316

〔免庾纯官。〕贾充飡众官，庾纯后至。充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后？”纯曰：“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后。”世俗以纯乃祖为伍伯，又曰充之先为市魁，故以戏答。（干宝《晋纪》*《文选·晋纪总论》注）P. 316

荀勖始造《正德》、《大向》之舞，以魏杜夔所制律吕，校大乐，本（八）音不和。后汉至魏，尺长于古四分有余，而夔据之，是以失韵。乃依《周礼》，积粟以起度量，以度古器符于本铭。虽以为式，用之郊庙。（干宝《晋纪》*《世说·术解第二十》注）

泰始十年

杜预作河桥成，武帝幸桥宴，举觞劝预曰：“非卿，此功不能就。”预曰：“自非陛下之圣明，臣无所施其愚巧也。”（干宝《晋纪》*《类聚》）P. 117

〔山涛为吏部。〕山涛举阮咸为吏部郎，三上，弗能用之。（干宝《晋纪》·《书抄》）P. 317

文淑讨树机能等，破之。文淑字次骞，小名鴛，（原注：文钦子，魏正始元年，钦奔吴。甘露二年吴使钦救诸葛诞。三年，诞杀钦。鸯归魏。）有武力筹策。扬休、胡烈为虏所害，武帝西忧，遣淑出征。所向摧靡。秦凉遂平，名震天下，为东夷校尉，姿器膂力，万人之雄。（干宝《晋纪》*《御览》275）P. 318

咸宁四年

六月，征南大将军羊祜来朝，上疏云：“以国家之盛强，临吴之危弊，军不逾

时，克可必也。”上纳之而未宣。（干宝《晋纪》*《文选·晋纪总论》注）P. 318

时吴天纪三年八月，建邺有鬼目菜，于工黄狗家生，依缘枣树，长丈余，茎光四寸、厚二分。又有买菜生工吴平家，高四尺，如枇杷形，上圆径一尺八寸，茎光五寸，两边生曰，绿色。《东观案图》名鬼目作芝草，买作平虑。遂以狗为侍芝郎，平为平虑郎，皆银印青绶。干宝曰：“明年运吴，王浚止船正得平渚，姓名显然，指事之征也。黄狗者，吴以土运承汉，故初有黄龙之瑞。及其季年，而有鬼目之妖，托黄狗之家。黄称不改，而贵贱大殊，天道精微之应也。（干宝《晋纪》*《晋书·五行志》）P. 318

何曾卒，下礼官议谥。博士秦秀议曰：“增资性骄奢，不修轨则，奕世以来，宰臣辅相未有受诟辱之声、被有司之劾、父子尘累而蒙恩贷若曾者也。（生极其情，死又无贬，王公贵人，复何畏哉！）谨案谥法：多（原注：当作“名”。）与实爽曰缪，怙威肆行曰丑，曾益谥为缪丑。（干宝《晋纪》*《御览》562）P. 318

司隶刘毅初数劾曾，不问。刘毅为司隶校尉，皇太子朝鼓吹入东掖门，毅以为大不敬，止之于门外，奏劾保、傅以下。诏赦之，然后入。（干宝《晋纪》*《书抄》）P. 319

刘毅为司隶校尉，常斋而疾，其妻出看之，表解斋。（干宝《晋纪》*《御览》530）P. 319

征处士朱冲。男安朱冲，其邻人失犊，与冲犊相类，来取之。冲不与争。后得之于坚冰之下，惭谢冲，冲不受。（干宝《晋纪》*《御览》898）P. 319

咸宁五年

龙骧将军王○上疏曰：“吴王荒淫，且观时运，宜征伐。”上将许之，贾充、荀勖等毕（原注：一作陈）谏以为不可。张华固执（原注：一作劝）之。杜预衣上疏。上先纳羊祜之谋，重以○、预之决，乃发诏，诸方大举。（3《文选·晋纪总论》注）P. 320

十一月，命安东将军王浑向扬州，龙骧将军王○帅百蜀之卒浮将而下。（干宝《晋纪》*《文选·晋纪总论》注、《辩亡论》注）P. 320

傅咸上书，以公私不足，由设官太多。诏议省员吏。傅咸为司徒长史，多所执正。（干宝《晋纪》*《御览》209）P. 320

太康元年春诸军并进。

吴丞相、军师张悌、护军孙震、丹阳太守沈莹，帅众三万济江，围成阳都尉张乔于阳荷。乔众才七千，闭栅自守，举白接告降。吴副军诸葛靓欲屠之，悌曰：“强敌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杀降不祥。”靓曰：“此等以救兵未至而力

少，故且伪降以缓我，非来服也。因其无战心而尽坑之，可以成三军之气。若舍之而前，必为后患。”悌不从，抚之而进。与讨吴护军张翰、扬州刺史周浚成阵相对。沈莹领丹阳锐卒刀○五千，号曰：“青巾兵”，前后屡陷坚阵。于是以驰淮南军，三冲不动，退引乱。薛胜、蒋班因其乱而乘之，吴军以次土崩，将帅不能止。张乔又出其后，大败吴军于版桥，获悌、震、莹等。（干宝《晋纪》*《三国志》注48）P. 320

吴人大惧，皓殿中亲近数百人叩头谓皓曰面议北军日近而釉不举刃，陛下将若之何？”皓曰：“何故？”对曰：“坐岑昏。”皓独言：“若尔当以奴谢百姓。”众因曰：“唯！”遂并起收昏，皓骆驿追止，已屠之也。（干宝《晋纪》*《三国志》注48）P. 321

四月，王○鼓噪入石头城，吴王孙皓将其子瑾等，泥首面缚舆榘，降于○。（《文选·晋纪总论》注、《辩亡论》注，《后汉列传》注3）P. 321

陆抗之克步阐，皓意张大，乃使尚光箠并天下，遇《同人》之《颐》对曰：“吉，庚子岁青盖当入洛阳。”故皓不修其政，而恒有窥上国之志。是岁也，实在庚子。（干宝《晋纪》*《三国志》注28）P. 321

孙秀（原注：吴孙匡孙，泰始六年降）在晋朝，初闻孙皓降，群臣毕贺，秀称疾不与。南向流涕曰：“昔讨逆弱冠以一校尉创业，今后主举江南而弃之，宗庙山陵于此为墟，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朝廷美之。（干宝《晋纪》*《三国志》注51）P. 322

武帝从容问萱莹曰：“孙皓之所以亡者何也？”莹对曰：“归命侯臣皓之君吴也，昵小人，刑罚妄加。大臣大将无所亲信，人人忧恐，各不自保。危亡之衅，实由于此。”帝遂问吴士存亡者之贤愚，莹各以状对。（干宝《晋纪》*《三国志》注53）P. 322

吴国既灭，江外忘亡。（干宝《晋纪》*《史通·模拟》）P. 322

王浑愧久造江而王○先之，乃表○违诏，不受己节度。○上书自陈曰：“恶直丑正，实繁有徒，欲构南箕，成此贝锦。”《文选·晋纪总论》注）P. 322

武帝自咸宁三年至太康元年，木连理八生。（干宝《晋纪》*《类聚》98）P. 323

太康二年

鲜卑寇昌黎。御史大夫郭钦上书曰：“戎狄强犷，历古为患。今西北郡皆与冗居。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月至盟津。（北地、上郡尽为狄庭）及平吴之盛，出北地、西河、安定，复上郡，置冯翊、平阳。”帝弗听。（干宝《晋纪》*《文选·晋纪总论》注）P. 323

太康三年正月朔，秦祀南郊。礼毕，上顾谓刘毅曰：“朕方汉何主？”对曰

：“桓、灵。”帝曰：“吾虽不及古贤，犹克己为治。方之桓、灵，不亦甚乎？”对曰：“桓、灵卖官，钱入于官，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殆不若也。”（干宝《晋纪》*《文选·晋纪总论》注）P. 324

四月，太尉鲁公贾冲薨。初，充用韩谧为贾氏嗣，上特许之。及议谧，博士秦秀曰：“冲位冠群后，惟民之望而悖礼溺情，以乱会伦。（昔曾口养外孙莒公子为后，《春秋》书莒人灭曾口，绝父祖之血食，开朝廷之乱原）案谧法：昏乱纪度曰‘荒’，冲宜谧‘荒’。”上弗从，赐谧曰“武”。（干宝《晋纪》*《御览》562）325

武帝太康中，有鲤鱼二，见武库屋上。干宝以为武库兵府，鱼有鳞甲，亦兵类也。（原注：以上亦见《玉海》183）鱼既极阴，屋上太阳。鱼见屋上，象至阴以兵革之祸于太阳也。至惠帝初诛杨骏、废太后，矢交馆阁。惠帝末，贾后谤杀太子，寻亦诛废。十年之间，母后之难再兴，是其应也。自是祸乱构矣。《京房易妖》曰：“鱼去水飞入道路，兵且作。”（干宝《晋纪》*《晋书·五行志》）P. 325

（张华免，为冯恢弟○所构。）处士冯恢，志行过人，以为散骑侍郎。张华曰：“臣请观之，若不见臣，上也；见而有傲世之容，次也；敬而为宾主者，固俗士也。”及华至，恢待之恭，于是时人少之。（干宝《晋纪》*《御览》224）P. 326

太康六年，南阳献两足猛兽（原注：二字当作虎，因唐讳）此毛虫之孽也。识者为其文曰：“武（当作“虎”）形有亏，金首失仪。圣王应天，斯异何为？”言兆乱也。《京房易传》曰：“足少者，下不胜任也。”干宝认为首（原注：当作虎）者，阴精居于阳，金首也。南阳，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室乱之妖也。六水数既极，火愿得作，而金受其败也。至元康九年，始杀太子，距此十四年。二七十四，火始终相乘之数也。自帝受命至愍怀之废，凡三十五年焉。（干宝《晋纪》·《晋书·五行志》）P. 326

太康七年

始制大臣听终丧三年。大鸿胪郑默有母丧，既葬，有司依常使还摄职。默固陈执，久乃许之。于是定令，听大臣得终丧焉。（干宝《晋纪》*《御览》545）P. 326

太康八年诏：“刘渊领北部都尉。”（干宝《晋纪》*《文选·晋纪总论》注）P. 327

太康后，天下为家者移妇人于东方，空莱北庭以为园囿。干宝曰：“夫王朝南向，正阳也，后北宫位太阴也。世子居东宫，位少阳也。今居内于东，是与外俱南面也，亢阳无阴，妇人失位，而干少阳之象也。贾后谗戮愍怀，俄而祸败

亦及。（干宝《晋纪》*《宋志》20）P. 327

尚书郭启出赴妹葬，疾病不辞。左丞傅咸纠之，上述弗过。（干宝《晋纪》·《文选·晋纪总论》注）P. 327

立孙○为广陵王，高选僚佐，以刘○为傅。时礼让未兴，贤者壅滞，少府刘○因着《崇让论》曰：“季世不能让贤，虚谢见用之恩，莫肯让于胜己。”云云。（《文选·晋纪总论》注，《御览》424）P. 327

时又封宗室数，刘颂上疏云云。刘颂在朝忠正，才经政事，武帝重之。访以治道，悉心陈奏，多所施行。（干宝《晋纪》*《文选·晋纪总论》注）P. 327

武帝太熙元年，太庙梁折（原注：帝纪作太康十年十二月），四月世祖崩。（《占经》114）P. 328

五月葬我武皇帝。（干宝《晋纪》*《史通·模拟》云：干宝《晋纪》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P. 328

《论晋武帝革命》。史臣曰：帝王之兴，必俟天命，苟有代谢，非入事也。文质异时，兴建不同，故古之有天下者，柏皇、栗陆以前，为而不有，应而不求，执大象也。鸿黄世及，以一民也。尧舜内禅，体文德也。汉魏外禅，顺大名也。汤武革命，应天人也。高光争伐，定功业也。各因其运而（原注：下一有“得”字）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古者敬其事则命以始也（原注：一无“也”字），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终，岂人事乎？其天意乎！（干宝《晋纪》*《文选》49，《初学记》9）P. 328

孝惠皇帝

永熙元年

杨骏为太傅，百官总己以听于骏。（干宝《晋纪》*《文选·西征赋》注）P. 329

永熙初，卫瓘家人炊饭，堕地尽化为螺，出足起行。螺，龟类，近龟孽也。干宝曰：“礼被甲，兵象也，于《周易》为离，离为甲兵。明年○诛。（干宝《晋纪》·《宋志》20）P. 329

永平元年诛太傅杨骏，迁太后杨氏于永宁宫。（干宝《晋纪》*《文选·晋纪总论》注）P. 329

元康元年

策废杨氏为庶人，居于金墉城。（干宝《晋纪》*《文选·晋纪总论》注）P. 329

庶人杨氏幽于金墉城，陈留董仲道游于太学，喟然而叹曰：“建斯室也何为者乎？每见国家赦书，谋反大逆皆除，其杀祖父母、父母者不除、以为道法所不容也。何今日公卿处议，文饰典礼以至此事乎！天理之既灭，大乱将作矣。

”顾谓谢鲲、阮千里等曰：“《易》称知几其神，卿等各可深逃。”乃自荷担妻子，推车以入蜀山，莫知所在。（干宝《晋纪》*《御览》652）P. 329

〔征汝南王亮等辅政，亮专权。御史中丞傅咸谏亮，不从。咸再为郡中正。〕咸为豫州中正，诤评之职。（干宝《晋纪》*《书抄》）P. 330

〔六月贾后杀太宰亮、泰伯○及楚王玮。〕太子太傅孟观知中宫旨，因谮二公欲行废立之事。楚王玮杀太宰汝南王亮、太保卫瓘。张华以三公既亡，楚必专权，使董猛言于后，遣谒者李云选诏，免玮付廷尉。玮以矫诏伏诛。（干宝《晋纪》·《文选·晋纪总论》注）P. 330

〔起傅咸为司隶校尉。〕司隶校尉傅咸上书曰：“臣以货赂流行，所宜深绝。”（干宝《晋纪》*《文选·晋纪总论》注）P. 330

元康四年

〔傅咸卒。〕傅咸兼私立校尉，使朝廷宽宏，豪右放恣，郡县纵容，寇贼充斥。交相请托，朝野溷浊。咸于是数日之间，三奏免送官。奏案蹇碍，终无曲挠，有司肃然。（干宝《晋纪》*《书抄》）P. 331

元康妇人之饰有兵兵佩，又以金银、玳瑁之属，为斧钺戈戟以当笄。干宝因为男女之别，国之大纲。国外服物异等，贄币不同。今妇人而以兵器为饰，此妇人妖之甚者，于是遂有贾后之事，终亡天下。是时妇人结发者既成，以纒急束其环，名曰“擷子系介”。始始自中宫，天下化之，其后贾后废害太子之应也。（干宝《晋纪》*《晋书·五行志》、《宋志》20）

元康五年三月，吕县有流血，东西百食步，此赤祥也。至元康末，穷凶极乱，僵尸流血之应也。干宝因为：后八载而封云乱徐州，杀伤数万人，是其应也。（干宝《晋纪》*《晋书·五行志》）P. 331

元康六年

夏，匈奴郝度（元）与马兰羌等俱反，征赵王伦还，以梁王彤为征西大将军，西讨氏羌。（干宝《晋纪》*《文选·关中诗》注）

八月，氏羌齐万年反，十一月遣周处等讨之，梁王彤为大都督，督关中诸军屯好○。（干宝《晋纪》*《文选·关中诗》注）P. 331

元康八年

十一月，高原陵火。是时贾后凶恣，贾谧擅朝，恶积罪稔，宜见诛绝。天戒若曰：臣妾之不可者，虽亲贵莫比，犹宜如下而诛之，如吾燔高原陵也。帝既目毛弱，而张华又不纳裴○、刘卞之谋，故后遂纵杀太子也。干宝以为，高原陵火，太子废之应。汉五帝世高园便杜火，董仲舒对与此占同。（干宝《晋纪》*《晋书·五行志》注）P. 332

元康九年

〔十二月，废太子○为庶人，阎缵與贯上书理冤。〕阎缵为人鲠直，不畏强御。初仕为太傅杨骏舍人。（干宝《晋纪》*《御览》249）P. 332

永康九年

〔三月杀太子○。〕贾庶人陷害愍怀太子时（二月丁酉，大风飞沙拔木），有谣曰：“南风烈烈吹白沙，千岁骷髅生齿牙。”南风，庶人名。愍怀小名沙门。（《御览》368）P. 333

〔收赵粲、贾午考竟。〕韩寿妻贾午，实始助乱。（干宝《晋纪》*《御览》368）P. 333

八月，伦杀潘岳、石崇。P. 334

石崇有妓人曰绿珠，美如玉，善舞而工笛。孙秀乃使人求焉。崇别馆北邙下，方登良观临清水，妇人侍侧，使者以告崇。崇出其婢妾数十人以示之，皆苑兰麝而被罗○。曰：“任所择。”使者曰：“君侯服御丽则丽矣，然本所受命者，指索绿珠也，未识孰是。”崇勃然曰：“绿珠吾所爱重，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今，察远照迩，愿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已出，又反，崇竟不许。（原注：以上亦见《世说》注八）使者还以告故，秀劝赵王伦杀之。（干宝《晋纪》·《类聚》18、《御览》380）P. 334

赵王伦篡位，有鹑入太极殿，有雉集于东堂（干宝《晋纪》*《御览》924）P. 334

四月，乘輿反正。

诛赵王伦、义阳王威。义阳王威附赵王伦，伦篡位，使威夺玉玺。上执威强争，毁上指。及乘輿反正，诏诛威曰：“夺吾玺者，正此人也。”《书抄》）P. 334

元康至太安件，江淮之域有败○自聚于道，多者或至四五十量，干宝尝使人散而去，或投林草，或投坑谷，明日视之，悉入如故。民或云见狸衔而聚之，亦未察也。干宝因为夫○者人之贱服，最处于下，而当劳辱，下民之象也；败者疲敝之象也；道者地理四方，所以交通王命，所由往来也。今败○聚于道者，象下民疲病，将相聚为乱，以绝四方而壅王命之象也。在位者莫察。太安中发壬午兵，百姓怨叛，淡夏（义阳蛮）男子张昌遂首乱（原注：太安二年事）荆楚从之者如流，于是兵革岁起，天下因遂大破坏，此近服妖也。（干宝《晋纪》*《晋书·五行志》，《宋志》20）P. 335

太安元年

四月癸酉，有人自云龙门入殿前，北面再拜曰：我当作中枢监，即收斩之。干宝以为：禁庭尊秘之处，今贱人径入而门衙不决者，宫室将虚而下人逾上之妖也。是后帝北迁邺，又迁长安，宫阙遂空焉。（干宝《晋纪》*《晋书·五行志

》) P. 334

丹阳湖熟县，夏加湖有大石浮二百步而登岸，民惊躁相告曰：“石来！”干宝曰：“寻有石冰入建邺。”（干宝《晋纪》*《晋书·五行志》）P. 336

初，洛中名服有“白石绮”，识者尤之曰：“石非繒采之称。”（干宝《晋纪》·《御览》816）P. 336

太按二年

蜀贼李流攻益州，发永武以西赴益州。兵不乐西征。李辰因之诳曜百姓，以山都民邱沉为主，石冰应之。石冰略扬州，扬州刺史苏峻降。（干宝《晋纪》*《文选·晋纪总论》注）

成都王颖遣陆机等来逼京师，十月破机于建春门，颖杀机。初，陆抗诛步阐，百口皆尽，有识尤之。及机、云见害，三族无遗。（干宝《晋纪》*《世说·尤悔第三三》注）P. 337

永兴元年

（三月○请立颖为太弟。）河间王○表曰：“成都王颖明德茂亲，功高勋重。”（干宝《晋纪》*《文选·与陈伯之书》注）

（以刘○为太尉。）刘○为太尉，告老。诏以侯就第，居三司之上，国之大政将诏于宅室也。（干宝《晋纪》*《书抄》）P. 337

（刘渊自称大单于。）刘渊迁离石，遂谋乱。渊在西河离石，攻破诸郡县。（《文选·晋纪总论》注）P. 337

刘渊迁左国城，自称王。（干宝《晋纪》*《文选·晋纪总论》注）P. 337

十二月废皇太弟颖诏豫章王炽为皇太弟。（干宝《晋纪》*《文选·晋纪总论》注）P. 338

（以刘弘领荆州。）刘弘教曰“太康以来，天下共尚无为，贵谈庄老，少有说事。”（干宝《晋纪》*《文选·晋纪总论》注）P. 338

永兴二年

（七月，越严兵，徐方将迎大驾。）东海王越治兵，召下陂县孙惠为记室，专掌文疏，预参谋谋。（干宝《晋纪》*《书抄》）P. 338

光熙元年

十一月皇帝崩，皇太弟即位。（干宝《晋纪》*《文选·进出纪总论》注）P. 338

十二月葬我孝惠皇帝。（干宝《晋纪》*《文选·进出纪总论》注）P. 338

使鲁褒字元道，南阳人，作《钱神论》。（干宝《晋纪》*《文选·晋纪总论》注）P. 338

☆孝怀皇帝

永嘉元年

太傅东海王越，总兵筑。（干宝《晋纪》*《文选·晋纪总论》注）P. 339

二月王弥反，攻东安二郡，复攻青州。（干宝《晋纪》*《文选·晋纪总论》注）P. 339

八月苟日希大破汲桑、石廷，加青、兖都督。日希日希用法严峻。苟日希为兖州刺史，从（原注：一作姨）母寡，有一子，坐小事，从（一作姨）母向日希流涕叩头，及中外皆乞活，终不得生。（原注：四字一作不听）死后往哭之甚悲，曰：“杀弟者，兖州刺史；哭卿者，苟道将也。”（干宝《晋纪》*《书抄》、《御览》258）P. 339

永嘉初，有神见兖州甄城民家。免奴为主簿，自号为樊道基。有姬号成夫人，欲迎致，便载车行，当得此免奴主簿从行为译，以宣所宜。汝南梅颐字仲真，去邳来兖州。闻其然，因结羊世茂、阮士公诸宾往观之。成夫人便遣逐步出，当与贵克语。主簿死不肯，避。成夫人因大嗔，索士公马鞭，脱主簿鞭之。（干宝《晋纪》·《御览》359）P. 340

永嘉五年

〔琅邪王睿逐周馥。〕华谭依周馥，及琅邪王遣甘卓攻馥，谭先于卓有恩，卓募人入城求谭。入者至舍问：“华侯在否？吾甘扬威使也。”谭曰：“不知华侯所在。”抽绢二匹授之，使人还以告。卓曰：“是华侯也。”（干宝《晋纪》*《御览》807）P. 340

贼刘曜入京都，百官失守。杀大将军吴王晏、光禄大夫竟陵王懋，其余官僚僵尸涂地，百不遗一。天子蒙尘于平阳。（干宝《晋纪》*《文选·晋纪总论》注）P. 341

永嘉六年

关中秦王业（邳）为皇太子，本吴孝王之子，出为秦献王后。（干宝《晋纪》·《文选·晋纪总论》注）P. 341

永嘉七年（正月）皇帝崩，谥曰孝怀皇帝。（干宝《晋纪》*《文选·晋纪总论》注）P. 342

太子即位于长安。（干宝《晋纪》*《文选·晋纪总论》注）P. 342

怀帝驶诞，有嘉禾生于豫章，后竟以豫章为皇太弟。即位处，望气言豫章、广陵有天子气。（干宝《晋纪》*《文选·晋纪总论》注）342

洛京倾覆，秦王业避难，密南正在许、颍，宇宙刺史阎鼎以天下无主，有辅立之计。（干宝《晋纪》*《文选·晋纪总论》注）P. 342

建兴元年

愍帝诏琅邪王睿曰：“今以王为侍中、左丞相，督陕东诸军事。右丞相、南阳

王督陝右諸軍事。（干寶《晉紀》*《文選·晉紀總論》注）P. 342

愍帝詔曰：“群邪作逆，傾蕩五都。”（干寶《晉紀》*《文選·辯命論》注）P. 343

建興二（原注原引作三）年，木包罕伎人產一龍子，色似錦文，常就母乳望之如見神光在床。少有就視者，此亦皇之不建，于是帝竟淪沒。（干寶《晉紀》·《御覽》361，案：此引不全，故依《晉書·五行志》旁補，或是干寶之說）P. 343

建興四年

十一月劉曜寇長安，賊入掠京都。劉粲寇于城下，天子蒙城于平陽矣。（干寶《晉紀》*《文選·勸進表》注、《晉紀總論》注）P. 343

丞相睿出師，露次移檄北征。十二月丙寅，丞相府斬都運令史淳于伯，血逆流上柱二丈三尺，此赤祥也。是時后將軍褚裒鎮廣陵，丞相揚聲北伐，保以督運稽留及役使贓罪，依軍法戮之。其息訴稱督運事訖，無所稽乏，受賂役使，罪不及死。兵家之勢先聲后實，實是屯戍，非為征軍。自四年已來，運漕稽停，皆不以軍興法論，僚佐莫之理。及有變，司直彈劾眾官，元帝不問。遂頻旱三年。干寶以為：冤氣之應也。郭景純曰：血者，水類，同屬於坎，坎為法象。水平潤下，不宜逆流，此政有咎失之征也。（干寶《晉紀》*《晉書·五行志》）P. 343

建興五年

三月丞相睿稱晉王，改建武元年。六月揚州旱，去年十二月淳于伯冤死。其年即旱，而太興元年六月又旱。干寶曰：“殺淳于伯之后，旱三年是也。刑罰妄加，群陰不附，則陽氣勝之罰也。”（干寶《晉紀》*《晉書·五行志》）P. 344

（十二月，愍帝歿于平陽。）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干寶《晉紀》·《史通·摸擬》）P. 344

太興元年三月，奉愍帝凶問，晉王即位，改元。謚曰愍皇帝。（干寶《晉紀》·《文選·晉紀總論》注）P. 344

中牟縣故魏任城王台下池，中有漢時鐵錐，長六尺、入地三尺，頭西南指，不可動，至月朔自正。因為晉失中興之瑞。（干寶《晉紀》*《水經注》22）P. 344

丞相王導為王協少有令譽，乃辟撫軍司徒行參軍。（干寶《晉紀》*《書抄》69）P. 345

卞○天子太子詹事，世稱○裁斷切實，忠于事上也。（干寶《晉紀》*《書抄》）P. 345

元帝太兴元年四月，西平地震，涌水出。十二月，庐陵、豫章、武或、西陵地震，涌水出，山崩。干宝以为王敦陵上之应也。（干宝《晋纪》*《晋书·五行志》）P. 345

太兴中，王敦镇武昌，武昌灾火起，清众救之，救于此而发于彼。东南西北数十处俱应，数日不绝。旧说所谓滥灾妄起，虽兴师众不能救之之谓也。干宝以为此臣而君行，亢阳失节，是为王敦陵上有无君之心，故灾也。（干宝《晋纪》*《晋书·五行志》）P. 345

太兴四年，王敦在武昌，铃下仪仗生华，如莲华，五六日而萎落。此禾失其性而为变也。干宝以为：铃阁，尊贵者之仪。铃下，主威仪之官，今狂华生于枯木，又在铃阁之间，言威仪之富、荣华之盛，皆如狂华之发，不可久也。其后王敦终以逆命没，又加戮其尸，是其应也。一说亦华孽也，于《周易》为枯杨生华。（干宝《晋纪》*《晋书·五行志》，《宋志》20）P. 346

司马道子于府北园内为酒庐列肆，使姬人沽鬻酒肴如裨贩者，数游其中，身自贸易。因醉寓寝，动连日夜，汉灵帝尝若此。干宝以为贵者失位，降在皂隶之象也。俄而道子见废，以庶人终，此貌不恭之应也。（干宝《晋纪》*《晋书·五行志》，《宋志》20）P. 346

刘蕃为江夏高新令，及卒，百姓如丧父母。将归，不受祭。吏民往相聚于路，侧望柩设奠，酹而哭之。（干宝《晋纪》*《书抄》，此非刘琨父）P. 346

苗愿杀司隶校尉满奋。（干宝《晋纪》*《文选·奏弹王源》注）丁固父览以义让称。（干宝《晋纪》*《文选·齐故陆昭王碑王》注）P. 346

《晋纪总论》（略）（《文选》、《晋书·纪》、《初学记》9、《御览》300）

干宝《晋纪》补遗。摘自黄○辑本：

武帝诏曰：盖德冠上民，必飨不泯之荣。（干宝《晋纪》*《文选·沈休文齐故安陆昭王碑文》注）P. 357

裴秀制地图，有六体：一曰分率、二曰准望、三曰道里、四曰高下、五曰方斜、六曰迂直。（干宝《晋纪》*《书抄》157）P. 357

王导为司徒，置西属一人，佐长史，参定九品也。（干宝《晋纪》*《书抄》68）

魏文帝临江叹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干宝《晋纪》*《寰宇记·江南东道润州丹徒县》）P. 357

孟宗，江夏人。迁吴会。时制不得将家行，每得时味，必以寄母。（干宝《晋纪》*《纬略》6）P. 357

束晰为秘书监贾谧请为著作（佐）郎，难陆机《晋书》限断。（干宝《晋纪》

· 《书抄》57) P. 358

陆机：《晋纪》清·汤球辑

☆《晋书限断议》

三祖实终为臣，故书为臣之事不可如传，此实录之谓也。而名为帝王，故自帝王之籍，不可以不称纪，则追王之义。（陆机《晋纪》*《初学记》21）P. 367

☆文帝

文帝势崇于三分，而身终乎北面。虽曰未暇，王业已固矣。（陆机《晋纪》

·《初学记》9）P. 361

王○之在巴郡也，梦悬四刀于其壁上，臣恶之。激问主簿李毅，毅拜贺曰：“夫三刀为州，而今见四刀，为益一也。明府其临益州乎？”○后果为益州刺史。（陆机《晋纪》*《类聚》60、79，《书抄》223，《御览》254、345）P. 361

陆机：《惠帝起居注》清·汤球辑

元康元年，以裴○为侍中。裴○字逸民，河南闻喜人，司空秀之子也。（陆机《惠帝起居注》*《世说》注2）

〔元康七年，以王戎为司徒，赏事虚名。裴○着《崇有》以释其蔽。〕○雅有远量，当朝名士也，又曰民之望也。○理甚渊博，瞻于论难。（以上亦见《世说》注4）着《崇有》、《贵元》二论，以矫虚诞之弊。文辞精富，为世名论。

（陆机《惠帝起居注》*《三国志》注23）P. 362

式干殿集诸皇子，悉在三司上。（陆机《惠帝起居注》*《宋书·蔡廓传》

）P. 362

〔元康九年，废太子○为庶人。〕愍怀太子赐典兵中郎将，复○袜一两。（陆机《惠帝起居注》*《书抄》136）P. 363

〔永康元年，赵王伦欲篡位，先诛朝望。乃执张华、裴○等，使张林诘而斩之。〕门下通事令使张林者，黑山贼张（原注：上五字依《通鉴》注引补）飞燕之曾孙。林与赵王伦为乱，未及周年，位至尚书令、卫将军，封郡公。寻为伦所杀。（陆机《惠帝起居注》*《三国志》注8）

有云母幌。（陆机《惠帝起居注》*《书抄》，此不知所附）P. 363

王浚乘胜追石超军于斥邱，超持重不与战，以鹿角步安立（原注：上三）营。

（陆机《惠帝起居注》*《御览》337，《书抄》，案：此非陆机书）

补遗。摘自黄○辑本。《晋惠帝起居注》

☆惠帝

帝还洛阳，至陵下谒。无履，取左右履着，下拜。（陆机《惠帝起居注》*《御览》697）P. 365

帝至朝歌，无被。中黄门以两幅布被给帝。（陆机《惠帝起居注》*《御览》707）P. 365

☆愍怀太子

愍怀以体上白绢单衣一领，因士寄与妃。（陆机《惠帝起居注》*《御览》652）P. 363

☆愍怀太子妃

惠使使节并司空、任城王济，策命愍怀皇太子前妃为皇太孙太妃。是日也，以差告于宗庙。（陆机《惠帝起居注》*《御览》149）P. 366

☆皇孙臧

拜孙臧为临淮王，尚为襄阳王。又诏臧为皇太孙。臧废。到铜驼街，宫人侍从皆哽咽，路人口文泪焉。桑复生于西厢，长丈余，太孙废，乃枯。（陆机《惠帝起居注》*《御览》149）P. 366

惠帝诏以太常常粢为太孙太傅，前城阁校尉梁柳为太孙少傅。（陆机《惠帝起居注》*《御览》149）P. 367

（晋）曹嘉之《晋纪》（清）汤球辑

☆文帝

〔甘露二年，诸葛诞作乱。〕诸葛但，以气迈称，常倚柱读书，霹雳震其柱，诞读书自若。（曹嘉之《晋纪》*《书抄》152，《御览》13、187，《事类赋注·雷》）P. 371

〔景元三年，杀嵇康。〕康刑于东市，顾日影援琴而弹。（曹嘉之《晋纪》·《文选·思旧赋》注）P. 371

☆武帝

〔泰始元年，以荀勖为中书监。〕中书监、令常同车入朝，至和峤为令时，而荀勖为监。峤意强抗，专车而坐，乃使监、令异车，自峤（原注：一作此）始也。（曹嘉之《晋纪》*《世说》注3，《书抄》）P. 371

〔泰始十年，以山涛为吏部尚书。〕山涛举阮咸为吏部郎，三上武帝，不能用也。（曹嘉之《晋纪》*《文选·五君咏》注）P. 371

汝南史曜字季茂，为山涛所知。父为征南府小吏，乡人周浚一见曜而友之，配之妹，官至中书郎。（曹嘉之《晋纪》*《类聚》48，《御览》220）P. 372

〔太康二年，以羊暨弟篇奉祜嗣。〕羊祜子暨为青州刺史，暨牛于州产犊，及暨去职（原注：上三字一作迁字），以官舍所生，遗之而去。（曹嘉之《晋纪》·《类聚》50、94，《御览》256）P. 372

太康四年，以荀勖守尚书令。诏曰：“周之冢宰，今尚书令，皆古百揆之任，以其亮采惠畴，熙帝之载，实允于此。勖肆力先朝，庸勋超格，受终之揆

，协于大麓，故授以此任也。”（曹嘉之《晋纪》*《书抄》59）P. 372

荀勖自中书监迁尚书令，人贺之。勖曰：“夺我凤皇池，何贺之有？”（曹嘉之《晋纪》*《初学记》11）P. 373

☆惠帝

〔永熙元年，以杨骏辅政。〕张华惧后族之盛，作《女史箴》。（曹嘉之《晋纪》*《文选·女史箴》注）P. 373

〔太安二年，复以王戎为司徒。〕王戎再至司徒（原注：前元康七年已为之），委事掾属，乘小马从便门出，见者不知是台司也。（曹嘉之《晋纪》*《御览》208）P. 373

☆愍帝

〔洛阳倾覆，荀藩等奉之趣许昌。阎鼎与藩等谋奉帝入关。藩与周○等不欲。刘畴等中途叛，○等逃过江，鼎追畴杀之。〕刘畴字王乔，彭城人，父讷，司隶校尉。畴善谭名理，曾避乱坞壁，有贾胡数百，欲害之。畴无惧色，援箛而吹之，为《出塞》、《入塞》之声，以动其游客之思。于是群胡皆倚（原注：一作垂）泣而去之。遂得免。位至司徒左长史。（曹嘉之《晋纪》*《世说注》五，《类聚》44，《书抄》111，《御览》581）P. 374

畴有重名，永嘉中为阎鼎所害。司徒蔡谟每叹曰：“若使刘王乔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选也。”（曹嘉之《晋纪》*《世说·赏誉第八》注）P. 375

☆元帝

〔刘琨等遣使劝进。〕刘琨作《劝进表》，无所点窜，封印既毕，对使者流涕而遣之。（曹嘉之《晋纪》*《文选·劝进表》注，按此条作者实不知名）P. 375

（晋）邓粲《晋纪》（清）汤球辑

☆元帝

〔迁左将军，从讨成都王颖，败颖将陆机，杀机及云。初，机、云入洛，造张华，如旧相识。〕张华多须，常以绵缠之，陆云见之，笑不能止。（邓粲《晋纪》*《御览》374）P. 379

〔荡阴之败也，叔父东安王繇为颖所害，帝奔归国。〕王导与元帝有布衣之好，知中国将乱，劝帝渡江。（邓粲《晋纪》*《世说·言语第二》注）P. 379

〔东海王越留帝以东平，监徐州、镇下邳，与范阳王虓发兵。〕虓以刘琨为司马。琨与兄輿俱知名，游权贵之间，当世以为豪杰。（邓粲《晋纪》*《世说·仇隙第三十六》）P. 379

〔越西迎大驾，留帝居守。奉驾东还，以越为太傅、录尚书。〕越以重名辟士，以胡母辅之为从事中郎。胡母辅之过河南尹门下，将饮酒，河南卒王子博偃

坐其傍。辅之叱之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惟不乏吾事则已，安能复为人使？”辅之因就与语，叹曰：“吾不及也。”因之言之于河南尹，以为功曹。

（邓粲《晋纪》*《书抄》77，《御览》498，《事类赋》注“火”）P. 380

〔以谢鲲为掾。〕鲲与王澄之徒，慕竹林诸人，散首披发，裸袒箕踞，谓之八达。故邻家有美女，鲲挑之，女织梭投之，折其两齿。世为之谣曰：“任达不已，幼舆折齿。”（邓粲《晋纪》*《世说·品藻第九》注，《御览》380）

竹林诸人阮籍母将死，与人围棋如故。对求止，籍不肯，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三升，举声一号，呕血数升，废顿久之。（邓粲《晋纪》*《世说·任诞二三》注、《御览》740、753）P. 381

阮籍能为青白眼，礼俗之士，辄以白眼对之。宗正嵇喜，康之兄也，闻籍丧趋吊焉。籍以不哭见白眼，喜不怩而退。（邓粲《晋纪》*《御览》366、561）P. 381

嵇康曾锻于长林之下，钟会造焉。康坐坐（原注：有伪字）以鹿皮，巍然正容，不与之酬对，会恨而去。（邓粲《晋纪》*《御览》833）

〔刘伶尝着袒服而乘鹿车，纵酒放荡，或脱衣裸形在屋中。〕客有诣令，值其裸袒，责伶。（原注：一作“讥之”）伶笑曰：“吾以天地为窄舍，以屋宇为巾军衣，诸君自不当入我巾军中，又何恶（原注：一作“怨”）乎！”其自任若是。（《世说·任诞第二三》注，《书抄》148，《御览》498）P. 381

〔帝迁安东将军，都督扬州。用王导计，始镇建邺。〕求王导为安东司马，政皆决之，号“仲父”。晋中兴之功，导实居其首，（邓粲《晋纪》*《世说·言语第二》注）P. 382

〔越以王澄为荆州。〕澄放荡不拘，时谓之达。（邓粲《晋纪》*《世说·简傲第二四》注）P. 382

王澄为具有，纵酒嬉戏。（原注：四字依《白帖》补）荆州民宗廞（原注：一作欢，一作厥）以酒色礼澄（原注：一作“以酒犯澄”）王平子怒，厉色叱左右口卒廞。（原注：上亦略见《书抄》72）别驾郭舒厉色谓左右曰：“使君醉，汝辈何敢妄动！”平子大恚曰：“别驾狂邪？枉言我醉！”因遣炙舒眉头，舒跪受炙，平子意释而廞得免。（邓粲《晋纪》*《御览》263、365）P. 382

〔越引裴遐为主簿，越子毗害之。〕遐以辩论为业，善叙名理，辞气清畅，冷然若琴瑟。闻其言者，知与不知，无不叹服。（邓粲《晋纪》*《世说·文学第四》注）P. 383

裴遐性恬和，同类有试遐者，推堕床下，遐乃拂衣还坐，毫（原注：一作言）无愠（原注：一作异）色。（邓粲《晋纪》*《书抄》133，《御览》

393）P. 383

〔杜○据长沙反。〕前始兴太守尹虞起兵于巴陵，自号监军以讨杜○。连战生稍胜，遂进长沙，为○所没。初，○略虞二女，皆国色也，将妻之，女不肯，曰：“我父二千石，终不为贼作妇，有死而已。”及虞攻贼，贼杀之。（邓粲《晋纪》*《御览》380、439）P. 383

〔虞初为始兴太守。〕滇阳令羊嗣贪而不治县。功曹、吏共逐嗣，嗣饶须，乃以嗣内羊栏中。始兴太守尹虞（原注：字玉卿，长沙人也）大怒，手剑功曹。（邓粲《晋纪》*《御览》374）P. 384

〔帝加镇东大将军，以王湛为从事中郎。〕王湛字处冲，太原人。有隐德，人莫知之，虽兄弟宗族以为痴，唯父昶异焉。昶丧，居墓次，不交当世。兄子济往省湛，见床头有《周易》，谓湛曰：“叔父用此何为，颇曾看不？”湛笑曰：“体中佳时，脱复看耳，今日当与汝言。”因共谭《易》，剖析入微，妙言奇趣，济所未闻，叹不能测。济性好马，而所乘马骏驶，意甚爱之。湛曰：“此马虽小驶然力薄不堪苦。近见督邮马当胜此，但养不至耳。”济然之，取督邮马，谷食十数日，与湛试之，湛（原注：此一作书）未尝乘马，卒然便骑驰骋，步骤不异于济，而马不相胜。湛曰：“今直行平（原注：此一作车）路，何以别马胜不？唯当就蚁封耳！于是就蚁封盘马，济马果倒蹄，济乃服其隗识，天才乃尔。（邓粲《晋纪》*《御览》895，《世说·赏誉第八》注）P. 385

〔受越命讨周馥。〕馥字组宣，汝南人。代刘淮为镇东将军，镇寿阳；移檄四方，欲奉迎天子。元皇使卓攻之，馥出奔，道卒。（邓粲《晋纪》*《世说·雅量第六》注）P. 385

〔王澄屡为杜○所败，召为军谘祭酒，以周○代之。时敦方讨○，屯豫章，澄过之，犹以旧侮敦，敦诬杀之。〕刘琨尝谓澄曰：“卿形虽散朗，而内竟侠，以此处世，难得其死。”承默然无以答。后果为王敦所害。刘琨闻之曰：“自取死耳！”（邓粲《晋纪》*《世说·谗险第三二》注）P. 385

〔澄内史王机率门客千余入广州，州将温邵等叛刺史郭讷，迎王机。讷以州授之。〕太子洗马国外讷字敬言，尝入洛观伎人歌，言佳。石崇问其曲，讷不知，崇笑：“卿不识曲，那得言佳？”讷答：“譬如见西施，何必识其姓名，然后知美！”崇无以难。（邓粲《晋纪》*《御览》570，《事类赋》注“歌”）P. 385

广平太守崔谅表，政谷长郑希（原注：没一作布）子休妻石氏，年十余岁，为邦邑所宗。既归郑氏，为九族所重。休前妻女少孤，又休父希归终庶子沉生。是时汉末大乱，希命弃之。曰：“奈何使舅爱子至不存活乎！宁割肌肤之恩，以存顾援之命。”养沉及前女。力不兼举，九年之中，三不举子。（邓粲《

晋纪》*《御览》439，此段不知所附，姑录于此。) P. 386

建兴元年，以陶侃为荆州。以周○为军咨祭酒。○(原注：代王澄)为荆州，始至，而建平民傅密等叛迎蜀贼，○狼狈失据，陶侃救之，得免。○至武昌投王敦，敦更选侃代○，○还建康，未得即用也。(邓粲《晋纪》*《世说·赏誉第八》注) P. 386

(建兴三年，专陶侃为广州刺史。)初，有谮侃于王敦者(原注：钱风疾侃之功)，乃以从弟○代侃为具有，左迁侃广州。侃文武距○而求侃，敦闻大怒。及侃将莅广州，过敦，敦陈兵欲害侃。敦咨议参军梅陶谏敦，乃止，厚礼而遣之。(邓粲《晋纪》*《世说·方正第五》注，案：与王隐《晋书》同) P. 387

(建兴四年，汉刘曜隐北地，进至泾阳，诸城悉溃，梁纬等死之。)散骑常侍梁纬，妻辛氏，陇西人也。刘曜欲妻之，使人扶取。因据地哭，从者亦哭，曜并杀之。(邓粲《晋纪》*《御览》439) P. 387

(建武元年，宋哲奔健康，称受愍帝诏，令丞相睿统摄万机。官属上尊号，不许，固请，乃即晋王位。)时江宁民虞迪垦地得白玉麟玺一钮以献，文曰：“长寿万年”。(邓粲《晋纪》*《御览》682) P. 387

(以周○为吏部尚书。)伯仁仪容宏伟，善于俯仰应答，精神足以荫映数人。深自持，能致人，而未尝往焉。(邓粲《晋纪》*《世说·言语第二》注) P. 388

(太兴元年奉愍帝凶问，百官请上尊号，遂即皇帝位。立王太子绍为皇太子，拜周○为太子少傅。)伯仁清正巍然，以德望称之。(邓粲《晋纪》*《世说·品藻第九》注) P. 388

(刘琨为段匹石单)所害。琨为并州牧，纠合齐盟，驱率戎旅，而内不抚其民，遂至丧军失士，无成功也。(邓粲《晋纪》*《世说·尤悔第三三》注) P. 388

(荀组渡江，邓攸亦至江东。)永嘉中，攸为石勒所获。召见，立幕下与语悦之，坐而饭焉。攸车所止与胡人邻毂。胡人失火稍车营，勒吏案问胡，胡诬攸。攸度不可与争，乃曰：“向为老姥作粥，失火延逸，罪应万死。”勒知遣之。所诬胡厚德攸，遗其驴马，护送令得逸。(邓粲《晋纪》*《世说·德行第一》注) P. 389

(周访斩杜曾。)敦尝谓。“访若擒曾，当表为荆州。”朝廷亦以访代王○。敦忌访威名，难之。郭舒说敦自领之，敦素重舒，从之。(原注：舒，澄别驾)后事王敦，谏敦。敦呵曰：“人以卿痴，炙卿眉(原注：王澄事)，旧疾复发也？”舒曰：“汲黯、朱云痴乎？”(邓粲《晋纪》*《白帖》) P. 389

华谭为秘书，自负宿名，意每怏怏。尝从容谓上曰：“臣老于秘阁矣，汲黯之

言复存今日。”上不悦。（邓粲《晋纪》*《御览》233）P. 389

太兴三年十二月，诏曰：“晋室开基，方镇之任，亲贤并用。其以譙王丞为湘州刺史。”长沙邓騫闻之叹曰：“湘州之祸其在斯乎！”（此依《通鉴》录。案疑依本此书也）P. 390

（太兴四年，戴渊出为征西，周○代为护军。纪瞻置酒。）王导与周○及朝士诣尚书纪瞻观伎。瞻有爱妾，能为新声。○于众中欲通其妾，露其丑秽，颜无怍色。有司奏免○官，诏特原之。（邓粲《晋纪》*《世说·任诞第二三》注）P. 190

（永昌元年正月，王敦举兵反。）初，王导协赞中兴，敦有方面之功。敦以刘隗为间己，举兵讨之。故舍，敦兄，南奔武昌，朝廷始警备也。（邓粲《晋纪》*《世说·言语第二》注）P. 391

譙王丞传檄，列敦罪恶。遣主簿邓騫说甘卓曰：“刘大连（原注：隗字）虽乘权宠，骄蹇氏众新，非有害于天下也。大将军（原注：谓王敦）以其私憾称兵象魏，虽拖讨乱之名，实氏天下之望。此忠臣、义士，竭节匡救之时也。昔鲁连匹夫，犹怀逃海之志，况受任方伯，位同体国者乎！今若奉辞伐罪，因天人之心，唱桓、文之举，杖大顺以扫逆节，拥义兵以勤王室，斯千载之运，不可失也。”卓笑曰：“桓、文之事，岂吾所能！至于尽力国难，马尼拉其心也，当共详思之。”参军李梁说卓曰：“昔隗嚣乱陇右，窦融保河西以归光武。今日之事，有似于此，将军有重名于天下，但当推亡固存，坐而待之。使大将军胜，方当崇将军以方面之重；如其不胜，朝廷必以将军代之，何忧不富贵？而释此墨西哥胜，决存亡于一战邪！”騫谓梁曰：“光武当创业之初，中国未平，故隗嚣断陇右，窦融兼河西，各据一方，鼎足之势，故得文服天子，从容顾望。及海内已定，君臣正位，终于陇右倾覆，河西入朝。何则？向之文服，义所不容也。今将军之于本朝，非窦融之喻也。襄阳之于大府，非河西之固也。且人臣之义，安忍国难而不陈力，何以北面于天子邪？使大将军运刘隗、还武昌，增石城之守，绝荆湘之粟，将军欲安归乎！势在人手而曰我处庙胜，未之闻也。”卓尚持疑未决，騫又谓卓曰：“今既不义举，又不承大将军檄，此必至之祸，愚智所见也。且为大臣，甘油难，坐视而不救，于义安乎？议者之所难，以彼强我弱，是不量虚实也。今大将军兵不过万余，其留者不能五千，而将军见众既倍之矣。将军威名，天下所闻也。北府，精锐战胜之兵也，拥强众、藉威名，杖节而行，岂王含所耨御哉！溯流之众，势不自救，将军之以顺讨逆，举武昌若摧枯拉朽，何所顾虑乎！武昌既定，据其军实，镇抚二州，施惠士卒，使还者如归，此吕蒙所以克关羽（原注：二字亦讳作敌字）也。如是，大将军可不战自溃。今释必胜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言知计矣。

愿将军熟虑之。”时敦以卓不至，虑在后为变，遣参军乐道融哭要卓俱下。道融本欲背敦，忿其背逆，反说卓曰：“王敦背恩肆逆，举兵向阙。君受国厚恩，而与之同，生为逆臣，死为愚鬼，不亦惜乎○为君之计，末若伪许应命，而驰袭武昌，必不战而自溃矣。”卓既素不欲从敦，德道融说，遂决曰：“吾本意也。”乃与巴东监军柳纯、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谭该等十余人，俱露檄远近，陈敦肆逆，率所统致讨。遣参军司马言赞、孙双奉表诣台，参军罗英至广州与陶侃克期，参军邓騫、虞冲至长沙，令谯王丞坚守。征西将军戴若思在江西，先得卓书，表上之，台内皆称万岁。侃遣参军高宝帅兵北下，武昌大惊，传卓军至，人皆奔散。（此依《晋书·甘卓传》及《纲目》录。案：《晋书·邓粲传》云：粲以父有忠信而世无知者，乃着《元明纪》。则有此事可知，因录之以俟考）P. 392

敦分兵寇长沙，舂陵令长沙易雄距王敦，驰檄远近，列敦罪恶。城陷，为魏○所虏，送诣敦。敦以檄示雄，雄曰：“有之，但雄力弱不能扶翼本州，匡救国难，以此惭很尔。”（邓粲《晋纪》*《书抄》103。安，陈本《唐类函》引称《晋书》）P. 393

舂陵令易雄起兵讨王敦。敦欲活之，使还邑舍洗沐。众人皆贺。雄曰：“吾梦乘车，挂肉其傍。肉必有筋，筋者斤，吾其死也。敦果刑雄。（邓粲《晋纪》*《御览》395）P. 393

〔敦据石头。〕初，王敦将下，朝士共议。周○以为敦刚愎不仁，亲杀害平子，必能称兵以向朝廷。敦既克石头，○与戴渊共诣敦。谓○曰：“伯仁，卿负我。”○答曰：“共戎车内侮，下官亲帅六军，不能其事，使王旅败绩，以此负公。”又问渊。“吾此举动，天下以为何如？”答曰：“见形者为之逆，体识者以为忠。”敦笑曰：“若思卿能言。”（邓粲《晋纪》*《御览》428）P. 394

时王敦参军，有于敦坐樽蒲，临当成者，马头被杀，因谓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三公。伯仁垂作而不果，有似下官此马。”敦慨然流涕曰：“伯仁总角时，与予东宫相遇一面，披衿便许之三司，何图不幸，王法所裁。凄怆之深，言何能尽！”（邓粲《晋纪》*《世说·尤悔第三三》注）P. 394

〔敦改易百官，将还。谢鲲请敦朝天子，不从。鲲见太子，问曰：“论者以君方庾亮。”〕鲲有胜情远概，为朝廷之望。故时以庾亮方焉。（邓粲《晋纪》*《世说·品藻第九》注）P. 394

敦兵陷长沙，谯王丞死之。魏○以虞悝兄弟为丞党，尽诛之，而以邓騫为别驾。邓騫字长真，长沙人。少有志气，为乡邻所重。常推诚行己，能以正直全于多难之时。刺史谯王丞命为主簿，使说甘卓。卓留为参军，欲与同行，以母老

辞卓而反。丞为魏○所败，以虞悝兄弟为丞党，○尽诛之。而求骞甚急。乡人皆为之惧，骞笑曰：“欲用我耳，彼新得州，多杀忠良，是其求贤之时，岂出行人位置罪。”乃往诣○，○喜曰：“君所谓古之解杨也。”以为别驾。骞有节操忠信，兼识量弘远，善与人交，久而益敬。太尉庾亮称之，以为长者。历武陵、始兴太守，迁大司农，卒于官。（此依《晋书》本传录。案：《邓粲传》云以父骞有忠信言而世无知者，乃着《元明纪》，及纪中录其友人刘○之以后事，则有此传可知，因录之以俟考）

〔五月，敦杀甘卓。〕王敦欲伐甘卓，遣使送大刀布。（邓粲《晋纪》*《御览》687）P. 395

〔闰十一月，帝崩。〕上身服俭约，以先时务。性素好酒，将渡江，王导深以为谏。帝乃令左右进觞，饮而覆之，自是遂不复饮。克己复礼，官修其方，其中兴之业隆焉。（邓粲《晋纪》*《世说·规箴第十》注）P. 386

☆明帝

〔太宁二年，王敦杀周嵩。〕嵩字仲智，谡兄也。性狡直果侠，每以才气陵人物。○被害，王敦使人吊焉。嵩曰：“亡兄，天下有义人，为天下无义所杀，复何所吊？”敦甚衔之。犹取为从事中郎，因事诛嵩。（邓粲《晋纪》*《世说·方正第五》注）P. 396

〔温峤还都，言敦逆谋。敦怒，欲拔其舌，乃杀郭璞。〕郭璞为王敦参军，知敦作乱，受假还都。露布以讨温峤为名，乃至建康南坑，杀参军国外璞。初，桓彝尝令璞筮卦。卦成，彝问其故，璞曰。“卦与吾同。”（邓粲《晋纪》*《初学记》20）P. 396

〔敦使王含、钱凤等帅众向京师。〕敦将至，温峤烧朱雀桥以阻其兵。（邓粲《晋纪》*《世说·捷悟第十一》注）P. 397

〔敦闻含败，愤惋而死。〕敦性简脱，口不言财，其好尚如此。（邓粲《晋纪》*《世说·豪爽第十三》注）P. 397

〔太宁三年赠甘卓、戴渊等官，而不及周○，弟谡复重表，乃赠官。〕周谡，字叔治，○次弟也，仕至中护军。（邓粲《晋纪》*《世说·方正第五》注）P. 397

〔以王彪之为尚书郎。〕王彪之，字叔武，年二十，鬓须皓白，时人谓之“王白须”。（邓粲《晋纪》*《御览》374）P. 397

〔庾翼荐桓温于明帝曰：“陛下勿以常婿畜之。”〕桓温少，与沛国刘惔善。惔常称之曰：“温眼如紫石棱，须似猬毛磔。孙仲谋、晋宣王之流。（邓粲《晋纪》*《御览》374）P. 398

〔温弟冲，亦知名，常与刘驎之游。〕刘驎之字子骥，南阳安众人，少尚质素

，虚退寡欲，好游山泽间，志存遁逸。桓冲尝至其家，○之方条桑，谓冲曰：“使君既枉驾光临，宜先诣家君。”冲遂诣其父。父命○之，然后乃还，拂短褐与冲言。父使○之自持浊酒、苴菜供宾，冲敕人代之。父辞曰：“若使官人，则非野人之意也。”冲为慨然，至昏乃退。因请为长史，固辞。居阳岐，去道斥近，人士往来，必投其家。○之身自供给，赠致无所受。去家百里，有孤姬疾，将死，谓人曰：“惟刘长史当埋我耳！”○之身往候之，值终，为治棺殡。其仁爱皆如此。以寿卒。（邓粲《晋纪》*《世说·栖逸第十八》注）P. 399

（闰七月帝崩，太子即位。进玺。王导以疾不至。卞○正色于朝曰：“王公非社稷之臣。”导舆疾而至。）初，咸和中（原注：三字衍）贵游子弟能谭嘲者，慕王平子、谢幼舆等为达。○厉色于朝曰：“悖礼伤（原注：原作“间”）教，罪莫斯甚！中朝倾覆，实由于此！”欲奏治之。王导、庾亮不从，乃止。其后皆折节为名士。（邓粲《晋纪》*《世说·赏誉第八》注）P. 399

（时后赵始立试经之制。）石勒手不能书、目不识字，每于军中令人诵读，听之皆解其意。（邓粲《晋纪》*《世说·识鉴第七》注）P. 399

（徙封琅邪王昱（原注：即简文帝）为会稽王，拜散骑常侍。）谢万字万十，简文辟为从事中郎。着白纶巾、鹤氅裘，版而前，帝与谭移日。（邓粲《晋纪》*《御览》687）P. 400

王恭诛，童谣曰：“昔年食麦屑，今年食○豆。○豆不可食，使我枯咙喉。”（邓粲《晋纪》*《御览》853。案：此节恐引误）P. 400

（晋）徐广《晋纪》（清）黄○辑

☆肃宗明帝

肃祖遗诏，庾亮、王导辅幼主而进大臣官。陶侃、祖约不在其例。侃、约疑亮寝遗诏也。（徐广《晋纪》*《世说·容止》注）P. 403

☆太宗简文帝

咸安元年十二月，荧惑逆行入太微。至二年七月犹在焉。帝惩海西之事，新甚忧之。（徐广《晋纪》*《世说·言语》注）P. 403

☆孝武帝

孝武宁康二年，尚书令王彪之等启改作新宫。太元三年二月，内外军六千人始营筑，至七月而成。太极殿高八丈，长二十七丈，广十丈。尚书谢万监视，赐爵关内侯，大匠王安之关内侯。（徐广《晋纪》*《世说·方正》注）P. 404

太元二十年九月，有蓬星如粉絮，东南行，历须女至央屋。（徐广《晋纪》*《世说·雅量》注）P. 404

（王）导阿衡三世，经纶夷险，政务宽恕，事从简易，故垂遗爱之誉也。（徐

广《晋纪》*《世说·政事》注) P. 404

(庾)羲字叔和，太尉亮第三子，拔尚率到。位建威将军、吴国内史。(徐广《晋纪》*《世说·方正》注) 404

(庾)字道季，太尉亮子也。风情率悟，以文谭致称于时。历仕至丹阳尹，兼中领军。(徐广《晋纪》*《世说·言语》注) P. 405

(庾)倩字少彦，司空冰子，皇后兄也。有才具，仕至太宰长史。桓温以其宗强，使下邳王晃诬与谋反而诛之。(徐广《晋纪》*《世说·赏誉》注) P. 405

(王)述贞审，真意不显。(徐广《晋纪》*《世说·赏誉》注) P. 406

(顾)显字孟着，吴郡人，骠骑荣之子。少有重名。泰兴中为骑郎，早卒，时为悼惜之。(徐广《晋纪》*《世说·方正》注) P. 406

(江)彪字恩玄，陈留人。博学知名，兼善奕，为中型之冠。累迁尚书左仆射，护军将军。(徐广《晋纪》*《世说·方正》注) P. 406

(江)惇字思俊，陈留人，仆射彪弟也。性笃学，手不释书，博览坟典，儒道兼综。征聘无所就，年四十九而卒。(徐广《晋纪》*《世说·赏誉》注) P. 407

(殷)浩清言妙辩玄致，当时名流皆为其美誉。(徐广《晋纪》*《世说·赏誉》注) P. 407

王愉字茂和，太原晋阳人，安北将军坦之之子也。以辅国司马出为江州刺史。愉始至镇，而桓玄、杨□全期举兵以应王恭，乘流奄至。愉无防，慌惧奔临川，为玄所得。玄篡位，迁尚书左仆射。(徐广《晋纪》*《世说·德行》注) P. 407

刘瑗之字遵祖，沛郡人少有才学，能言理。历中书郎、宣城太守。(徐广《晋纪》*《世说·排调》注) P. 408

凡称风流者，皆举王(○)、刘(○)为宗焉。(徐广《晋纪》*《世说·品藻》注，《纬略》三引“皆举”作“以”) P. 408

刘渊自离石南移蒲子。(徐广《晋纪》*《水经注·河水》注) P. 408

石遵自李城北入，斩张豺于安阳。(徐广《晋纪》*《水经注·洹水注》) P. 408

☆世祖武帝

太康五年八月，嘉禾生南昌。九月怀帝生。(徐广《晋纪》*《文选·干宝晋纪总论》注) P. 409

卢谡字子谅，范阳人也，有才理。显综征为散骑常侍，段末波爱其才，托以道险，终不遣之。末波死，谡依石季龙。冉闵诛石失，谡随闵军，遇害。(徐广《晋纪》*《文选·卢子谅览古诗》注) P. 409

鲜卑以碧石为宝（徐广《晋纪》*《文选·王元长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注） P. 410

吏部陆亮，山涛知其非才，启可为左丞。帝遂使为吏部郎，其后果以私被黜。（徐广《晋纪》*《书抄》60）

王述不拜中枢监，患脚，就拜尚书令，于府摄事也。（徐广《晋纪》*《书抄》59） P. 410

东海刘俭请修色养，居丧过礼，除郎中。（徐广《晋纪》*《书抄》63） P. 410
☆孝愍帝

愍帝建兴四年京城粮尽，屑○为粥以供帝食。（徐广《晋纪》*《初学记》26。原伪作惠帝。案：建兴是愍帝年号。《御览》859） P. 411

王戎殖财贿，家僮数百，计算金帛，有如不足，以此获讥于时。（徐广《晋纪》*《初学记》18） P. 411

张华少自牧羊，而笃志好学。初为县吏，卢钦奇其才，数称荐之。（徐广《晋纪》*《类聚》53，《御览》612） P. 411

魏谒者郭玄信出使，从宏农求御人。遣石苞及邓艾为御，行十里，元信谓二人曰：“子并当至将相。”既而苞为县吏，到邳买铁于市，市长赵元儒异之曰：“公辅才也。”遂与交。稍迁至宏农司马，欲求县，吏部郎许允谓苞曰：“君我辈人也，当相因引至朝廷，何欲小县乎？”苞还叹，不意允之知己。（徐广《晋纪》*《御览》442） P. 412

郑袤纯和有识。初，荀攸见袤曰：“郑公业为不亡矣！”时相国掾魏讽有盛名，同郡任览谓袤曰：“枫奸雄，必以祸终，子宜绝之。”后讽果败。司空王朗掾（原注：掾上脱辟为二字），委以求才，举高阳许允、扶风鲁芝、东莱王基，并为名臣。（徐广《晋纪》*《御览》442，又401引：“相国掾魏讽有盛名，同郡任览与枫友善。郑袤谓览曰：‘讽奸雄，必以祸终，子宜绝之。’后讽果败。”案：前后所引不同，据《晋书·郑袤传》与401同） P. 412

石季伦甚富侈衣服伎乐夸于许、史。有妓人曰“绿珠”，美。孙秀欲之，使人求焉。崇尽出其婢妾数十人，皆蕴兰麝而被罗○。（徐广《晋纪》*《御览》471） P. 413

刘弘字和季，在襄阳。帝在西京，命弘选良才，乃称守宰征士。武陵五朝字世朗，高尚；荆王牙门将、鲁国皮初，有助江汉。弘上言朝为零陵太守，初为襄阳内史。诏以襄阳显郡，初资名未允，以弘女婿前东平太守夏侯陟为襄阳。弘曰：“夫总天下者当与天下同心，治一国者当与一国推实，吾总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婿然后为治？”乃表：“陟婚亲，旧制不得相临。”（徐广《晋纪》*《御览》429） P. 414

中宗令曰：“太常贺循，冰清玉洁，行为表俗。孤曾造其庐，屋室服物周身而已，赐床褥钱二十万。”（徐广《晋纪》*《御览》425）P. 414

成帝有乳母，经营艰苦。诏假其名号。顾和谏曰：“保母奉佑生疏躬，不遗其勋，第舍供给，已为隆厚。若假以名号，非令典也。书而不法，后嗣何观？”帝乃止。（徐广《晋纪》*《御览》453）P. 414

桓温才气雄○，怀爽陵迈。温峤见其幼时，知必非常，故父彝字曰温。（徐广《晋纪》*《御览》363

霍彪为贼费黑所隔，积百日，杀马烧皮铠食之。（徐广《晋纪》*《御览》320）P. 415

韩晃、苏硕等攻苑，城中饥，米一斗万钱。（徐广《晋纪》*《御览》320）P. 415

关中发汉杜、霸二陵，薄太后棺，面如生矣。（徐广《晋纪》*《御览》559）P. 416

☆孝成帝

成帝适司徒府，游观冶城之园。（徐广《晋纪》*《寰宇记·江南东道升州上元县》）P. 416

桓温伐蜀，战于窄桥。参军袭护战没，众欲退，而鼓更误鸣进鼓，于是乘之，遂入少城。（徐广《晋纪》*《寰宇记·剑南西道益州成都县》，误引作“徐康《晋纪》”）P. 416

（刘宋）郭季产《晋录》（清）黄○辑

（原注：疑即郭季产着。案：虞预亦有《晋录》，见《文选·任彦升为范尚书让吏部封侯第一表》注。又，《刘越石答卢湛诗》注引何法盛《晋录》）

光禄大夫鲁芝清约俭嗇，上赐绢三百匹。（郭季产《晋录》*《书抄》56）P. 419

镇西将军鲁芝，恪勤在公，不营私门，素无华宅。使军兵作屋五十间。（郭季产《晋录》*《书抄》64）P. 419

大中大夫、新蔡男袁奥行谊优异，可从九卿崇重之例。（郭季产《晋录》*《书抄》56）P. 419

会稽相朱则上述，言杨泉清操自然，征聘终不移心。诏拜泉郎中。（郭季产《晋录》*《书抄》63。按，重刊孙氏祠堂本《书抄》引文为面议会稽相朱则上书，言杨泉为政清操，发于自然。吴国偃传诣阙下上书，朝廷征聘，终不移心。诏拜泉郎中。”中有一句文意难明，谨供参考。）

咸宁中嘉瓜同蒂，生于成都。（郭季产《晋录》*《类聚》87）P. 420

咸宁二部，有白狐七尾，见汝南。（郭季产《晋录》*《白帖·狐》）P. 420

（刘宋）刘谦之《晋纪》（清）汤球辑

☆元帝

太兴二年，江东大饥，诏百官言事。应瞻（刘谦之《晋纪》*《晋书》作詹）表曰：“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宏（原注：原引作“容”）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原注：原引作“群”）俗。”（刘谦之《晋纪》*《文选·晋纪总论》注，依本传校）P. 423

☆明帝

〔敦畏帝神明，欲诬以不孝废之。〕敦欲废明帝，言于众曰：“太子子道有亏，温司马昔在东宫悉其事。”峤既正言，敦忿而愧哑剧。（刘谦之《晋纪》*《世说·方正第五》注）P. 423

☆简文帝

谢安议曰：“谨案《谥法》，一德不懈曰简，道德博闻曰文。《易》：简而天下之理得。观乎人文，化成天下，仪之景行，犹有仿佛。宜尊号曰太宗，谥曰简文。”（刘谦之《晋纪》*《世说·文学第四》注）P. 424

☆孝武帝

太元十一年，中书令王献之卒，赠太常。以侍中王○代之，皆一时之美也。篋《书抄》57）P. 424

王献之性臣整峻，不交非类。（刘谦之《晋纪》*《世说·忿狷第三一》注）P. 424

☆安帝

隆安元年，王恭讨王国宝。王恭每读《左氏传》，至于“奉王命、讨不庭”，辍卷而叹。（刘谦之《晋纪》*《书抄》98）P. 424

〔元兴二年，桓玄篡位，增置五校、三将。〕玄欲复虎贲中郎将，疑一直与不。访之僚佐，咸莫能定。参军刘简（原注：一作“兰”）之对曰：“昔潘岳《秋兴赋·叙》云：‘余兼虎贲中郎将，寓直于散骑之省。’以此言之，是应直也。”玄欢然从之。（刘谦之《晋纪》*《世说·言语第二》注，《御览》241）P. 425

以下为黄○辑本补遗：

〔许〕柳妻，祖逖子涣女，苏峻招祖约为逆，约遣柳以众会峻。既克京师，拜丹杨尹，后以罪诛。（刘谦之《晋纪》*《世说·政事》注）P. 426

〔萧〕轮有才学，善《三礼》。历常侍、国子博士。（刘谦之《晋纪》*《世说·赏誉》注）P. 426

应詹表曰：“元康以来，望白署空，显以台衡之量；寻文谨案，目以兰熏之器。”《文选·晋纪总论》注）P. 427

王莽诛，童谣曰：“昔年食麦屑，今年食○豆。○豆不可食，使我枯喉咙。”（刘谦之《晋纪》*《御览》853，疑“王莽”二字有误，应为王恭）P. 427
（刘宋）裴松之《晋纪》（清）汤球辑

☆穆帝

（永和元年，以江彪为尚书吏部郎。）江彪三为选官，少有选举。（裴松之《晋纪》*《书抄》60）P. 431

☆安帝

（隆安元年，道子为太傅，以王雅为少府。）王雅字茂达，为太子少府。拜日迅六月大雨洪注。时刘既至而雨愈甚。雅语仆射王○求停。不许，遂冒雨而拜。（裴松之《晋纪》*《书抄》65，《渊鉴类函》本作“晋书”）P. 431

（刘宋）王韶之《晋安帝纪》（清）黄○辑

（王）羲之风骨清举也。（王韶之《晋纪》*《世说·赏誉》注）P. 435
桓温于枋头奔败，知民望之去也，乃屠袁真于寿阳。既而问郗超曰：“足以雪枋头之耻乎？”超曰：“未厌有识之情也。公六十之年败于大举，不建高世之勋，未足以镇厌民望。”因说温以废立之事。时温夙有此谋，深纳超言，遂废海西公。（王韶之《晋纪》*《世说·言语第二》注）P. 435

简文晏驾，遗诏桓温，依诸葛亮、王导故事。温大怒，以为黜其权。谢安、王坦之所建也。入赴山陵，百官拜于道侧，在位望者战栗失色，或云自此欲杀王、谢。（王韶之《晋纪》*《世说·雅量》注）P. 435

（桓）温在姑孰，讽朝廷求九锡。谢安使吏部郎袁宏具其草以仆射王彪之。彪之作色曰：“丈夫岂可以此事语人邪！”安徐问其计，彪之曰：“闻其疾已笃，可缓其事。”安从之。（王韶之《晋纪》*《世说·言语》注）P. 436

（王）国宝，平北将军坦之第三子也。太傅谢安，国宝妇父也，恶而抑之不用。安薨，相王辅政，迁中书令，有妾数百。从弟绪幼虫不于王，沈为其悦。国宝权动内外，王○、王恭、殷仲堪为孝武所待，不为相王所眄。恭抗表讨之，车胤又争之。会稽王既不能拒诸侯兵，遂委罪国宝，付廷尉赐死。（王韶之《晋纪》*《世说·规箴》注）P. 436

（王）绪为会稽王从事中郎，以佞邪亲幸。王○、王恭恶国宝与绪乱政，与殷仲堪克期同举，内匡朝廷。及恭表至，乃斩绪以悦诸侯。（王韶之《晋纪》*《世说·规箴》注）P. 437

（王）忱字元达，平北将军坦之第四子也。甚得名于当世，与族子恭少相善，齐声见称。仕至荆州刺史。（王韶之《晋纪》*《世说·德行》注）P. 437

（王）忱初作荆州刺史，后为建武将军。（王韶之《晋纪》*《世说·方正》注）P. 437

初，（王）忱与族者恭少相善，齐声见称。及并登朝，俱为主相所待。内外始有不咸之论，共独深忧之，乃告忱曰：“悠悠之论，颇有异同，当由驃骑简于朝覲故也。将毋从容切言之邪？若主相谐睦，吾徒得戮力明时，复何忧哉？”忱以为然，而虑弗见令，乃令袁悦具言之。悦每欲间恭，乃于王坐责让恭曰：“卿何以妄生同异，疑误朝野？”其言甚切厉。恭虽惋怅，谓忱为构己也。忱虽心不负恭，而无以自亮。于是情好大离，而怨隙成矣。（王韶之《晋纪》*《世说·赏誉》注）P. 437

（王）忱少慕达，好酒。在荆州时专甚，一饮或至连日不醒，遂以此死。（王韶之《晋纪》*《世说·任诞》注）P. 438

初，王恭赴山陵，欲斩国宝。王○固谏之，乃止。既而恭谓○曰：“此日视君，一似胡广。”○曰：“王陵廷争，陈平从默，但问克终何如也。”（王韶之《晋纪》*《世说·仇隙》注）P. 438

（殷）覬字伯道，陈郡人。由中书郎出为南蛮校尉。覬亦以率易才悟著称，与从弟仲堪俱知名。（王韶之《晋纪》*《世说·德行》注）P. 439

殷仲堪举兵，覬弗与同，且以己居小任，唯当守局而已，晋阳之事非所宜豫也。仲堪每邀之，覬辄曰：“吾进不敢同，退不敢异。”遂以忧卒。（王韶之《晋纪》*《世说·规箴》注）P. 439

（殷）仲堪，陈郡人，太常融孙也。车骑将军谢玄请为长史，孝武悦之，俄为黄门侍郎。自杀袁悦之后，上深为晏驾后计，故先出王恭为北蕃。荆州刺史王忱死，乃中诏用仲堪代焉。（王韶之《晋纪》*《世说·德行》注）P. 439

王忱死，会稽王欲以国宝代之。孝武中诏用仲堪，乃止。（王韶之《晋纪》*《世说·纰漏》注）P. 440

孝武深为晏驾后计，擢仲堪代王慎为荆州。仲堪虽有美誉，议者未以方岳相许也。既受腹心之任，居上流之重，议者谓其殆矣。终为桓玄所败。（王韶之《晋纪》*《世说·识鉴》注）P. 440

仲堪有思理，能清言。（王韶之《晋纪》*《世说·文学》注）P. 440

（殷）仲文有气貌才思。（王韶之《晋纪》*《世说·品藻》注）P. 440

桓玄败，殷仲文归京师，高祖以其卫从二后，且以人言宜令（原注：下有脱误）引为镇军长史。自以名辈先达、位遇至重。而后来谢混之徒皆畴昔之所附也。今比肩同列，常怏然自失。后果徒信安。（王韶之《晋纪》*《世说·黜免》注）P. 440

（殷）仲文后为东阳，愈愤怨，乃与桓胤谋反，遂伏诛。仲文尝照镜，不见其头，俄而难及。（王韶之《晋纪》*《世说·黜免》注）P. 441

（桓）玄文翰之美，高于一世。（王韶之《晋纪》*《世说·文学》注）P. 441

（桓）哀乐过人，每欢戚之发，未尝不至呜咽。（王韶之《晋纪》*《世说·任诞》注）P. 441

（桓）修少为玄所侮，言论常鄙之，修深憾焉，密有图玄之意。修母曰：“灵宝视我如母，汝等何忍骨肉相图？”修乃止。（王韶之《晋纪》*《世说·仇隙》注）P. 441

（吴）隐之既有至性，加以廉洁，奉禄颁九族，冬月无被。桓玄欲革岭南之弊，以为广州刺史。去州二十里有贪泉，世日饮之者其心无厌。隐之乃至水上，酌而饮之，因赋诗曰：“石门有贪泉，一畝重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为卢循所攻，还京师。历尚书、领军将军。（王韶之《晋纪》*《世说·德行》注）P. 441

导弹遼字安道，谯过热。少有清操，恬和通任，为刘真长所知。性甚快畅，泰于娱生。好鼓琴，善属文，尤乐游燕，多与高门风流者游，谈者许其“通隐”。屡辞征命，遂着高尚之称。（王韶之《晋纪》*《世说·雅量》注）P. 442

（江）岂文字仲凯，济阳人。祖正，但其常侍。父○，仆射。并以义正器素，知名当世。岂文历位内外，简退著称，历黄门侍郎、骠骑谏议。（王韶之《晋纪》*《世说·方正》注）P. 442

（王）凝之事五斗米道。孙恩之攻会稽，凝之谓民吏曰：“不须备防，吾已请大道，许遣鬼兵相助，贼自破矣！”既不设备，遂为恩所害。（王韶之《晋纪》*《世说·言语》注）P. 443

孙恩一名灵秀，琅邪人。叔父泰事五斗米道，以谋反诛。恩逃逸于海上，聚众十万人，攻没郡县。后为临淮太守辛○斩首送之。（王韶之《晋纪》*《世说·德行》注）P. 443

（孟）昶字彦达，平昌人。父馥，中护军。昶矜严有志局，少为王恭所照。豫义旗之勋，丹阳尹。卢循既下，昶虑事不济，仰药而死。（王韶之《晋纪》*《世说·企羨》注）P. 444

（谢）混字叔源，陈郡人，司空琰少子也。文学砥砺立名。累迁中书令、尚书左仆射。坐党刘毅伏诛。（王韶之《晋纪》*《世说·言语》注）P. 444

桓玄制龙头角，或曰所谓亢龙角者也。（王韶之《晋纪》*《书抄》121，《御览》338引（王韶之《晋纪》*《晋书·安帝纪》）P. 444

桓玄败走，经日不得食，左右进以粗粥，咽不能下。（王韶之《晋纪》*《书抄》144，《御览》859引“桓玄败走，承石进以粗粥”，下同。“承石”当是“左右”之误）P. 445

桓玄至京都，警蹕不绝于音。（王韶之《晋纪》*《书抄》130）P. 445

琅邪内史孙无终，贪横草地虐。妓妾有忤意者，辄弹其面。（王韶之《晋纪》

*《书抄》124,《御览》350引“残”作“忍”)P.445

义熙二年七月,夜彩轰出西方,蔽月。(王韶之《晋纪》*《初学记》2引王韶之《晋安帝纪》,《御览》14)

司马休之兄尚之,为桓玄所败,休之奔淮、泗,颇得彼人之心。从者为之歌曰:“可怜司马公,作性甚温良。忆昔水边戏,使无永不忘。”(王韶之《晋纪》*《初学记》19引(续安帝纪))P.445

桓玄尤爱珍宝,常玩弄珠玉,不离于手。(王韶之《晋纪》*《类聚》83,《御览》802)P.446

义熙二年六月,震太庙鸱尾,彻壁柱,若有文字。(王韶之《晋纪》*《御览》13;188引作“四年”)P.446

义熙二年,有苦买菜生扬州,莖高四尺六寸,广二尺二寸。是后岁多征伐,人民积苦。苦买者,买苦也。(王韶之《晋纪》*《御览》980引《晋书·安帝纪》)P.446

桓玄幼时,会于西堂,设伎乐,上施绛绫帐,镂金以为饰。(王韶之《晋纪》*《御览》816)桓玄游于水南。飘风飞其车儿盖,后义兵起,遂败。(王韶之《晋纪》*《御览》702)P.447

桓玄问众曰:“朕其败乎?”曹靖之对曰:“神怒民怨,臣实忧惧。”玄曰:“民怨有之,神何为怒?”对曰:“移晋宗庙,所以怒也。”(王韶之《晋纪》*《御览》483引王韶之《晋纪》)P.447

广州刺史吴隐之,字处默。少有孝行,遭母忧哀毁过礼。太常韩康伯邻居,康伯之母,扬州刺史殷浩之妹,聪明妇人也。隐之每哭,康母辄辍事流涕,悲不自胜。既而语康伯曰:“汝和若居铨衡,当用如此辈人。”及康伯为礼部尚书,进隐之,遂历清显。(王韶之《晋纪》*《御览》487)P.447

吴隐之字处默,性廉洁。桓玄欲救岭南之弊,以隐之为刺史。州界有一水,父老云饮此水者,廉士皆贪。隐之始践境,先至水所,酌而饮之,因赋诗以言志,清操愈厉。(王韶之《晋纪》*《御览》70。《类聚》9引无“字处默”三字,“性廉”据下即云“为广州刺史。”“有一水”下有“谓之贪泉”四字。

“言志”下有若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十字)P.447

刘敬宣在鲜卑,梦碗土而服之。既而占焉,或答曰:“此服土吞碗也。”既决而喜曰:“碗者,桓也。既吞矣,无复本土也。”旬日中,闻桓玄败,得来归。(《御览》37、398。“鲜卑”作“齐”,“而服之”作“吞之”。下作“而于梦中,占者答曰”。“既吞矣”作“桓为吞矣”。“我”下有“当”字。

“本土”下无“也”字。“来”作“遂得归”)P.448

豫州刺史司马尚之,为桓玄将冯该所攻,仓储稍竭。外白战士多饥,悉未付食

。是时芦笋时也，尚之指笋曰：“且口敢此，足解三日。”将离心，遂败。

（王韶之《晋纪》*《御览》963引《续安帝纪》）P. 448

司马休之奔广固，慕容超有欲害心，而休之不知。常所乘骹马于床前养饲，忽连鸣不食，注目视鞍，休之试被之而不动也。复还床坐，马又惊逃。因试骑，视马即鞭出，裁至门外，奔而驰之。行数里，休之顾望所住，已有收者至。乘马南奔，殆而获免。后还荆州，加骹马“扬武”之号。（王韶之《晋纪》*《御览》895引《续安帝纪》）P. 449

刘裕大破孙恩于蒜山，恩以彭排自载，仅得还。（王韶之《晋纪》*《御览》357引。案：《释名》彭排，旁也，在旁排敌御攻也）P. 449

益州刺史李邕，微时居汉川。与别驾姜显钱送刺史。显忽邕，邕曰：“大丈夫何至守偏地，为姜显所陵！”即不复还家，乃附船下。自是十五年而镇梁、汉。显犹栖迟，即计谋为别驾。（王韶之《晋纪》*《御览》263引《续安帝纪》）P. 449

吴兴王浚，父为邻人窦度所杀。浚年十岁，阴有复仇之志。至年十八，密索利锛刀，佯若耕耘。经一桥，下伺度船行还，伏于草中。浚于桥上以锛斫之，而归罪有司。太守孔岩义其孝勇，上请宥之。（王韶之《晋纪》*《御览》764引《晋书·安帝纪》。又一条引：“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锛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案：刘伶是西晋时人，不得载于《安帝纪》，盖韶之另有暨纪》中语。又案：《御览》482引《汉晋春秋》王谈事与此同，疑此条“浚”字误）

朱龄石伐蜀，太尉与龄石书，署函曰：“至白帝乃发。”书曰：“众悉从外水取成都，臧寿于中水出广汉，使羸弱乘高舰十余，由内水向黄虎。”（王韶之《晋纪》*《御览》606）P. 450

宋王围慕容超，张纲巧思绝人，为攻具。城上火石、弓矢无所用之。超等震慑，城内知亡矣。（王韶之《晋纪》*《御览》360引王韶之《晋纪》）P. 450

王镇恶亡经日，魏兴太守郭宣之昼坐，忽见陈庄来，因叙旧事，相对悲泣，劝营功德。去后郡内悉闻香，状如芳烟流散。（王韶之《晋纪》*《御览》981引《续安帝纪》）P. 451

（刘宋）刘道荟《晋起居注》（清）黄○辑

太始元年，诏曰：“朕遭悯凶，奉承湮业，追慕罔极。正日虽当受朝，其伎乐一切勿有所设。又，殿前反宇及文武帐织成帷巾莫之属，皆不须施。”（刘道荟《晋起居注》*《御览》29）

太始元年，置中军将军，总宿卫。羊祜为之也。（刘道荟《晋起居注》*《书抄》64）P. 455

太始元年，诏曰：“尚书令总百揆，端右之职也，是以自汉代以来，每慎选此官。”（刘道荟《晋起居注》*《书抄》59。按：南海孔氏三十有三万卷堂重刊孙氏祠堂本《书抄》作：“太始元年诏曰：夫尚书令总百揆之得失，官王政之开塞者，端右之职也，是以自汉代以来，每选此官，必慎其人。”）P. 455

太始元年，诏曰面议益州险远，素号难治，宜以重将亲臣镇抚之。以中郎将、下邳王晃为之。”（刘道荟《晋起居注》*《书抄》72）P. 456

太始元年诏曰：“若县令有缺，掾属才堪治民者，当以参选。”（刘道荟《晋起居注》*《书抄》78）P. 456

太始元年，诏曰：“百官长史，亲民之要也。”（刘道荟《晋起居注》*《书抄》78）P. 456

太始元年，诏曰：“昔孝宗重治民之职。”（刘道荟《晋起居注》*《书抄》78）P. 456

武帝（原注：原作“孝武”）太始元年，诏大臣疾病，假满三月解职。（刘道荟《晋起居注》*《初学记》20，《御览》634引作“孝武帝太元元年”。案：太始则为武帝，太元则为孝武。检《晋书》太始元年、太元元年俱无此事。（刘道荟《晋起居注》*《白帖·休假》引武帝诏：“大臣疾假满三月不差解职。”据此则当在武帝时。）P. 457

太始元年诏曰：“给事黄门郎王恂，笃志好学，不殒先业。久历朝班，职用有效，宜拾遗左右。其以恂为散骑常侍。”（刘道荟《晋起居注》*《书抄》58）P. 457

武帝咸宁三年诏曰：“河南，百郡之首。其风教宜为遐迩所模，以导齐之。侍中、奉车都尉王恂忠亮笃诚，才兼内外，明于治化。其出恂为河南尹。（刘道荟《晋起居注》*《御览》252，《书抄》76陈补引）P. 457

武帝太始二年诏“邺城守事宜速有人，又当得亲亲有文武器任者。高阳王○，今来之国，虽当出为藩辅，以才干事，亦古之制也。其以○为督邺城守事、北中郎将。（刘道荟《晋起居注》*《御览》241）P. 458

尚书、高阳王○，忠允善政，以○为右仆射。（刘道荟《晋起居注》*《初学记》11）P. 458

咸宁元年，以大中大夫王览为宗正卿。太始二年，以侍中、中书监朱整为宗正卿。（刘道荟《晋起居注》*《御览》230）P. 458

太始二年诏曰：“大国三军领兵五千人，次国二军领兵三千人，小国一军领兵二千人，上中下三等将军。（刘道荟《晋起居注》*《书抄》71）P. 459

武帝太始二年诏曰：列土树蕃，以镇卫九服。（刘道荟《晋起居注》*《书抄》70）P. 459

嘉柰一蒂十五实或七实，生于酒泉。（刘道荟《晋起居注》*《初学记》28，《白帖·柰》据李轨《泰始起居注》在二年六月）P. 459

泰始三年，使使持节兼五官中郎将、宗正丞司马恢拜崇阳园妾李琰为修华，王宣为修容，徐琰为修仪，吴淑为婕妤，赵○为充华。九年，有司奏：《礼》，唯皇后聘以谷圭，无妾媵设玉之制。诏曰拜授可依魏氏故事。十年，上临轩，使使持节兼太常、洛阳令司马启拜采女胡芳为贵嫔，又使使持节兼御史中丞、太子舍人司马诞拜采女刘媛为淑妃，臧曜为淑媛、芳为淑仪，逵粲为修华，陈○为修容。咸宁三年，拜美人左嫔为修仪，邢兰为婕妤，朱华为容华。（刘道荟《晋起居注》*《御览》145）P. 460

武帝太始三年，始垂死太子二傅。是时贡事大小，皆由三傅立草，少傅写之。（刘道荟《晋起居注》*《御览》244，《书抄》65引“三年”作“中”，无“始太子”三字，无“是说”二字，“官事”作“宫事”，“皆”下无“由”字，“草”作“章”。）P. 461

太始四年正月，上临轩，朝君臣于太极前殿，诏：安平王舆车升殿，上迎拜于阼阶。正坐，上亲奉觞上寿，皆如家人之礼。王拜，上皆跪而止之。（刘道荟《晋起居注》*《御览》29、774引：“太始四年正月，上临轩。太宰安平王孚载舆升殿。”《书抄》140引：“太始四年正月，临轩。太宰安平王孚载舆升殿。”）P. 461

武帝太始四年诏曰：“尚书韩伯陈疾解职。领军闲无上直之劳，可得从容养疾。更出伯为领军将军。（刘道荟《晋起居注》*《书抄》64）P. 461

武帝太始五年诏：“太子拜太傅，如事师之礼。”（刘道荟《晋起居注》*《书抄》64）P. 462

武帝太始六年诏曰：“朕承洪业，昧于大道。司询五品，以康四海。侍中、司空荀○，明允笃诚，思心通达，翼亮先王，遂辅朕躬。其以○为司徒。”（刘道荟《晋起居注》*《书抄》52）P. 462

武帝太始六年诏曰：“昔舜命九官、契司五教，所以崇弘王化、示民轨仪也。”（刘道荟《晋起居注》*《书抄》52）P. 462

泰始七年诏曰：“中护军与领军史，皆掌禁兵典武选。”（刘道荟《晋起居注》*《书抄》64，“泰始原讹作“秦始皇”。）P. 463

太始七年诏曰：尚书口括万机，以二纪纲，综详朝政也。（《书抄》59。案：语有脱误）P. 463

武帝泰始七年诏曰：“议郎胡奋，开爽忠亮，有文武才干。历位内外，涉练戎事，威略之声着于方外，其以奋为冠军将军。”（刘道荟《晋起居注》*《御览》239，《书抄》64引：“武帝诏曰：议郎胡奋，有文武才干，涉练戎事”）

武帝太始七年诏曰：“中护军职典武选，宜得堪干其事者，左卫将军羊○，有明瞻才见，乃心在公，其以○为中护军。”（刘道荟《晋起居注》*《御览》240）P. 464

泰始八年，置后将军，掌宿卫。（刘道荟《晋起居注》*《御览》238）P. 464

泰始八年诏曰：卫将军羊祜，历文武，有佐命之勋。其以为车骑将军、开府如三司之仪。（刘道荟《晋起居注》*《御览》243）P. 464

“故南城侯羊祜，固辞历年，志不可夺。身没让存，遗操益厉。此亦夷齐所称贤也。今听复本封以彰厥美。”（刘道荟《晋起居注》*《类聚》51）P. 464

太始十年，诏东平王懋为员外常侍、通杜中制约散骑常侍。“通直”之号盖字自此始也。（史58）P. 465

武帝太安中诏曰：“往者乃魏氏旧庙处立庙，既壅翳不显，又材木弱小，至令中间有跌挠之患。今当修立，不宜在故处。太仆寺南巾甬道，地形显敞，更于此营之。”主者依典礼施行。（刘道荟《晋起居注》*《御览》531，《书抄》87陈补引。案：泰安是惠帝年号，“安”字误，据《晋书》当作“太始二年”。）P. 465

武帝咸宁元年诏曰：男子皇甫谧，沉静履素，守学好古，与流俗异趣，其以谧为中庶子。（刘道荟《晋起居注》*《御览》245）P. 465

咸宁二年诏曰：甄城公曹志为笃行道履先觉，宜在儒林，阐弘胄子。（刘道荟《晋起居注》*《书抄》67）466

武帝咸宁三年制，大国置左右常侍，赞相威仪，献纳臧否。（刘道荟《晋起居注》*《书抄》71，“武帝”原讹“成帝”）P. 466

太尉贾充薨，皇太子妃之父，又太保也。有司奏依汉元、明二帝亲临师保故事。皇太子素服为发哀，又临其丧。（刘道荟《晋起居注》*《后汉书·礼仪志》下注）P. 466

咸宁五年诏曰：一年不收，使公私俱匮。不唯天时，乃人事有不尽也。故总要者，正在度支尚书也。其以散骑常侍、中书令张华为度支尚书。（刘道荟《晋起居注》*《御览》217）P. 467

太康元年诏曰：张华前与故太傅创谋大计，部分方算，有谋谟之勋。封广武侯、邑万户。（刘道荟《晋起居注》*《御览》200）P. 467

中书监、光禄大夫张华，历世腹心，情所凭依，故酬其勋绩，使仪同三司。而虚冲孙抑，难为高尚。其以华为光禄大夫、仪同三司，本职如故，又给亲信满百人。（刘道荟《晋起居注》*《御览》243）P. 467

太常长官华，止案旧事，拜公建始殿。因以小会。今拜公于太机殿亦宜。因以小会，所以崇宰辅也。（刘道荟《晋起居注》*《类聚》39，《御览》539引

“止”作“上书”二字。无“今拜公”至“小会”十三字) P. 468

咸宁中，白獐见魏郡，后诸州各送白獐。（刘道荟《晋起居注》*《类聚》95，《御览》907）P. 468

武帝太康元年，诏曰：“江表初平，天下同其欢豫。王公卿士，各奉礼称庆。其于东堂小会，设乐使加于常。”五月庚寅，御临轩大会于太栢殿前，四方贺。使国子太学生、司徒吏、副将以上及吴降将吏，皆与会。诏引归命侯孙皓上殿，稽颡陈恩谢罪，称万岁。（刘道荟《晋起居注》*《类聚》39，《书抄》82引作“太康元年五月，吴平。御临轩，大会群臣于殿前。”）P. 468

太康元年诏曰：山涛自典官人之任，志在澄清风俗，其以为左仆射。（刘道荟《晋起居注》*《书抄》59）P. 469

武帝太康元年诏曰：方今天下无事，所重惟民。魏郡，大都会也，太守宜得其才。宜以荀良为魏郡太守。（刘道荟《晋起居注》*《书抄》74）P. 469

太康元年诏曰：尚书旧置左右仆射，所以恢演政典，协宣庶绩。（刘道荟《晋起居注》*《书抄》59）P. 470

太康二年，齐王攸统总军事。诏议藩王，令自送国内长史、典令。（刘道荟《晋起居注》*《书抄》72陈补）P. 470

武帝太康四年诏曰：吏部掌叙人伦，治化之本也，宜得忠正旧德。尚书右仆射魏舒，宽泰弘毅，潜通有才识。其以舒为左右仆射，领选曹。（刘道荟《晋起居注》*《御览》211）P. 470

武帝太康四年诏曰：何劭已历试朝位，博雅有拾遗顾问之才。其以劭为侍中。（刘道荟《晋起居注》*《书抄》58）P. 470

太康四年八月诏：“选曹铨官人才，宜以忠恪寡欲，抑华崇本者。尚书朱整，周慎廉敬，以道素自居，是其人也。其以整为吏部尚书。（刘道荟《晋起居注》*《御览》214，又430引，无“八月”二字，“诏”作“制”，“管”作“筒”，“宜以”作“宜得”，“忠恪”作“忠谨”，并以本”下无“者”字。“廉敬”作“廉让”，无“道素”二字。因至“是其人也”。《书抄》60引无“八听”二字，无“寡欲”二字。“华”作“宋”。无“周慎廉敬”四字，无“是其人也”四字。《文选·王仲宝褚渊碑文》注引“太康”至“人才”，“才”再“材”。《白帖·吏部》引无“八月”二字，“忠恪”下即接“朱整以道素自居”，引至此止）P. 471

武帝太康七年诏曰：郎中张建，忠笃履素，为江表士大夫称。宜在中朝，其以建为给事中。（刘道荟《晋起居注》*《初学记》12，《御览》221）P. 471

武帝太康年诏曰：“尚书冯翊，忠亮在公，历职内外，勤恪匪懈。而疾未差，屡求放退。其以翊为散骑常侍，赐钱二千万，床帐一具。”（刘道荟《晋起

居注》*《初学记》12,《御览》224引“翊”作“○”) P. 472

武帝太康八年诏曰:“太子率更仆,中宫之达官。其进品第五,与中庶子、卫率同职,拟光禄勋也。”(刘道荟《晋起居注》*《御览》247,《书抄》66引分作二条,“仆”作“令”,“品第五”下作“秩与卫率同”,无末五字) P. 472

武帝太康八年诏曰:“太字家令,东宫之达官也。”(刘道荟《晋起居注》*《书抄》66) P. 473

太康八年,吏部郎师袭、向凯上言,欲使舍人、洗马,未更长吏者不得为台郎,未更吏不得为主尉。(刘道荟《晋起居注》*《书抄》78,重刊孙氏祠堂本作“主尉三官也”) P. 473

太康八年诏曰:昔先王御俗,以兴至治,未有不先成民事者也。汉宣识其如此,是以叹息良二千石。今欲皆先外郡治民著绩,然后入为常伯、纳言,及典兵宿卫、黄门、散骑、中书郎。(刘道荟《晋起居注》*《御览》259) P. 473

太康十年,诏:尚书郎王琛,每所陈论,意其忠说。其以为中庶子。(刘道荟《晋起居注》*《御览》245) P. 474

太康十年,嘉麦出扶风郡,一茎两(原注:原作而)穗,倾皆有枝,实三倍。(刘道荟《晋起居注》*《初学记》27,《御览》838引“出”作“生”,“扶风郡”下作“一茎四穗,收实三倍。”) P. 474

太康中诏曰:“议郎赵享,质稟纯粹,思议通济,学之有旧。方欲叙授,而得此荐,意常念之。”(刘道荟《晋起居注》*《书抄》56) P. 474

咸宁三年,以齐东本县为长广郡,领县四,户三千九百六十六,口二万二十三。去州五百,去京都一千九百五十。(刘道荟《晋起居注》*《宋书·州郡志》二) P. 474

太康元年,改江夏石阳曰曲阳。明帝太始二年并安陆。(刘道荟《晋起居注》*《宋书·州郡志》二) P. 475

沙渠令,太康元年立。(刘道荟《晋起居注》*《宋书·州郡志三》) P. 475

太康四年,复立南郡之监利县,寻复省之。(刘道荟《晋起居注》*《宋书·州郡志三》) P. 475

太康元年,改江夏为武昌郡,领县三,户三千五百四十六,口一万一千四百一十一,去京都水一千一百。(刘道荟《晋起居注》*《宋书·州郡志》三) P. 476

武帝太康元年,改梓木童之汉寿曰“晋寿”。(刘道荟《晋起居注》*《宋书·州郡志三》) P. 476

太康二年,置兴古之都唐县。(刘道荟《晋起居注》*《宋书·州郡志四》

) P. 476

太熙元年正月，牟奴等国大小口十七万九千余人。各遣正负使，诣东夷校尉何龕，上献方物。（刘道荟《晋起居注》*《御览》787）P. 476

武帝太熙元年，诏曰：卢浮修行明经，以为国子博士。（刘道荟《晋起居注》*《书抄》67，此条非《晋起居注》文，《御览》475引作《晋诸公赞》，而未见《书抄》）P. 477

武帝诏：皇子裕生七岁矣，得疾封始平王。（刘道荟《晋起居注》*《御览》199）P. 477

武帝诏曰：“关中内屏京畿，外藩河北，北捍戎狄，南镇巴汉。宜任懿亲以静西土。陇西王素秉心纯亮。”（刘道荟《晋起居注》*《书抄》64，孙氏祠堂本作“诚亮”，下有“思度弘○）P. 477

武帝诏：“安平献王孙承，昔以父早亡，不逮大祚，以县封之。今以三县风为武邑王。”（刘道荟《晋起居注》*《御览》199）P. 478

武帝诏曰：“故司空王基，夙为先帝授任。基子尚书郎仲，其以为治书御史。”（刘道荟《晋起居注》*《书抄》62）P. 478

武帝诏曰：“尚书令百揆之首，总参机衡，出纳朝政，治绩之所由也。车骑将军贾充，忠允清正，通理经远，迪文武，谋勋弘着。（原注：疑脱一字）其以充守尚书令。”（刘道荟《晋起居注》*《书抄》59陈禹谟补）P. 478

武帝诏曰：“驸马都为王济，中香水和学问，有文章器干。其以为中书侍郎”（刘道荟《晋起居注》*《书抄》57，孙氏祠堂本作“其以济为”）P. 479

武帝太始七年诏曰：“郑袤体行纯正，履道冲粹，退有清和之风，进有素丝之节。宜齐三阶之曜，补袞职之阙。明弼朕躬，匡其不逮。其以袤为司空。（刘道荟《晋起居注》*《御览》208。《书抄》52引“体”作“履”，“履道”作“守道”，“齐”作“登”，无“明弼”八字。《初学记》11引“武帝诏郑袤曰体行纯正”，至末无“明弼”二句）P. 479

《书抄》46引《晋起居注》：“武帝诏封城相”，近不知所属，故附于此。

诏曰：“尚书令荀勖，既久羸毁，可赐乳酪，大官随月给之。”（刘道荟《晋起居注》*《书抄》147。案，《书抄》荀勖卒于太康十年，则此诏亦出武帝。

《白帖》引无“诏曰”二字）P. 480

武帝置中庶子，一官要任。（刘道荟《晋起居注》*《书抄》66，据孙氏祠堂本，应作“中庶子四人”）P. 480

武帝置洗马八人，掌图籍、释奠，称经则掌其事。（刘道荟《晋起居注》*《书抄》66，“称”当作“讲”）P. 481

东宫洗马，一时之高选。（刘道荟《晋起居注》*《书抄》66）P. 481

晋武置典书令，掌国教令。（刘道荟《晋起居注》*《书抄》71）P. 481

晋武置学官令，主贡举秀异，典卫王宫。（刘道荟《晋起居注》*《书抄》71，孙氏祠堂本，“主典学考异”）P. 481

太保卫瓘，明允笃诚，有匪躬之志。其给千兵、骑百人。（刘道荟《晋起居注》*《书抄》52，《初学记》12，《御览》206）P. 481

太尉将军卫瓘忠允清识，有文武之才，宜令宣风万里，青州刺史以统戎政。（《书抄》72）P. 481

惠帝追封卫瓘为郡公。（刘道荟《晋起居注》*《书抄》200）P. 481

惠帝永平元年诏曰：“中常侍董猛，固仍封邑，其封为武安侯。猛前求余户封三兄，今皆封为亭侯。（刘道荟《晋起居注》*《御览》201，《书抄》48引至“武安侯”）P. 482

惠帝永平元年诏曰：“秘书综理经籍，考校古今，课试署吏，有四百人，宜专其事。”（刘道荟《晋起居注》*《书抄》57）

元康元年诏曰：“司徒王浑，秉法清正，思量弘远，历位外内，文武勋庸，着在方策。宜参弼机衡，以亮天工。其可录尚书事。”（刘道荟《晋起居注》*《书抄》59）P. 482

元康十年诏曰：“司徒王浑，秉德清正，思量弘远，历位内外，茂着勋庸，宜参机衡，以亮天工，其以为尚书令。”（刘道荟《晋起居注》*《书抄》59，按“十”误，惠帝元康仅九年）P. 482

元康元年诏曰：“光禄大夫王戎、光禄大夫裴楷，开府辟召，仪同三司。”（《御览》243）P. 483

惠帝元康五年，才人谢玖进我淑妃。有司走当与三夫人以下同拜。诏“宜在后”也。永宁元年诏曰：“峻阳园淑妃公孙，明识贞粹，今进位为规人。（刘道荟《晋起居注》*《御览》145，中华本作三年）P. 483

元康六年以后，不常亲郊社，制度废弛。太常虞松考正旧仪，无不悉备。（刘道荟《晋起居注》*《书抄》53，“无不”原讹作“死不”）P. 483

惠帝永康元年诏曰：“夫兴治成务，要在官人。铨管之为任，不可假人。授侍中、中书令、光禄大夫王戎，鉴识明远，其以戎领吏部。”（刘道荟《晋起居注》*《书抄》60）P. 483

王戎领吏部，未尝进寒素、退虚名。田园遍于天下。（刘道荟《晋起居注》*《白帖·吏部》又《举贱》引至“虚名”，“进”下“退”下俱有“一”字）P. 484

惠帝永宁元年诏曰：“散骑常侍、琅邪王睿，日新匪懈，宜在机近。其令睿通直也。”（刘道荟《晋起居注》*《书抄》58）P. 484

惠帝诏：“王基爵祚再绝，以孙恢绍公。”（刘道荟《晋起居注》*《书抄》48）P. 484

惠帝诏。”石苞国祚莫继，以孙行为公。”（刘道荟《晋起居注》*《书抄》48）P. 484

永嘉六年，石龟出灞水。（刘道荟《晋起居注》*《类聚》99）P. 485

惠帝诏：“侍中司马越讨杨骏之功，封东海王，食六县。”（刘道荟《晋起居注》*《御览》199）

元帝，琅邪王子，母曰夏侯氏。帝生有白毫，生于目左角，龙颜隆准，眼有光曜。（刘道荟《晋起居注》*《御览》363“元帝”旧误作“怀帝”）P. 485

元帝太兴元年（原注：原作五年。案：元帝太兴止四年，今从《御览》），上临轩，使册命晋王太子妃庾氏，为皇太子妃。（刘道荟《晋起居注》*《初学记》10，《御览》149引无“太子”二字，“庾”下无“氏”字）P. 486

太兴二年八月诏：“司徒荀组赞朝政，令录尚书，给班剑六十人。”（刘道荟《晋起居注》*《书抄》59）P. 486

太兴四年诏曰：“今以前司空、从事中郎卢湛为散骑侍郎，在员外。”（刘道荟《晋起居注》*《御览》234）P. 486

永昌元年正月诏曰：“左仆射所以广括贤俊，经始万化之机，护军周○可进为左仆射，领选。”（刘道荟《晋起居注》*《书抄》59，原误作“荀○”）P. 487

武帝世嘉禾三生，元帝世嘉禾三生，其茎七穗。（刘道荟《晋起居注》*《类聚》85）P. 487

明帝太宁三年，上亲祀。七月又诏曰：“自中兴以来，虽南郊，未尝北郊，五岳四渎，名山大川，应望秩者，废而未举。居其官者举其职、司其事，而令一代之典阙而不备，主者详依旧处。”（刘道荟《晋起居注》*《御览》

567）P. 487

咸和元年，宜成春谷县民获古鼎，可受三斛余，群臣毕贺。（刘道荟《晋起居注》*《类聚》99）P. 488

咸和二年正月，祥万国，有鸥鸟五集殿。明年苏峻反。（刘道荟《晋起居注》*《御览》29）P. 488

成帝咸和四年，作琅邪王大斧车六十枚，侍臣剑八枚，将军手戟四枚。（刘道荟《晋起居注》*《御览》399）P. 488

成帝咸和八年十二月，有司奏：庭燎在止车门外，今更集议，旧在端门内，依旧门内施。诏曰：“尚书奏，九年庭燎当在端门内，元、明帝时在止车门外，可依旧安。司徒录公命，当率由旧章，宜在端门内。”（刘道荟《晋起居注

》*《类聚》80。《御览》871引至“可依旧安”。“旧在端门内”下有“依旧门内”四字，“明帝”上无“无”字）P. 489

成帝咸和中诏：“大乐令戴绶，教习佶乐勤劳，赐尼百斛，布三十匹。”（刘道荟《晋起居注》*《书抄》55，《御览》229引“习”作“官”，“百斛”作“百石”，“散失”作“二十”）P. 489

咸康元年，以太宰、西阳王兼宗室长厚，特加礼敬，依安平王故事，设床帐于殿。（刘道荟《晋起居注》*《书抄》51）P. 489

咸康三年，河北谣曰：“麦如土，杀石虎。”（刘道荟《晋起居注》*《御览》838）P. 490

咸康四年，尚书仓部奏：“下扬州○胡米一升，至五年正旦进御。”诏停。（《御览》29）P. 490

十二月丙子正旦，会百僚，赐绿酉需酒人二升。（刘道荟《晋起居注》*《御览》29）P. 490

咸康七年十二月，尚书乐谟奏：“八年正会，《仪注》唯作鼓钟，其余伎乐尽不作。”诏曰：“若元日大饷，万国朝宗廷，废钟鼓之奏，朕闻起居之节，朝无磬折之音，宾无蹈履之度，其于事仪不亦阙乎！卿诸人当准量轻重，以制事中，则情典并隆，国无滞仪矣。”（刘道荟《晋起居注》*《御览》29）P. 490

咸康八年，司徒王导表：“员外常侍孙朝，八年高考老，弃身茨茅，永绝荣禄，宜给本官秩俸，以终余年。”（刘道荟《晋起居注》*《御览》224。《书抄》58“孙朝”下无八年”二字，无“弃身”二句，无“俸”字）P. 491

永和元年正月辛未朔，雨，不会。甲戌，皇太后登太极前殿，施纱帟鄣，与上临饷群臣。（刘道荟《晋起居注》*《御览》29）P. 491

穆帝永和六年，皇太后尝于帝俱出拜陵。太后乘画轮车，以辇为副轺。尚书令曰故事，太后出当乘辇车，至建平陵门外易载。”（刘道荟《晋起居注》*《书抄》140。《御览》775引“拜陵”下作“克日，尚书令启曰：‘太后乘画轮车，以辇为负。’诏曰：故当乘辇车。至建平陵门外易载。”）P. 491

永和中，廷尉王彪之与扬州刺史殷浩书曰：“太史上元日合朔，谈者或有疑，应却会与否。昔建元元年，亦元日合朔，庾车骑写刘孔才所论，为不得礼，苟令从之，是胜人之一失。何者？《礼》云：诸侯旅见天子，入门不得终礼，而废者四：太庙火，日蚀，后之桑，雨沾服失容。寻此四者之旨，自谓诸侯虽已入门，而卒暴有之，则不得终礼，非为先存其事，而侥幸使官告谴二无惧容，不修豫防之礼，而靡救之术，方大飨华夷，君臣相庆，岂复是将处天灾罪己之谓？且检之事实，合朔之仪，至尊静躬殿堂，不听政事，冕服御坐门闥之制，与元会礼异，自不得兼行，当权其事宜。合朔之礼，不轻于元会，元会有

可却之礼，唯合朔无可废之义。谓应依建元故事，却元会。”浩从之，竟却会。（刘道荟《晋起居注》*《御览》29，又见《三国志》卷21裴注，更为完整）P. 494

穆帝升平二年正月朔，朝会。是日赐众客○○酒（刘道荟《晋起居注》*《类聚》39）P. 494

穆帝升平二年，尚书左丞相（原注：相字疑衍）刘寗，元会日，彭城计佐虞兴发白虎樽，而群观辐辏。中（原注：句有脱误）兰台令史张玄不禁，免玄令史。（刘道荟《晋起居注》*《御览》761）P. 494

升平五年诏曰：“前西中郎将谢万，才义简亮，宜居献替。其以万为散骑常侍。”（刘道荟《晋起居注》*《书抄》58，《初学记》12，《御览》224）P. 494

兴宁元年闰月，蒲林国王新开通前所奉表诣。先帝今遣到其国慰谕。（刘道荟《晋起居注》*《御览》787）P. 495

海西泰和六年三月，庚午朔，诏曰：“三日临流杯池，休东堂小会。”（刘道荟《晋起居注》*《初学记》4，《书抄》155）P. 495

孝武帝宁康三年，诏陇西王世子越、驸马都尉杨邈并可奉朝请，侍从左右，与太子游处。（刘道荟《晋起居注》*《御览》243，此条多谬）P. 495

武宁三年诏曰：“前相国掾、主簿，虽奉朝请，并从容闲豫。若大县阙，宜以治民也。（刘道荟《晋起居注》*《书抄》58，案，晋无武宁年号）P. 496

孝武太元十二年，有司奏：储宫初建，未有漏刻，参详永安宫铜漏刻，置漏刻史。（刘道荟《晋起居注》*《初学记》25）P. 497

太元十六年，豫章太守范宁献白鹿一头。二十年，荆州送白鹿。晋朝白鹿数见诸郡。（刘道荟《晋起居注》*《类聚》99）P. 497

孝武太元二十年，简文皇帝宣太后正号，神主移庙。戊宴日，诏移神主，可停前殿鼓吹。（刘道荟《晋起居注》*《御览》531，按《晋书》，追尊会稽王太妃郑氏为简文宣太后，在太元十九年。）P. 497

（殿中将军）武帝（原注：当作孝武）太元中，募选名家以参顾问，始用琅邪王茂之奏也。（刘道荟《晋起居注》*《书抄》66，《晋书》不见琅邪王茂，疑有误）P. 497

武帝（原注：桑作孝武）以王恭为丹阳尹，领大詹事。恭让表曰：“今皇储始见，四方是式，总司之任，崇替所由，宜妙柬贤才，尽一时之胜，岂臣最庸所可叨忝！”（刘道荟《晋起居注》*《御览》245，《书抄》65引“詹事”上有“太子”二字，“皇”字误作“日王”，脱“所由”二字，无末八字）P. 498

安帝二年，太常临川王宝启：“府舍窄狭，不足移家，母钟年高，违离靡宁，乞还第摄事。”诏听之。（刘道荟《晋起居注》*《初学记》12，《御览》

228) P. 498

安帝隆安四年二十月辛丑，腊祠作乐。（刘道荟《晋起居注》*《御览》33）p. 498

义熙六年，筑垒起城于祖浦，石头城施鹿角，以御卢循。（刘道荟《晋起居注》*《御览》339）P. 499

安帝元兴三年十二月，明年一郊。乘舆未反，博访内外。左丞王纳之议曰：“议者谓应郊，故承制中事。纳之谓大肆飨、大祀、大肆乐，皆是承制，不可得命三公行者。郊天极尊，唯一而已，故非天子不祀也。又案武皇受禅，用二月郊，元帝中兴，亦以二月，今郊时未过，日望鸾驾，无为欲速而据皇舆旋反，更不得亲奉。不如缓而尽美。”于是异同难明，遂从纳之议。（刘道荟《晋起居注》*《御览》527）P. 499

安帝诏曰：“元功盛德，超前绝后。”（刘道荟《晋起居注》*《文选·沈休文安陆昭王碑文》注）P. 500

安帝诏曰：“洒落成勋，固秉谦挹。”（刘道荟《晋起居注》*《文选·王仲宝褚渊碑文》注）P. 500

帝诏曰：“若不少顺冲旨，降损盛制。”（刘道荟《晋起居注》*《文选·王仲宝褚渊碑文》注）P. 500

安帝诏曰：“今权顺所请，以申超世之美。”（刘道荟《晋起居注》*《文选·王仲宝褚渊碑文》注）P. 500

古者天子、诸侯二史，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刘道荟《晋起居注》*《白帖·起居》）P. 500

今之士大夫多不乐出宰牧，而好内官。今皆先经外郡，治民著绩，然后入为常伯、中书郎。（刘道荟《晋起居注》*《类聚》48，《御览》220引“郡”作“官”）P. 500

台郎、御史，邦之俊茂。（刘道荟《晋起居注》*《书抄》60，孙氏祠堂本作“台郎、御史，万邦之俊茂，数出掌牧，颂声兴矣。”）P. 501

太医司马程据上雉头裘，非常服也，上以损费功用，于殿前烧之。（刘道荟《晋起居注》*《白帖·裘》）P. 501

成都王讨长沙王，使陆机都督三十七万专，围洛阳四匝，夜鼓噪，京师屋瓦皆裂。（刘道荟《晋起居注》*《御览》767）

仆射诸葛恢各称州都大中正，为吏部尚书。及即，司徒左长史属掾皆为中正。臣今领吏部，请解大中正，以为都（郡？）中正。职局司理，不宜兼者也。

（刘道荟《晋起居注》*《御览》265）P. 501

冠军将军王浹表：“臣以发许昌，城内北人诸将孙凯等谋，欲逼臣留身，驱遣

南人。臣初出城门，乃相缠绕，牵臣马革空，臣手刃斩截，仅乃得出。”（刘道荟《晋起居注》*《御览》358）P. 502

廷尉监陆鸾上表求增筑讯堂，图画先贤像，诏许之。（刘道荟《晋起居注》*《御览》231，《书抄》55引无“上表”二字，“讯”作“平”。“先贤”士、农、工、商有“者”字。无末三字）P. 502

秘书丞桓石绥启校定四部书。（刘道荟《晋起居注》*《书抄》57）P. 502

何澄迁左仆射，领选，以脚疾辞。诏听不朝，在家视事。（刘道荟《晋起居注》*《书抄》59陈禹谟补）P. 502

镇东司马颜延之，坐围棋免官。（刘道荟《晋起居注》*《御览》753）P. 503

徐道霸（覆？）蚁聚坚城，因山固守。令董率诸军围堑四合，高撞云梯，三方并攻，即日登城。斩徐道霸以衅钲鼓。（刘道荟《晋起居注》*《御览》336）P. 503

檀道济所向风靡。（刘道荟《晋起居注》*《文选·任彦升奏弹曹景宗》注）P. 503

宋公表曰：“臣实庸固。”（刘道荟《晋起居注》*《文选·任彦升奏弹曹景宗》注）P. 503

宋公表曰：“权由情夺。”（刘道荟《晋起居注》*《文选·任彦升齐竟陵文宣王行状》注）P. 503

宋公表曰：“董司乖方，过实引罚。”（刘道荟《晋起居注》*《文选·任彦升齐竟陵文宣王行状》注）P. 504

太阳佐伺丞有母，云感老君生丞。相中贵，画作九龙幡，遂群聚，弃市。（刘道荟《晋起居注》*《御览》341）P. 504

咸熙十年，汉中民间水涯有异声若雷，既而两岸崩，有钟十二枚出。制作精巧，击之有和声清韵。（刘道荟《晋起居注》*《书抄》108。按，晋无咸熙年号，此二字有误）P. 504

咸亨三年，敦煌上送金钢，生金中百淘不消，可以切玉。出天竺。（刘道荟《晋起居注》*《御览》813，案，晋无咸亨年号）P. 504

齐有大蛇，长三百步，负小蛇，长百余步，迳于市中，市人悉观，自北门所入处也。（刘道荟《晋起居注》*《水经注·淄水注》）

补遗：

元康元年五月，白鼠一见东宫。（刘道荟《晋起居注》*《初学记》29）P. 505

大司马表曰：园林辱于非所。（刘道荟《晋起居注》*《文选·任彦升奏弹曹景宗》注引）P. 505

武帝太始元年十二月，太常诸葛绪上言：知士祭酒刘喜等议：帝王各尊其祖所

自出。大晋礼：天郊以宣皇帝配，地郊宣皇后配，明堂以景皇帝、文皇帝配。博士孔晁议：礼，王者郊天，以其祖配。周公以后稷配天于南郊，以文王配五精上帝于明堂，经典无配地文。魏以先妃配，不合礼制。周配祭不及武王，礼制有断。今晋郊天宜以宣皇帝配，明堂宜以文皇帝配。有司奏：大晋初建，庶事未定，且如魏。诏：郊祀大事，速议为定。（刘道荟《晋起居注》*《御览》卷527）P. 505

晋·李轨《晋起居注》清·黄○辑

太始二年，嘉李一蒂十五实，或七实。生于酒泉郡。（李轨《晋泰始起居注》*《御览》970，《类聚》86引无“或七实”三字）P. 509

诏曰：“诸葛亮在蜀，尽其心力。其子瞻临难而死义，天下之善一也。”其孙京，随才署吏，后为眉□令。（李轨《晋泰始起居注》*《三国志·蜀志·诸葛瞻传》注）P. 509

大司马程据上雉头裘一领。诏曰：“据此裘非常衣服，消费功用。其于殿前烧之。”敕外内有造异服，依礼治罪。（李轨《晋咸宁起居注》*《类聚》67，《书抄》129引至“烧之”，“其于”作“宜于”。《初学记》26引同《书抄》。《御览》699引同《类聚》，“依礼治罪”作“诏罪之”。又917引“太医司马程据头雉头裘一领，诏于殿前烧之”。又90引同917，无“一领”二字。“咸宁”讹作“咸康”）P. 509

秘书监桓石绥启校定四部之书。诏遣郎中四人各掌一部。（李轨《晋泰康起居注》*《初学记》12，《白帖·校书郎》，《御览》233，《书抄》57陈补引）P. 510

齐王出藩，诏赐香衣辇一乘。（李轨《晋泰康起居注》*《御览》774，《书抄》140陈补引）P. 510

齐王出镇，诏赠青油云母犊车。（李轨《晋泰康起居注》*《御览》775）P. 510

齐王出藩诏赐盒、樽、榼、杯、盘各有差。（李轨《晋泰康起居注》*《御览》759）P. 510

尚书令荀勖久疾羸毁，赐蜜五升。（李轨《晋泰康起居注》*《书抄》147）P. 511

诏云：“尚书荀勖既久羸毁，可赐乳酪，太官随日给之。”（李轨《晋泰康起居注》*《类聚》72，《御览》858引无首二字，无“既久”二字，无“可”字）P. 511

故司空王基夙为先帝授任，基子冲尚书郎中，虽在清途，犹未免楚挞。其以冲为治书侍御史。（李轨《晋泰康起居注》*《御览》215）P. 511

诸王中尉及诸军皆典兵，以备不虞。乃有着中战衣、木履，持长矛者。此为儿

戏，而无惮慑也。（李轨《晋泰康起居注》*《御览》353）P. 511

尚书国外突有疾，日赐酒米各五升，猪羊肉各一斤。石崇崔亮母有疾，日赐清酒、粳米各五升，猪羊肉各一斤半。（李轨《晋泰康起居注》*《御览》863）P. 511

白鸠见莘林，令孙邵以闻。（李轨《晋泰康起居注》*《御览》921）P. 512

司隶校尉刘毅走：“护军羊○私角弩四张，又乘羊车，请免官罪之。”诏曰：“羊车虽无制，然非素所乘者，可如所奏。”（李轨《晋泰康起居注》*《御览》775。太元当作太始或太康）P. 512

东莞王世子瑾贞固和祥，有识见才干，以为冗从仆射。（李轨《晋武帝起居注》*《御览》242，《书抄》63引“贞固”上作“司马璞”，“璞”误。下云“○冗从仆射”，○当作瑾）P. 512）

豫州刺史胡威，忠素质直，思谋深奥，其以威为监军，刺史若故。（李轨《晋武帝起居注》*《御览》240）P. 513

今出清商掖庭及诸才人、妓女、保林已下七十余人还家。（李轨《晋武帝起居注》*《御览》145）P. 513

太康四年，有司奏：鄯善国遣子元英入侍。以英为骑都尉，佩假归义侯印，青紫绶各一具。（李轨《晋永安帝起居注》*《初学记》26。按，惠帝永兴元年十一月改元永安）P. 513

立敬后庙，荐戚不用绿缘。（李轨《晋建武帝起居注》*《御览》709）P. 514

置通直散骑侍郎四人。（李轨《晋太兴帝起居注》*《御览》224）P. 514

元帝依故事，召陈郡王隐悼诏著作，单衣介帻，朔望朝著作之省。（李轨《晋太兴起居注》*《御览》234）P. 514

六年，宁州上言：甘露降城北园李、桃树等。（李轨《晋咸和起居注》*《类聚》86）P. 514

有司奏：“魏氏故事，正旦贺，公卿上殿，虎贲六人随上，以斧挂衣裙上。今宜依旧为仪注。”诏曰：“此非前代善制，其除之。”（李轨《晋咸和起居注》*《御览》763）P. 515

十二月庚子诏曰：“正叙百僚增禄，赐酉需酒人二升。（李轨《晋咸康起居注》*《书抄》4）P. 515

诏：“临邑王使主范柳所贡物多，绛绫是其所珍，可筹量增赐。”（李轨《晋咸康起居注》*《类聚》85，《御览》816。按，“主”字疑误）P. 515

侍御史秦武奏：“平陵前道东杉树一柱萎死，以备预柏栽补之，请收陵令推劾。”（李轨《晋咸康起居注》*《类聚》89，《御览》957引无“备预”二字）P. 516

诏送辽东使段辽等鸚鵡杯。（李轨《晋咸康起居注》*《类聚》73，《御览》760）P. 516

尚书，万事之本，朕所责成也。而廩秩俭薄，甚非治体。今虽军国多费，不为元凯惜禄，其依令、仆，给尚书各亲信五十人廩赐。（李轨《晋康帝起居注》*《书抄》59，《御览》212首有“诏曰”二字）P. 516

诏：“太师解士非祠曲，可琵琶、箜篌也。”（李轨《晋永和起居注》*《白帖·箜篌》，案：语有脱误）P. 517

上临轩，设悬而不乐。遣兼司空、望蔡公谢琰，纳太子妃王氏。诏曰：“太子讳婚礼即就，仰祖宗遗烈，凭道德之资，保傅将翼，贤士竭诚，慎行修德，积善庆隆。岂唯在予，天赉赐所以宣悦其情，其便依旧有赐。”左仆射王○奏，赐文武绢布，百官诣止车门上礼。（李轨《晋孝武帝起居注》*《御览》149，《类聚》16）P. 517

纳采聘太子妇女，百官朱服会于新安公主第。秘书监王操之为主人。（李轨《晋孝武帝起居注》*《御览》149）P. 518

法汰以十二（原注：脱“年”字）卒，烈宗诏曰：“法汰师丧逝，哀痛伤怀，可赠钱十万。”（李轨《晋太元起居注》*《世说·赏誉》注）P. 518

武陵临沅县安石榴子大如碗，其味不酸，一蒂六实。（李轨《晋隆安起居注》*《御览》980）P. 519

何无忌在秘阁，求赐秘书。诏与一千卷。（李轨《晋义熙起居注》*《书抄》101）P. 519

义熙元年，百官更服，侍官不备采衣裤褶。（李轨《晋义熙起居注》*《书抄》129）P. 519

安帝自荆州至新亭诏曰：“诸侍官戎行之时，不备采服，悉令○○而已。”（李轨《晋义熙起居注》*《御览》690）P. 519

兼黄门郎徐应祜出为散骑。着屐出省阁，有司奏，乃免官。（李轨《晋义熙起居注》*《书抄》136）P. 520

卢循新作八槽舰九枚，起四层，高十余丈。（李轨《晋义熙起居注》*《书抄》138，《类聚》72，《御览》770）P. 520

二年正月，吴令顾修期上言：县西乡有柿树，残本合体，依（贺）旧集贺。诏停之。（李轨《晋义熙起居注》*《御览》971，《类聚》86无“二年正月”四字，“修”作“休”，“停”脱“之”）P. 520

十四年，相国表曰：“间者于长安获张衡所作浑仪、土圭；历代宝器。谨遣奉送，归之天府。”（李轨《晋义熙起居注》*《御览》2。《书抄》103）P. 520

诏林邑王范明达献金碗一副，盖自副。（李轨《晋义熙起居注》*《御览》

760) P. 521

十年，有司奏，太常谢澹，遣四人还家种葱菜，免官（李轨《晋义熙起居注》*《御览》977）P. 521

倭国献貂皮、人参等，诏赐细笙、麝香。（李轨《晋义熙起居注》*《御览》981）P. 521

《晋纪遗文》清·黄○辑

刘琨作《劝进表》，无所点窜。封印既毕，对使者流涕而遣之。（《文选·劝进表》注引《晋纪》）P. 525

总天下当与天下同心。（《书抄》37引《晋纪》，刘弘事。应为徐广《晋纪》，见《御览》429）P. 525

武帝诏曰：“侍中羊祜秉德清而处腹心之任，始总术机之重，加为尚书左仆射。（《书抄》59。《白帖·仆射》引《晋纪》“加”下无“为尚书”三字，“左仆射”下有“祜字叔子”四字。孙氏祠堂本较详，当为干宝《晋纪》）P. 525

王敦欲伐甘卓，遣使送白纶锦与卓，卓不取。（《书抄》129引《晋纪》。孙氏祠堂本作“刘□《晋纪》”，刘应为邓，为邓粲《晋纪》）P. 526

束○字广微，秘书监贾谧请为著作郎。难陆士衡《晋书》断限。（《初学记》12引《晋纪》。《书抄》57同样内容，作干宝《晋纪》）P. 527

张载字孟阳，作《濛汜赋》。太仆傅玄见赋，叹息，以车迎载，言谈终日，深相贵重。载遂知名，起家征为著作佐郎。（《初学记》12引《晋纪》）P. 527

王敦出温峤为丹阳尹，峤内欲立敦而外饰让。钱凤觉之未言，峤知将间己，因敦公坐强凤酒，不肯饮，峤以手板击凤。（《初学记》16引《晋纪》）P. 527

刘王番为淡夏令，卒。百姓如丧（原注：下疑有脱字）。兄弟将归，不受祭。吏人往往聚路侧，望柩设奠，酹而哭之。（《白帖》77引《晋纪》。《书抄》78引干宝《晋纪》略异）P. 528

左将军王○，中宗姨弟也，为母起屋违制，上流涕责○。（《御览》181引《晋纪》）P. 528

祖逖盖有大志，年十五不知书。轻财好施。每至诸田舍，辄称兄意散帛，以是嘉焉。（《御览》476。473引《晋阳秋》相近）P. 528

孙登字公和，不知何许人也。散发完地，行吟乐天。居白鹿、苏门二山，弹一弦琴，善啸，每感风雷。嵇康师事之，三年不言。（《御览》579引《晋纪》）P. 529

客诣刘伶，值其裸袒，因责伶。伶笑曰：“吾以天为屋，以地为○，诸君不当入，何怨乎？”（《御览》696）P. 529

王逵妻卫氏，太安中为鲜卑所掠，路由章武台，留书并钗访其家。（《御览》718引《晋纪》。中华本作“王达”）P. 529

宋王围慕容超，张纲巧绝于人，乃使纲大肆治攻具。于是城上火石、弓弩无所用之。（《御览》752引《晋纪》）P. 529

..... 全书完....._